



□ 12
3172
7



3172
7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之一

當湖陸隴其稼書纂輯

叔祖陸公鏐蒿菴編次

男宸徵直方

姪禮徵用中

受業 席永恂漢翼 參閱

王前席漢廷

外孫 曹煥謀詒我 全較訂

張大有長風

大全辯卓菴張氏曰左傳於孔子生卒歲月皆謹書之
司馬遷作孟子列傳獨不詳生卒歲月何與或云孟子
譜云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孟子生赧王二十六
年正月十五日卒壽八十四愚按春秋年表周定王二
十一年歲無三十七年也自定王至赧王二十六年凡
一百五十二年此云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生壽八十

四皆與年譜不合豈譜非耶抑記者誤耶綱目書孟子出處而不書卒亦闕事也

湖南講曰孟子說君之法有逆而折之者有順而導之者有據事理而直言之者有觸機括而曲引之者前數章俱已可見以類而推全書總不出此若見梁惠王章則是逆而折之之法沼上章是順而導之之法晉國及襄王章是據事理而直言之法牽牛章是觸機括而曲引之法

李毅侯曰興兵構怨之非仁義也中於世道者也爲我兼愛之非仁義也中於學術者也不問中於世道與中於學術而皆使天下無父無君則紛爭弑奪之禍未有不由此者故孟子言仁義於齊梁之間欲其行也辨仁

義於楊墨之外欲其明也仁義之道明且行焉天下始各得其君臣父子之常矣

牛春宇曰七篇大義皆從仁義敷衍性善其本原也孝弟其功用也知言養氣其蘊藉也尊王賤伯與齊梁之君開陳者其事業也闢楊墨惡鄉原所以衛其防以承禹周孔子堯舜之統者也故上下篇之終皆以此

孟子於齊梁之君惓惓於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及庠序學校之政然皆遏其好利之心擴其不忍之心蓋徒法不能以自行也

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章總旨 徐敬弦曰義利二字是治道學術大關節明此則純王維伯君子小人皆一時勘破故

大學之書以此而終。七篇之論以此而始。

孟子見梁惠王兩節。翼註曰：梁王說利是功利之利，非專指財利也。

王何必曰利節。湯霍林曰：梁王之非，不止在利，又在利吾國三字。他只曉得有我，便不知有大夫士庶。故孟子急以仁義挽他。仁義便是大公無我之心。○張彥陵曰：言利而曰何必，有斷然不必言之意。言仁義而曰而已矣，有舍此無可言之意。○又曰：這兩句且只就理欲上看到中間，乃直陳利害出來。○又曰：仁義乃人性所固有，亦有二字可味。○邵二泉曰：唐虞人心道心之訓，說得緊細。孔子喻義喻利之旨，說得分明。孟子何必亦有之語，說得嚴切。○此仁既是專言之仁，而又與義對說。

者與中庸三達德之仁同例。但彼以仁知對說，則是知大行之分。此以仁義對說，則是存心制事之分。大抵仁有三樣看法。有專言之仁，有偏言之仁，有專言而又與義與知對說之仁。○東陽許氏謂愛之理含體用是矣。謂心之德只說體，未是。論語有子孝弟章，吳氏程說自明。○朱子曰：所謂事之宜，是指那事物當然之理。蒙引謂如此是義，亦一半在外了。又曰：據事而言，只喚做理，不喚做義。按蒙引不是。朱子固曰：理雖在外，而實具於心矣。註事之宜，卽所謂在物爲理也。蓋此義字，包得理字。王曰：何以利吾國節。張彥陵曰：以首句爲綱。王爲大夫士庶之表帥，利風一倡，不至攘奪不止，可見利之端自王啟之，害之實亦自王受之。利之不可言如此。○大全

辨惟適張氏曰此節當玩三曰字及何以字凡弑君奪國遺親厚君皆從此一念胚胎曰字乃心口相商深機隱智蘊蓄處○上而言利卽不取之於下而下猶將化之而况其勢必取之於下也下而言利卽不至奪其上亦非上之利也而况其勢必至於奪上也故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蒙引疑萬取千焉二句爲不可曉謂如天子畿內千里只得萬乘其公卿諒非只一二人欲每人各取其十之一則萬乘盡矣天子又於何而取給按依愚說只以其所統屬而言則可無此疑○張彥陵曰後義先利雖主下之人說却根上好利來○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節○梁○無○知○曰○上○面○說○危○說○弑○說○奪○則○遺○親○後○君○極○矣○仁○義○却○無○此○禍○○張○彥○陵○曰○不○遺

不後皆自一念真切懇惻中流出一切利害都不計較○翼註曰一說君親二字俱指梁王說看來只可結歸梁王正講還間間說○張彥陵曰二者也字正應大夫士庶說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節張彥陵曰王亦曰仁義直是要他行仁義何必曰利直是要他不求利不只說不說便罷○綱目於諸國未稱王之前則正名書侯如曰魏侯斯卒齊侯來朝之類既稱王之後則改書君如曰楚君類卒魏君瑩卒之類此法本春秋不與吳楚例然則孟子書王可乎曰春秋綱目所以正萬世之法也孟子稱王者所以明遵時之義也綱目亦止書君而不純依春秋楚子之例蓋此時天命已改朱子亦不得尊周矣

附車乘考。車乘之制。包氏謂十井出一乘。方百里之國。適千乘。是八十家出一乘也。此雖與孟子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說合。然朱子疑其非八十家所給。○馬氏與前漢刑法志俱謂千乘非百里所能出。必方三百十六里有奇。方能千乘。刑法志本周禮。謂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凡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則是五百十二家而出一乘也。馬氏本司馬法。謂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車一乘。則似八百家而出一乘。丘氏曰。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其中六十四井爲田。其三十六井。則山川城郭。以四數之者。田之實數也。司馬法以十數之者。兼山川城郭而言也。然則馬氏與刑法志之說。其實一也。朱子謂馬氏

說八百家而出一乘者。偶誤耳。蓋總之千乘非百里所能出矣。○按孟子公侯百里之說。與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之制。雖不同。然周禮之所言者。乃附庸也。則疑所謂千乘者。亦兼附庸而言。非必皆其國之所有。大夫百乘。亦以其所統屬而言。非必皆其家之所有也。集註謂地方百里出車千乘者。亦大槩言之耳。○程氏復心謂是孟子假設之言。蒙引則直謂孟子之誤。恐俱非也。○又按邢氏論語道千乘章疏云。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爲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閔宮云。公徒三

萬者。謂鄉之所出。非千乘之衆也。千乘者。自謂計地出
兵。非彼三軍之車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
二法者。聖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有出軍之制。若
從王伯之命。則依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一軍而已。若
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有
此計地出軍之法。又按陳祥道禮書曰。賦雖至於千乘。
而兵不過三軍。三軍五百乘而已。則五百乘三鄉之所
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也。○按依邢氏陳氏之說。則千
乘止是都鄙之所出。尤非百里之國所能辦矣。益可信
其兼附庸而言也。○可疑者。天子六鄉方百里。故能出
千乘。尚書大傳曰。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
之郊。如此。則安能出五百乘。且三鄉既有五百乘。則三

遂復有五百乘。是鄉遂所出。已有千乘。此亦未必然也。
竊恐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諸侯三軍。則出自三鄉。三遂
似爲近理。試質之高明者。○陳祥道禮書曰。古者或以
甸爲乘。或以乘爲甸。以甸爲乘。稍人掌丘乘之政。令禮
記惟社丘乘。粢盛是也。以乘爲甸。春秋衛良夫乘衷甸
兩牲是也。蓋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按都鄙有甸
法。鄉遂無甸法。而周禮以遂爲邦甸者。意者以其外拒
於甸而名之也。
王立於沼上節。龜山楊氏曰。梁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
子。則是曰字當連土也。○按梁王口中說賢者。不要太
深。彼自誇盡心之主。未必自居不賢。須說有分寸。
賢者而後樂此節。所爭在賢不賢。不在樂不樂。梁王著

意。在樂不樂。孟子著意在賢不賢上。○賢者而後樂此二句。只虛說。爲是。故下二節方發明其意。存疑謂樂非人君所禁。但要能享與不能享。爾賢者而後樂。此能享其樂也。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不能享其樂也。似非此節語意。○張爾公曰。唐憲宗元和七年。上御延英。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李絳曰。漢文帝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烽火屢警。水旱時作。倉庫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遽爲樂哉。上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眞宰相也。經始靈臺節。經之營之。不對。經之承上經始來。言既經之而卽營之也。諸家未有明說。愚意如此。○東陽許氏

因魚鳥上看出文。王德被萬物。此非正意。正意只是民樂。樂意。○古之人。卽指文王與民偕樂二句。俱貼文。王講蒙引存疑。淺說皆然。然則當於言外推開。以見凡爲君者。皆當與民同樂。而後能有其樂也。○翼註曰。與民偕樂。是平日仁政。不是以臺池之樂。偕民。○張彥陵曰。偕樂。指平日治岐之政說。○翼註又曰。滿堂而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爲之不樂。故必與民偕樂而後樂。此蓋一本萬物之心。若但以危亡不作而能享其樂。則淺矣。○艾千子曰。卽此偕之一念。胸中之天地自舒。目前之境界自活。偕樂處。正是能樂處。○徐徹弦曰。能樂處。是中和位育。天地變化。蕃盛氣象。時日曷喪節。民欲與之偕亡二句。似亦當貼築講。註引

困勉錄卷之一
此以明云云似亦當補在言外。○張彥陵曰：豈能獨樂句不必說到覆亡。民情到偕亡地位，滿目皆愁慘之象。君心下自是不樂，豈能晏然稱快於臺池鳥獸之間？故能豈能相叫應，正見人君不可不公樂於民耳。○覆亡亦須兼說。

寡人之於國也章總旨 張彥陵曰：按通章當以盡心二字爲主。蓋王者之政，王者之心爲之也。看他許多經制區畫，那一件不從不忍之心做來？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惠王自謂盡心，乃其所移者，特民間之粟耳。而况不知檢不知發，心忍極矣。安得言盡耶？孟子抉出病源，以動其不忍之良。○徐岩泉曰：天地以生養爲心，而以其所不及之權付之君，故君也者，乃大寄之以

生養之權者也。斯民失所，賴之以區處，而雨暘氣數不齊，賴之以變調。聖人參贊化育之功，正在於此。却乃於凶荒札瘥，漫不知所以處之，徒歸罪歲凶。天之立君之意，至此孤矣。况有虐政，以使民飢而死耶？○徐自溟曰：此章重養，不重教；重農，不重桑；重穀，不重材木。治貴因民，不貴移民；貴在平時，不貴在臨荒時；貴得民心，不貴較民數；貴履恤天下，不貴轉移一國。

寡人之於國也節 張彥陵曰：盡心就救荒上說。河內四句，正盡心之事。移粟比移民更重，移民以就粟，復移粟以就民，委曲區處，益見盡心處。○徐儆弦曰：盡心焉耳已矣，便是梁惠王的病根。假如不違農時兩條，自有許多設施措置。法制禁令，今全無施爲，只是一個盡心便

是有其心無其政與宣王不忍一牛之心一般。○張彥陵曰。何也。二字是推到歲凶上去。見得人力無如之何。便含罪歲意。

不違農時節。蒙引講不違農時。極與註合。但看來兼四時農隙講。亦可不知註何以專主冬言。想是欲舉其要者言之耳。○張彥陵曰。不可勝食勝用。只說生殖繁多。尚未到人食用上。養生喪死無憾。方是食用。○又曰。無憾二字最重。蓋王道本乎人情。使生計稍立。人心不至渙散。然後可以創制立法。以圖經久。○又曰。勿以不違等盡言。因天五畝等禿。是人爲。要曉得不違不入時入。亦係乎人。田里樹畜之生息。亦本於天。段段是聖王心思。段段是天地利澤。○此說雖似背註。然註所以專以

上節爲因天者。蓋上節所言天事居多。下節則所以濟天地之窮也。若究言之。則俱是因天。俱是盡人也。

五畝之宅節。上節雖云民生已植。民心已得。然法制未備。則民生植而猶未盡植也。民心得而猶未盡得也。此可以粗安而不可以長治也。故此節遂詳言立制之事。○張彥陵曰。勿奪其時。卽上不違農時。但順其所欲曰不違。逆體其所惡曰勿奪。三可以字。須重法制者身上看。○翼註曰。謹字不苟。凡所以立教者。屏邪說。黜具文。兢兢乎一稟乎天命。民心之正。○愚按申字。須刻入一番。與教字有別。當從庠序旣興之後。人受庠序教之餘。著想有提醒之意。有激發之意。有使之習熟之意。有使之畫一之意。不徒是一番訓迪。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節。張彥陵曰：不知檢，既有以致民之死，不知發，又無以救民之死，其罪全在我了。○又曰：無罪歲內，便舍罪已脩政意。此二句通章歸結在此，與上文何也二字相應。

寡人願安承教章總旨。黃貞父曰：通章只是借客形主之法，初以挺刃相形，是虐政之毒，慘於兵刃，繼以獸相食相形，見視子民不如犬馬，繼又以作俑無後相形，見實使民飢而死，不惟有愧於父母，且并流禍於苗裔矣。吁可畏哉。○又曰：此章提醒惠王處，喫緊在為民父母四字，而無後四字尤極痛切。凡人主雖至愚不肖，莫有不思利及子孫者，借是以動其不忍之心。此孟子極善開導處。

寡人願安承教四節。張彥陵曰：只將四句相形說去，不言厚斂而厚斂自在其中。

獸相食兩節。獸相食節，似就是非上論，作俑節，似就利害上論，看來蒙引意亦如此，但說得不甚明白。

晉國天下莫強焉章總旨。此章論仁政，與上章一樣，只是先除其虐政，所謂王道之始，王道之成者，俱未暇及。他日告齊王曰：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似亦只是省刑薄斂之事。○張彥陵曰：通章總以百里可王句為主，以施仁政三字為綱，以省刑薄斂為眼目，而精神轉折處全在暇日二字上。○以彼奪其民時看來，知此說為有理。

晉國天下莫強焉三節。張彥陵曰：晉國莫強，指先世說。

○又曰曰省曰薄全要發他不忍的念頭方切仁政上。暇雖是耕耨之暇。正是刑賦所寬之日也。蓋煩刑橫征。民皆重足而立矣。○嚴刑由於重斂。蒙引亦有此意。然須知此是餘意。本文只是平列。○耕耨以下。依註是省薄之效。然是說能省薄。然後民得盡力於耕耨。而有暇日以脩孝弟忠信。非謂一省薄而自能耕耨。上不必教而自能孝弟忠信也。○張彥陵曰。脩即脩整之脩。不但是一誠貫乎百行中者。勿分屬。○入事出事。雖正是脩。然語氣非以入事出事為脩之實也。脩就自家身上說。入事出事。對父兄長上說。翼註曰。脩不但講明。便有身體力行意。說得極是。又曰。入以事父兄。出以事長上。正

是脩也。非脩以後事也。則說得欠分明矣。○孝弟忠信。蒙引分貼父兄長上。存疑不分。存疑較長。淺說亦從存疑。○可使制挺。蒙引有二說。一說則是以彼奪二節為所以可使撻之故。一說則是以可使制挺為在。我有必勝之形。以彼奪二節為在彼。有必敗之勢。蓋可使制挺。猶未能無敵也。至下二節。則直言其無敵矣。後說為勝。彼奪其民時三節。奪民時。只是以嚴刑重斂奪之。不必開說。○梁無知曰。疑最害事。人之所以不聖賢。治之所。以不帝王者。俱是疑作梗耳。若能自信而不疑。何事不可為。

孟子見梁襄王章總旨 張彥陵曰。通章大旨。只重不嗜殺人四字。然要得久。早易為兩。勞民易為仁意。○徐倣

弦曰。孟子告幼君先發其不忍人之心。所以正其本也。孟子見梁襄王二節。惡乎定。淺說曰。蓋謂列國分爭。天下當待何人而後定也。愚意蓋謂天下當待何時而後定也。淺說似未是。○定于一。時解有以廢封建之意說者。大謬。周之盛時。千八百國。何常不是一耶。

孰能一之四節。徐玄扈曰。世豈有嗜殺人之理。人豈有嗜殺人之心。只緣嗜利。故嗜殺。興兵構怨是也。嗜欲。故嗜殺。如狗彘食人食是也。人主能回殺機為生機。則能轉不一為至一。○翼註曰。不嗜殺人。包得廣如刑罰稅斂。皆能殺人。不但操刃也。○不嗜殺人之所以能一者。以當戰國之時也。蒙引說得最好。然須知此是王知夫苗以下意思。此處似未當露此意。存疑已見及。○徐斂

弦曰。受牛羊而為之求牧。與芻尚不可立視其死。况為人之牧。而甘於殺人。惡在其為人牧哉。故不曰天下之人君。而曰天下之人牧。此牧字嗜字中却有深意。○翼註曰。望以心言。歸以身言。

齊桓晉文之事章總旨。翼註曰。全章分五段看。首段至是心足王。是斥伯崇王而許齊王之足王。內保民二字。乃一章之大指。不忍二字。乃是保民之源頭。次段至遠庖廚。是啟王以察識。次段至善推所為。是啟王以擴充。次段至孰能禦之。是揣王不能擴充者。病在求大欲。發其病而藥之。末段說到制民恆產。正是保民之實政。○愚意分六段更妙。自王說曰至折枝之類也。另是一段。是明其可以保民。而王自不為也。○張彥陵曰。齊王病

根在大欲二字。故開口便問桓文。下文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正桓文事。志向桓文。則悖其真心。興兵構怨以戕生民。皆不暇顧。故孟子以王道奪伯功。而以保民不忍之方藥之。

齊桓晉文之事兩節。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不可謂仲尼則道。而仲尼之徒則不道。蓋如春秋所記。只是紀其事。錄其功而已。至其經營伯業之事。則固未嘗道也。玩大全范氏朱子之說可見。王氏若虛說欠分明。○胡敬齋曰。聖人不忍生民塗炭。故取伯者之功。聖門明脩己治人之道。故羞稱伯者之事。

德何如節。王以道言。若只論其功。則下文朝秦楚等。宣王固已欲之矣。○保民而王。見得甚易。甚平。○張彥陵

曰。此處保民。慢露心字。○陶逸則曰。保有保養意。舍下衣食。保有保全意。舍下老幼教育。保有保恤意。舍下凶年死亡。保有保護意。舍下興兵構怨。

若寡人者。節。存疑。謂羊血如何。覺得鐘。孟子姑以此贊之主於開導其君耳。看來如何。見得羊血。豈不得鐘。此意殊不必。

是心足以王矣。節。張彥陵曰。問愛牛之心。如何便足保四海。李衷一曰。心只是一箇心。但人只為私意旋起。便把真心來蔽了。若無所蔽處。真心自然透出來。齊宣於穀觶之牛。無些些相干。故無所蔽。真心便自透出。若於百姓。這點良心。豈沒有。只為爭地爭城。便殺之而不惜。窮奢極欲。便橫征而不惜。逞氣作威。便嚴刑而不惜。此

不忍人之心。苟無這幾般遮蔽。照依見牛而發。勃不能已。百姓安得不愛。故知愛牛愛民。同是此心。只是蔽不蔽發不發耳。孟子啟迪人。這極是痛快處。○此章心字。正對桓文之事看。○張彥陵曰。連百姓以王爲愛。亦是假設疑團。當時未必有此語。○問此所謂察識。止是察識其愛牛之心乎。曰。雖是如此。然孟子之意。是要他認得此心。旣認得。則後遇善心發時。皆可識矣。然後有以爲擴充之地矣。東陽許氏說甚明。○新安謂王有愛物之心。可知其有仁民之心。此意雖不可少。然不重在此。此章只要說他仁民之心。爲欲所蔽。而要其擴充耳。○擴充卽推恩也。○推有二。由愛物之仁術。反而得其所。以親親仁民者。此逆而推之也。由親親而遞推之。以仁

一民愛物。此順而推之也。南軒雖謂孟子非使之以其愛物者及人。然其實推內兼有順逆二項也。○論來所謂擴充者。心上也要擴充。事上也要擴充。由心而達之事。亦可謂之擴充。然此章只重在心上。有其心。斯有其事也。亦有有其心而無其事者。只是其心未至爾。如宣王愛牛之心真切。自然生出個術來。心與事不分兩項也。故集註所謂擴充者。只是擴充其心。而政自該在內。後面說推恩說發政說制產。雖俱就事說。然皆本心上來。四端章亦然。若離婁首章。則重在政上。所謂有仁心不可以無仁政也。此另是一樣說話。

誠有百姓者節。張彥陵曰。然字。雙頂愛與不忍來。○卽字。恐是卽如夫子所言之意。若作不及計較意。則齊王

此時已能察識矣。

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節。翼註曰：古人文字意在筆先，先有仁術一解，乃有何擇一難也。○是誠何心爲愛爲不忍，自家都不識了。

無傷也節。四書脈曰：無傷也，言以羊易牛，無傷於不忍之心也。○翼註曰：不忍一牛，是仁，曲全不忍一牛之心，而不爲禮所妨碍，是爲仁術，勿以牛得全，鐘得豐，平說則又是一禮術矣。○徐用齋曰：仁術二字，乃通篇一大樞紐。仁者含天地萬物之體，術則可以妙天地萬物之施。下文所發之政，所制之產，皆術之顯用處。○此節術字雖要緊，却不重在術上，只是見術正所以全其仁，無傷於其仁也。可以見王之此心，本無不善。○翼註曰：

見牛未見羊，勿平說所見止此牛，故不忍之發，獨注一牛。若羊則未見，不妨以代其死耳。○張彥陵曰：易牛時，全不會打點，若一打點，便又有一個不忍出來。○蒙引曰：謂之理未形，以是時未有心可言，故曰理而已。蓋理素具於心，隨感而發者也。按蒙引太拘，集註所以上言心，下言理者，不過是互文耳。○四書脈曰：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此心人孰無之，只爲經過庖廚，聞見得多，遭雖知可憐，而奪於祭祀宴享，必不可廢，故且忍情食之。一次兩次後，便心硬了，如看刑人眼，便不見慘，久之，不忍之心，日忘日絕。君子於此，有術焉，只是不經庖廚，使此心養而不發，待有遇而發時，決不使發而不遂也。○沈無回曰：遠庖廚，是君子善養不忍之心處。

所謂仁術也。王以羊易牛，便是此意。故孟子實之，使之自信。見此心雖君子不過如此，可見得禹湯文武同此血脉耳。

他人有心節。張彥陵曰：齊王口口說不忍，竟不知不忍是何心。被孟子見牛未見羊一句，打動殼，光景宛然在目。方識得此心不從外得。○沈無回曰：疑問補云：戚戚所謂不忍，殼鯨之心也。但昔日得於偶觸而不覺，今得於開啟而認取爾。○又曰：齊王止見得一牛之不忍耳，而不能自見其不忍之量。故問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不知以此不忍之心保民而王，與易牛別無二法。

有復於王者節。張彥陵曰：用力用明用恩，此用字最好。

人皆有力有明，但自不用耳。為不用恩，正獨何與之故。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節？○姚元素曰：孟子既要王擴充，何不就以老老幼幼說明與他？只緣齊王認保民而王甚難，故先分疏其難，易緩急使之了然，而後告以用力處。

老吾老節。此節是一意反覆。大意謂王道甚易，不過在推恩，但施之要有序耳。何難之有？存疑可玩。○看來只老吾老三句意思已盡了，有循序意有不難意。言循序而推之甚不難也。引詩只作一證，故推恩至而已矣。則俱是結上語。故推恩二句結老吾老三句，古之人二句結詩古之人，雖通指堯舜三王，然其實即指文王推廣結之，不是另尋一證也。故曰：只一意反覆。○翼註謂天

下運掌。且只重運掌。見推恩之易意。便不與保四海相犯。善推其所為。却重善字。見推恩之序意。方不與舉斯加彼犯重。如此看。則前後文氣兩樣了。恐未融。○又曰。運掌有守約施博意。卽寓心字。詩不過證之耳。○徐岩泉曰。天下可運於掌者。天下雖大。老幼同也。吾不過以吾老老幼幼者而及之。只是一個法子。不須別法。○翼註曰。王者以天下爲家。故曰家邦。純指國言。○李九我曰。善推只是無欲以蔽其心。則親親仁民愛物之理。隨感而見。推行之下。自然毫髮不差。無容一毫調停斟酌。於其間。○雙鋒說得順推逆推二意明白。但須知此節。本文只說得順推。若逆推意自在言外。○翼註曰。今王恩及二句。與前段辭同意異。前段承有復於王來。是說

易其所難而反難。其所易此段承善推其所為來。是說先其所後而反後。其所先前獨何與。是起下不能不爲此獨何與。是起下與兵構怨。

權然後知輕重節。上文旣言獨何與。則宜緊接與兵構怨矣。却又說權度一節者。何故。蓋先言民物之不可倒置。然後說出所以倒置之故也。輔氏說極明。○不忍之心方發。則欲其察識。不忍之心旣蔽。則欲其量度。○徐岩泉曰。大學治平之效。自格致始。孟子教齊王保四海。直打個權度出來。便是良知作用。

抑王興甲兵節。張彥陵曰。興甲兵三句串說。興甲兵以危士臣。而與諸侯構怨。重在危士臣一句。正見其不保民而功不至於百姓處。○曰然後快於心與。又是挑動

他。不。忍。之。心。見。得。愛。民。之。心。亦。所。必。有。但。爲。欲。所。蔽。耳。
○註曰欲其以此而度之也。蒙引謂此又是一重度了。
最。是。不。可。以。此。節。爲。正。解。王。請。度。之。也。蓋。集。註。不。過。謂。
此。節。亦。有。度。的。意。思。其。實。此。節。度。又。非。上。節。之。度。也。○
興。兵。構。怨。是。所。以。不。合。權。度。處。朱。子。小。註。謂。此。便。是。不。
合。權。度。處。稍。差。若。謂。此。亦。是。不。合。權。度。處。便。不。差。是。卽。
蒙。引。所。謂。又。是。一。重。度。也。

王之所大欲節。張彥陵曰。孟子亦知王之大欲不在肥
甘五者。只借此以形出他好大喜功之心。○又曰王之
諸臣二句似冷。實是輕覩齊王口氣。盡在廷之臣。不過
頤指氣使。供耳目口體之人耳。可謂齊無人焉。

若是其甚與節。董思曰。鄒敢與楚戰。便見鄒有不自

量之意。分明道著齊王倒轉便不是。○方千里者九。只
是大槩說新安陳氏以九國實之。不是。然則宋中山。豈
與秦楚同爲千里耶。

今王發政施仁節。張彥陵曰。此節承上反本來。發政所
以施仁。串說四欲字。正與大欲欲字相應。要見得合天
下之欲爲欲。方是大欲。此只就士農商旅心上說。至孰
能禦。方說他歸附。○唐士雅曰。發政施仁。卽從愛牛不
忍之心發出。士農商旅皆來歸者。卽運掌保四海之意。
○發政制產。皆本仁心來。但發政施仁句。施仁二字頗
輕。蓋本於仁心。而發政以施其仁也。不可卽以白文仁
字爲主。翼註不是。又兩個反其本。只指發政制產。但發
政制產。則又從仁心上出來耳。言發政制產。則不必言

仁心而仁心自在其中矣。吾惛不能進於是矣。節。徐倣曰：孟子畧道幾句，便能使王笑，又能使王悅，又道幾句，王却笑而不言，又道幾句，王即云吾惛不能進，是皆精神鼓舞處，亦一篇中之機關也。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節。張彥陵曰：此節雖有士與民兩樣，只重民。上下言無恆產之弊，至於罔民，可見士既不可多得，而民又至於易犯刑，此恆產所以不可不制也。罔民二字，又打動他不忍之心。○析疑鄧定宇曰：人之有恆心者，有所顧忌檢束，是有所不為，失其恆心，則無所檢，若無所檢，則無所不為矣。○又析疑曰：因無恆心，許多曲折，非全無也。○張彥陵曰：放肆邪侈，便是無所

不為。無兩層。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節。張彥陵曰：此節制字重看，有區畫分授周詳意思，在必使字貫下四句，合看纔見制產之妙。

今也制民之產節。張彥陵曰：按明君制民之產，今也制民之產，其制產未嘗不相同也。然從救死不贍看來，此非百畝之田之制也。因其所制之產而立為厚斂之法，耳名為制產，民且為產所累矣。安得謂之恆產。○又曰：恆心只是一個虛而言之，則曰善實而言之，則曰禮義。又曰禮義要對放肆邪侈說。五畝之宅節。張彥陵曰：五畝節，正是制民恆產之法。五畝百畝，蠶桑雞彘，是一定制之制，其區畫之妙，全在樹畜。

以時勿失。勿奪。上可以衣帛。食肉。正與仰足以事父母。應可以無飢。正與俯足以畜妻子。應庠序一段。正與驅而之善民從之也。輕應所謂有恆產者有恆心也。老老幼幼各得其所。此等作用俱從不忍一念區畫出來。所謂仁術也。○翼註曰。五畝之宅。專重制產邊。而謹庠序之教。特帶言。以應上恆心耳。與告梁王不同。附張侗初雍訓曰。孟子打動人。都在本心上透入。不忍穀觶。卽所謂乍見孺子入井之一念也。這謂之仁。然不忍孺子入井。畢竟當下千思萬想。要尋個方法去救他。決不孟浪就過了。只此便是個術。此術就不忍入井一念合併來的。不忍穀觶以羊易牛。也就從不忍一念合併來的。直捷發生處。自有一個神明區畫。這謂之術。若

說箇羊小牛大。此是愚人在牛羊上起見。不根天性發生。這就是納交要譽。惡其聲念頭了。所謂術者。非委曲周旋轉移計較之謂也。孟子曰。德慧術知。有此德慧。自然有此術智。有一種真念頭。便有一種真妙用。莫爲而爲。莫致而致。連齊王自己也不覺。○又曰。齊王不忍若在牛羊上起見。便埋沒了本心。夷子厚葬其親。若在葬埋上起見。便抹殺個仁孝。因葬埋有厚。便有個薄來對。他此皆從禮制既備後。較量厚薄也。與本心何干。且追遡當初沒有禮制的時節。而掩之一念。却是何念。因此而起葬埋。則葬埋原已屬厚道矣。墨者以薄道矯之。只在太厚上生分別也。夷子一向爲厚薄之說所徇。却忘了本心。今把本心喚起來。便憮然曰。命之矣。識得本心。

稱家有無。薄亦是厚。不識得本心。金棺石槨。厚亦是薄。
○指出此兩段。見術不是人爲的術。道不是人爲的道。
大抵道術。人各一見。如管商老莊孫吳。只因原頭差別。
耳。孟子一生單提不嗜殺人。救當日好殺之君。單提正
人心。破個邪說。誠行。所以爲大有功於聖人。聖人先知
先覺。只是要人識認本心。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之一 終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之二

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曰。章總旨。張彥陵曰。試觀常人之情。獨樂
不若與人之甚。與少樂不若與衆之甚。而况爲民上者
乎。故觀疾首蹙頰之民。則知獨樂之效。觀欣欣喜色之
民。則知同樂之效。夫好樂之公私稍異。而民情之向背
頓殊。可見樂論公私。不論今古。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
矣。何論先王與世俗哉。

莊暴見孟子曰三節。湖南講曰。樂有情有文。若論文。則
一代有一代之制作。迥然各異。論情。則樂不過導和宣
鬱。有何不同。
可得聞與節。翼註曰。此節且只泛就常情言。未說到人

君上與眾眾字亦不指百姓只是多人也○張彥陵曰獨樂二段不是問他全是啟發他一段公心以為言樂張本

臣請為王言樂四節 彥陵曰此兩節俱是設兩個情景如此非齊王實事○按今王鼓樂不論今樂古樂○徐徽弦曰舉疾首蹙頰舉欣欣然有喜色皆不問其今樂與古樂也下一舉字便有意思在○吳省菴曰一不與民同樂便是好樂未甚民便疾首蹙頰則雖好先王之樂何裨於治一與民同樂便是好樂甚民便喜色相告則雖好俗之樂何妨於治○大全辯或曰頰阿葛切說文云鼻莖也從鼻曷作曷史記蔡澤傳顰顏蹙鬪鬪即頰也額鄂格切說文云額額也本作額按鼻莖與額異

集註頰額也誤疏云蹙其鼻莖朱子獨不采用何歟○張彥陵曰車馬亦謂之音者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故也○存疑謂何以上不當用不然二字看來即用不然字亦不得其為欣幸之詞依蒙引可也附羽旄考○禮書曰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為常王交龍為旂諸侯通帛為旟孤雜帛為物大夫熊虎為旗師鳥隼為旟州龜蛇為旟縣全羽為旟析羽為旟然熊虎為旗而九旗亦謂之旗經傳凡言旌旗是也日月為常而諸侯之旂亦為之常行人公侯伯子男建常是也交龍為旂天子之常亦謂之旂觀禮天子載大旂是也析羽為旂天子至大夫士之旂亦謂之旂樂記龍旂天子之旂是也亦猶五溝皆謂之溝五涂皆謂之涂八

法皆謂之法也。○又曰：千首注以旄，旄首注以旌，則羽毛所以為旗飾也。旗皆有羽旄，而全羽之旄，析羽之旄，又與夫飾旗者異矣。○按禮書則是旌旗二字在九旗中，本有專指若大槩言之，則旌指竿首之羽，旗指畫帛。又舉旌可以該旗，舉旗可以該旌，故註曰：羽毛旌屬，蓋旌總名，羽毛特其屬之一也。小註引全羽析羽，欠明。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章總旨說叢管登之曰：朱子表文囿在三分有二之後，論世得矣，猶未察其地也。周都岐豐，山林多於原野，囿雖七十里，未嘗奪民耕稼之地，而民反食其利，安得以為大。齊都營丘，郊關之內方四十里，即有山林可依，必侵及民之耕地焉。然三代之衰，國以四時之蒐苗獮狩為一重事，而民俗澆漓日甚，無禁

則法弛，儒者不可執孟子之說，而謂齊國可以無囿。囿禁可以無設也。○張彥陵曰：齊王就制度上說，大小孟子在民心上說，大小上下相形，全要得引誘齊王意。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兩節。張彥陵曰：民以為小，不是嫌他小，只是不覺得大，蓋若已有之，併其大亦忘之也。若說囿之所出有限，民之所取無窮，反覺私而有意，蒙引主此殊誤。臣始至於境，節。蒙引曰：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關蓋與鄰國交接之界限也，以此推之，恐為太公周公之封齊魯為方百里者為可疑。按蒙引不是，依禮書古者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註云云者，以此時齊地已不止百里耳，豈可遽以疑周公太公之初封乎。

交隣國有道乎章總旨 張彥陵曰通章雖分知仁勇三
段合之總成交隣之道其意總歸在安天下上○徐儻
弦曰仁智與勇理無二致而交隣除暴事不相妨苟仁
專恤小而不顧養亂以殘民智專事大而不知自強以
立國則仁必貽害於人智必受辱於己反爲不仁不智
了故湯事葛而征葛勾踐事吳而謀吳則勇又濟其仁
智之不及者也○知仁勇本不可以事分只如以大事
小一件非知仁勇兼備者不能不必說到事大而後見
其知說到除暴而後見其勇也餘俱倣此然此章則以
事分配者也蓋以大字小非不可以見智勇而藉仁處
爲多以小事大非不可以見仁勇而藉智處爲多除暴
亦然○知仁固分配事大事小矣而知者仁者則似不

必分爲兩項人如一人也方其事小則見爲仁方其事
大則見爲知耳然此章則又分爲兩人者也有一等自
然合理之人則能以大字小有一等不敢違理之知則
能以小事大惟勇則卽就知仁內見耳○知者仁者旣
分爲兩項人則所謂以大字小以小事大者似亦是交
互言之也仁者非不能事大智者非不能字小但有安
勉不同耳然此章則又不作交互看者也仁者雖亦能
事大而知者則未必能字小蓋樂天畏天雖總是一個
理然旣有樂畏之不同則其所見爲天者亦不能無淺
深之別故以大字小之天有非知者所能知者矣此知
者與利仁者又較淺也○右上三條首條無可議下二
條亦依大全蒙存如此講耳湯睡菴四書脈曰仁者知

者不是兩樣人以所處之勢異也似尤直捷當俟再定交隣國有道乎節。大全辯或曰文王事昆夷但與民休息不忍窮兵黷武與漢文帝無異屈體和親則昆夷非其比大約如漢宣之撫呼韓耳周自太王而後夷狄漸衰漸遠岐周之境文王安輯其部落亦僅猶後世之處降夷所以終武王成王之世未聞有事西北只東土一帶尚煩經營此周初得盡力東方之本也。

以大事小者節。四書脉曰以大事小四句說他這等含容是樂甚麼乃樂天者也這等敬謹是畏甚麼乃畏天者也天卽理也我爲大理合當含容我爲小理合當敬謹。○按淺說先講天字睡菴先講樂畏字俱可若睡菴又云只重二個天字樂字畏字已上面發了此却不是

天字獨非上面所已含乎。○張彥陵曰樂天畏天上文事小事大內已含此處只點出天字以顯仁智之妙耳不是推原所以事大事小之故也。○又曰畏天不但不敢侮大挑釁兼有兢兢自治意。○翼註曰樂天畏天天字還是上天但究言之則是理而已保天下保一國俱是實事不止是氣象規模。○四書脉曰在己無可乘之覺在人無興師之名。○此節不過見得交隣之善以見其道之當盡耳非別其優劣也。○理與勢分言之是二件合言之亦只是一件凡勢之所不可爲者亦是理所不當爲而理所不當爲者勢上亦自行不去故注於首節兼言理勢而次節只以理言存疑亦明若離理之勢君子有所不計矣。

畏天之威三節。按淺說以王請無好小勇以下不粘著交隣意不必。○敵一人當活看。蓋勇之大小不在所敵之衆寡。漢武帝之出師塞北。隋煬帝之渡海征遼。元世祖之興師日本。豈是敵一人者。然豈不是小勇。○大字意雖在下三節。然如淺說講云。勇之大者。據義理之當。然發吾心之震怒。敢誅天下之所當誅。不避衆人之所畏。避出其鋒刃。雖千萬人不可得而當也。王請大之。如此說却不妨。

王赫斯怒節。游立軒曰。侵阮不已。則其害之滋蔓無已。亦天下之憂也。故一遏密人。而有以答天下之望。豈惟阮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吳因之曰。此文王之勇也。氣脉從寡人好勇來。言王以好勇為疾。如詩所云。這豈不

是文王之勇。但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其勇大矣。武王節同。○蓋以文王之勇。而形出好勇之不足為疾也。要看得言外來歷處。○翼註曰。此文王之勇也。未可露大字。下句方見其大。

天降下民節。張彥陵曰。天降五句。推上天立君師之意。有罪無罪二句。言已必盡君師之道。一人二句。是孟子釋書辭。○饒氏謂書之越厥志。指君而言。君字即指武王也。○翼註曰。一人泛說。不指紂。○焦漪園曰。文王大而密人小。文王嘗事小矣。密人終不可化。則一怒伐之。而亦不害其為仁。是其勇也。仁者之勇也。而奉天討者。亦樂天者矣。武王小而紂大。武王嘗事大矣。紂終不可化。則一怒伐之。而亦不害其為智。是其勇也。智者之勇。

也。而奉天討者亦畏天者矣。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節。李衷一曰：一怒安民，非即併鄰國而有之。或鄰人悔禍，可與更新，則元兇既剪，依舊和好如初，吾不殄彼之祀，便是仁。吾可固吾之圉，便是知小大咸獲其安，便是天下之民舉安。以此言一怒之勇，亦是交鄰之道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三節。張彥陵曰：非上之非，是非議非也之非，是非理。○說叢謂樂民四句，泛言上下休戚相關之情，樂以天下二句，方正就為上者身上說，亦不是。○張彥陵曰：樂以天下二句，言憂樂之大同，要模寫一段渾融浹洽的光景。然此二句不是另一層，就在上四句看出兼君民言，而以君作主，言人君以己情通

於民。因使民情通於己，是人君憂樂不以己而以天下也。蓋民之樂君憂君，皆君以之憂樂通天下。此全是太和景象，故謂其可王。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節。翼註曰：何脩脩字，亦莫放過。下面巡所守，述所職，補不足，助不給，正是所脩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節。蒙引謂巡狩述職，說恩惠及民，不得殊，不是吾以為巡狩述職之惠較補助更大，但補助之惠顯而易見，故民之所歌在彼而不在此耳。○翼註說叢，俱以此節重在省耕省斂，然看來殊不必蒙引存疑淺說，亦皆大槩說。○玩存疑則補助不止是發倉廩，勿拘為妙。○四書脉曰：觀夏諺所云安有人不得而非其上者。○張彥陵曰：為事亦所以為民，此意只可渾

見不可分無非事者以上為為事省耕二句為為民遊
豫乃是一意自巡省而行謂之遊自暇豫而出謂之豫
休助亦是一意自上所與曰助自下被惠曰休○蒙引
存疑雖有分別之說然此是解字義有此意若此章正
義自當作一意看也
今也不然節顧麟士曰按通義白雲許氏曰師行而糧
食謂師衆從君行者皆裹乾糧而往故有飢而弗得食
者與大全熬米麥乾飯語較合○按麟士此說與蒙存
淺說不同然似可兼用○蒙引存疑俱云胥讒就是作
慝不是淺說明○張彥陵曰讒是謗慝是怨還作兩意
因其有謗言而見其有怨心也○方命虐民句只是上
面意帶說下來言彼既方命以虐民而飲食之若流又

為諸侯憂也飲食若流是指食前方丈之飲食存疑謂
是就糧食一句說不是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節四書脉曰從流節是實事不
但釋其義也○張彥陵曰兩忘反兩無厭字最重○翼
註曰田獵者蒐苗獮狩各有其時故以廢時屬荒飲食
者祭祀賓客各有其事故以失事屬亡○然須知此種
亦是互文耳

先王無流連之樂二節翼註曰惟君所行不是聽他自
擇分明要他決意從古○按晏子口中實兼今時之弊
說但不是聽他自擇之意耳存疑最明
景公說節張彥陵曰大戒三句重在補不足上○樂所
以名徵角者只取其切於民事蒙引景公作樂不止二

音一段。此另是一意。蓋疑其或如此也。不可兼用。○顧麟士曰。前曰事民。後曰徵角。是篇中眼目。照應處。亦未必爲後人穿鑿。○景公似不宜作樂。其作樂者僭也。○徐岩泉曰。君之欲最難畜止。若非真有一念懇惻忠愛念頭。欲致主於王道。誰能撓人主逆鱗。畜止其欲。孟子此言。直是借晏子來表己愛君之意。正感動王心處。○翼註曰。畜以言言。好以心言。○說叢曰。好君而畜之者。須畜之於初。大畜曰。童牛之牯。元吉。止君之欲心。止天下之惡人。皆謂之畜。畜之於初。則易。旣盛而復禁。則扞格而難勝。若止之於初。如童牛而加牯。則元吉矣。○大全辯曰。宋仁宗慶曆四年。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

納帝前。帝嘗語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於朕。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按衍封還詔旨。皆所謂畜君好君。

人皆謂我毀明堂章總旨。四書脈曰。此章以行王政爲主。首三節因問明堂而欲其法。文王以行王政。末二節因其自諉而欲其推好貨好色之心以行王政。只是行王政一意。○按以行王政爲主。最是。但睡菴又云。前是正而論之。後是婉而通之。則不是。按前三節亦是婉而通之耳。○張彥陵曰。孟子不論明堂之當毀不當毀。與齊王之可毀與不可毀。而但言行王政則不必毀。總是誘進之詞。○又曰。舊說重毀邊。新說重已邊。新說爲是人皆謂我毀明堂節。楊復曰。考工記謂明堂五室。大戴

禮謂明堂九室。二說不同。愚謂五室取五方之義也。九室則五方之外。而必備四隅也。夫明堂者。節此王者。只是以位言。淺說曰。夫明堂者。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堂也。最得。○張彥陵曰。按明堂之制久矣。宣王豈不知是周家朝諸侯之處。未必無歆慕之意。故孟子便以立明堂本意告他。從他歆慕處引他。行王政上去。○又曰。行王政。就平時出政說。非指居明堂朝諸侯時。王政可得聞與節。大。全。辯。卓。菴。張。氏。曰。北。魏。文。帝。欲。立。通。亡。緣。坐。法。崔。挺。諫。曰。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閭。門。則。司。馬。牛。受。向。魘。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四。書。脉。曰。真。是。老。安。少。懷。天。地。父。母。之。心。○

焦漪園曰。文王仁心之流動。充滿處如此。

善哉言乎兩節。四書脉曰。孟子謂王之好貨何妨。昔者公劉亦好貨。但據詩所稱。公劉非好寶玉財賄也。好百姓之有蓋藏。又謂王之好色何妨。昔者太王亦好色。但據詩所稱。非好柔曼艷冶也。好百姓之無怨曠。○又曰。按公劉遷邠。在平集安定之後。故以完積聚為先。太王之遷岐。在流離播散之餘。故以完室家為務。上節看兩個有字。卽所欲與聚念頭。下節看兩個無字。卽所惡勿施念頭。文王發政施仁。不外乎此。○好貨好色。上看出盡性來。其意有二。一是所好得其正。註所云循理是也。一是能推以及民。註所云公於天下是也。引公劉詩。見其能推以及民也。引太王詩。見其所好得其正也。各是

一意然此章本意重在與民同上故於太王詩下補說
當是時三句見其亦能推以及民公劉詩下却順接故
居者三句不補所好得其正意也○周公亦可謂好貨
觀周禮可見文王亦可謂好色觀二南可見○直解曰
爰及其妃姜女同來與之相擇地方建造城邑以爲居
止之所○按依直解爲是睡菴謂百姓皆胥相以居恐
不是○蒙引謂究太王之好色止於爰及姜女而已愚
謂此段當改云究太王之好色止於爰及姜女而內無
怨女外無曠夫而已蓋孟子說太王好色處不但在爰
及姜女尤重在無怨女無曠夫也此處睡菴說得明○
張彥陵曰當是時三句在避難時說蓋惟太王不與狄
人爭鋒所以民人得保其室家耳○心志蠱惑用度奢

多似是對說總是不能行王政之由不必如存疑謂卒
歸於好貨也○大全辯卓菴張氏曰先儒每謂賢人之
言必引而自高看孟子此章答問全是因勢利導至不
難屈古人以伸已說何嘗自高乃知孟子持身雖嚴至
開導人主未嘗不平易委曲

附明堂考 禮書曰明堂之名見於周頌孝經左傳孟

子荀卿考工記禮記家語其制不見於經特考工記曰

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謂南北之深廣四脩一其廣益

脩之一則十五室三四步四角室皆深四步四三尺四

七步有半也室其廣皆益以四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室之四旁各

尺中央益以三尺以兩窗共爲八也門堂三之二門側室其深廣比

盛以廡堂側室比正堂脩七尋堂崇三尺

陸高三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三代明堂之別也。夏世室，商重屋，周明堂，則制漸文矣。夏度以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則堂漸廣矣。夏言堂脩廣而不言崇，商言堂脩而不言廣，言四阿而不言室。周言堂脩廣崇而不言四阿，其言蓋皆互備。鄭康成曰：夏堂崇一尺，商堂廣九尋，理或然也。月令中央太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皆分左右，不與太廟則五室十二堂矣。明堂位：前中階，阼階，賓階，旁四門，而南門之外又有應門，則南三階，東西北各二階，而為九階矣。蓋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其外別之以十二堂，通之以九階，環之以四門，而南門之外加

以應門，此明堂之大畧也。大戴禮：白虎通：韓嬰公玉帶：淳于登桓譚鄭康成蔡邕之徒，其論明堂多矣。特淳于登以為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說然也。何則？聽朔必於明堂，而玉藻曰：聽朔於南門之外，則明堂在國之南可知。成王之朝，諸侯四夷之君咸列四門之外，而朝寢之間有是制乎？則明堂在國之外可知。然大戴謂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闔下方，公玉帶謂為一殿，居中覆之以茅，環之以水，設之以複道，通之以樓，鄭康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康成以考工記所謂世室為廟，重屋為寢，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蔡邕謂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其豈然哉？諸侯之廟見於公食大夫，有東西房東西夾而已。天子路寢見於書，亦東西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

東堂西堂而已。則太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堂矣。謂之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非也。宗廟居雉門之內。而教學飲射於其中。則莫之容。處學者於鬼神之宮。享天神於人鬼之室。則失之瀆。袁准嘗攻之矣。則謂之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非也。○又曰中之堂曰太廟。以其大享在焉故也。古者鬼神所在。皆謂之廟。○按依禮書。則明堂有五室十二堂。十二堂環列於五室之外。依朱子。則明堂止有九室。無所謂五室十二堂也。朱子之說。似從大戴禮。今當以此爲正。但五室之說。見於考工記。不可盡廢。竊意所謂太廟太室者。其實有五室也。如此則禮書所言惟十二堂之說爲非耳。餘俱可從。○又按依禮書。則夏后世室。殷人重屋。皆布政之處。非路寢與宗廟

也。○又禮書曰。謂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者。彼蓋以魯之太廟。有天子明堂之飾。晉之明堂。有功臣登享之事。乃有同實異名之論。是不知諸侯有太廟。無明堂。時魯倣其制。晉倣其名也。○又按月令之明堂。與孟子之明堂不同。月令明堂。指其南三室而言也。孟子明堂。則兼指九室而言也。○顧麟士曰。考工記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恐仍以丈尺度之。但堂上用筵。故度以筵。猶室中用几。故度以几耳。用車之軌。亦必不是。以軌度之。以軌之長短之量度之也。○又依朱子。則四角室皆一室。兩名。麟士謂皆劈斜半爲之。殊杜撰。○大全辯或曰。明堂王者所居。非謂王者之常居也。必王者朝諸侯出教令之時。而後居焉。

亦可以事天地交神明於此地而無愧周人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之者此也說者乃以明堂爲宗廟又爲大寢又爲大學則不待辯而知其謬矣唯考工記謂明堂五室大戴禮謂明堂九室二說不同前代欲建明堂者往往惑於二說莫知所決而遂止愚謂五室取五方之義也九室則五方之外而必備四隅也九室之制視五室爲尤備然王者居明堂必順月令信如月令之說則爲十二室可乎此又不通之論也獨朱子明堂圖說所謂明堂想只是一個三間九架屋子者指五方四隅凡有九室之大畧而言之也然則朱子之說其亦有據乎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爲八丈一尺言明堂之廣也南北七筵爲六丈三尺言明堂

之脩也五室象五行之方位有五方則有四隅不言可知也夫有五方四隅則一堂之地裂而爲九室矣又安得通而爲一復有九筵之廣七筵之脩乎蓋明堂云者通明之堂也所以朝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以享上帝配祖考者在是非七筵九筵之脩廣不能行也五方四隅亦惟辨其方正其位隨王者所居之月掌次以帷幕幄轡爲之以昭王居以順月令以奉天道耳亦如所謂隨其時之方位開門是也此其大畧也

土之臣章張彥陵曰周禮鄉士掌六鄉之獄縣士掌一縣之獄而士師爲之長不能治士就刑罰失宜說○又曰四境之內不治亦只是大槩冷諷他不著宣王身上○蒙引謂直說在王身上不是○別解四境之內不治

正左右爲之蔽也。王乃顧左右以釋其愧。○沈無回曰：王顧左右而言他，譬之醫者甫得病症而牙關緊閉不肯受藥，雖有盧扁將何所施。余計其言其在將出晝之日乎。○又曰：人悔則不暇顧，慙則不能言。王顧左右而言他，則不悔不慙而游移他之矣。所謂吾未如之何者也。○按依沈說則王未嘗知慚也。然大全輔氏則謂顧左右以釋其慚者，蓋王之所慚者爲孟子所面責，所不知慚者已職之不盡也。二說原不相妨。

所謂故國者章總旨。張彥陵曰：此章要發故國係於世臣而今日當預養親臣爲世臣地精神全在如不得已字。下數然後字正其不得已處。

所謂故國者節。四書脉曰：所謂故國二句有兩個之謂。

字說者遂云故國之得名以此不以彼。然實自國脉所係之輕重上論，非徒論故國之得名也。○張彥陵曰：世臣不是世官，乃賢臣而任之久者，所謂元老舊臣也。然世臣必自親臣始，親臣卽所謂腹心之臣，不是佞臣。昔者二句正是無親臣處。○睡菴亦主此，與蒙存亦合。○吳因之曰：昔進今亡，昨日今日字而不必太拘，只是言纔進用輒便亡去耳，全在不知其亡上見王無親臣，非徒以亡去爲無親臣也。

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節。司馬溫公曰：爲治之法莫先用人，而知人聖賢所難。故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而美惡混淆，考之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僞相冒，要其本在至公至明而已。

國君進賢兩節。吳因之曰。本說進却提起退一邊者。蓋人君用賢。用者未必賢。固是不慎。賢者未必用。亦是不慎。故必退之如不得已。乃完得個進之如不得已。特把退者與進者相形立論。只欲得如不得已意思透徹耳。須知兩段固各是形容口氣。下段又是形容上段。但作文自兩扇。不必分輕重。○卓菴張氏曰。矯偽如新莽。天下且為訟寃。前後上書頌功德者。至四十八萬人。主亦何從知其非哉。後世用人者。不但當斥遠左右諸大夫之私。尤慎用國人之公可也。

左右皆曰可殺節。李衷一曰。進賢而及殺人。不是把命討並論。蓋人命至重。國家所不得已。而後為者。無如殺人一件。三翻五覆。毫不敢悞。今進賢時。用心亦如此慎。

可謂如不得已之至矣。須要得他影借相形意。○按此又是一說。與存疑作帶說異。與南軒新安之說亦異。因之主之。然玩註似本不如此。若陳大士講此節云。如不得已之心。用以殺人。且可。况進賢乎。則又是一說。○翼註頗明。依存疑只是命討平說。而重在命邊耳。因之諸家將上條作影借看。殊屬不必。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節。李九我曰。上面踰尊踰戚。孟子只就進賢關係淺淺處說。直到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處。方是進賢如不得已的本意。蓋唯為民父母。方可固結人心。培植國脉。以成故國耳。○此與首節所謂故國者三句正相應。○翼註曰。末節不是說效驗。玩然後字。可見不如此則有忝具瞻意。正見其當慎也。承上

重用賢邊。不重用刑。○徐自溟曰：君有用舍之權，民有好惡之意。本民之意以用君之權，則君之權若屈而民之意獲伸，方是父母為赤子，招好去惡之道。玩然後可以四字，非許之也。乃難之也。○湯霍林曰：然後可以為民父母，此與大學絜矩不同。彼重在同民心，上此要得兢兢業業，體恤百姓意思，纔與上慎字相關。

湯放桀章。此章仁字是專言而與義對說之仁。朱子小註謂賊仁者無愛心而殘忍之謂也。稍差。○翼註曰：義者事物之宜，本有秩然之序。今賊義者顛倒錯亂，無復秩序。辟如一部書，將篇次顛倒缺壞，便成殘編斷簡矣。故謂之殘。○方文伯曰：君必如桀紂，方是一夫君必如湯武，方可誅一夫。便有扶植綱常意在。○此即圈外意。

非孟子正意。故圈內不主此。然大士合圈內圈外而並言之，亦似妙也。○陳大士曰：齊王之暴政多矣。挾一為君之分，以馭於臣民之間。方欲藉此以自固，而孟子從而易之，以奪其所恃之權。若曰：毋為桀紂則已矣。而有之，寧無虞乎。齊王之逆謀久矣。持一自帝之心，以睨乎鄰鄙之鳴。方且語此以自嘗，而孟子從而難之，以阻其所出之計。若曰：其為桀紂則已矣。即無之，敢自冀乎。為巨室章總旨。吳因之曰：通章大旨，只是欲齊王大用賢人，却全把愛國家襯貼出來。言欲為國家，須大用賢人。今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便是不愛國了。國家何可不愛。則賢人何可不大用乎。蓋舉其所必愛者，以激發其用賢之思，不是以用賢愛國作兩開看。○高中

內象錄卷之二下
玄曰齊王治國不知用賢故孟子設言以諷下節只因
不任賢上見得他不愛國也雖各爲一喻意實相承
爲巨室節按幼字只是學之有素意不必在幼儀上著
迹講學字緊對功利之徒方合○張彥陵曰欲字要重
看有不肯自小意○董思白曰昔日所學正爲今日壯
而欲行乃孟子自寓意○四書脉曰舍非真欲其盡棄
所學只不委心從之便是曰姑舍明知其所學之大但
我未之能行姑欲其舍而從我庶幾早而易就耳則何
如猶言獨何謂哉有不足他意
今有璞玉於此節張彥陵曰愛國不如愛玉是下節之
皮不任賢則必不能治國家是下節之骨須知前後一
脉貫通○又曰則何以以字作故字

齊人伐燕兩節張彥陵曰勿取取之雖兩開說來然其
意却在取一邊故援天以神其事○愚謂五句而舉未
始不是天然此只是勝燕之天若取燕之天則猶未可
知也故孟子欲其以民心決之
取之而燕民悅節四書脉謂文武兩邊須抑揚重勿取
邊不是玩蒙引自見○楊鞭垓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是天與之也而不取三分有二是人與之也而不取所
以爲至德豈謂取之不悅而不取哉况文王之得民豈
淺於武王其爲取之而悅一也但使文王至武王之時
只是事殷故取之悅亦不取者文王是也取之悅則取
之者武王是也孟子之意只主於諷齊王言以文王之
德猶謂商民不悅而不取延至武王後取取豈可以易

言哉。○謂取之悅亦不取。此意不是。蒙引已辨之矣。○
張彥陵曰。按悅與不悅。非在既取之後。是在先度定之
意也。引文武只做個証驗。不必深為別白。○或謂欲得
民心。當施仁政。然則文王豈不能施仁政者。曰。文王之
勢。固不可與燕齊之勢並論也。玩當路章可見矣。
以萬乘之國節。

齊人伐燕取之。章總旨。沈無回曰。燕之亂。生於子噲子
之。燕民原無罪。宣王只合誅之。噲置君而去之。此是上
著早不見此行了許多暴虐。直至諸侯謀救。方曰何以
待之。孟子於無所待之中。代為畫待之之策。亦只有置
君而後去之一著。然昔日行之。則時雨之師。今日行之。
則脫禍之策。相去千萬矣。

齊人伐燕取之兩節。張彥陵曰。按湯之行仁。全在誅君
弔民。然誅其君。乃所以弔其民。不平不止不變。此二句
即在弔其民中。描出其景象如此。重在湯師不擾上。○
湯霍林曰。怨與望。只一意。精神全本天下信之。信字極
妙。此信不在臨時。須是此心正大光明。為天下除殘。無
一毫貪利之念。天下信得我過。乃稱時雨之師。○四書
脉曰。望雲霓。此是看望。民望之。是想望。稍不同。
今燕虐其民。節。沈無回曰。燕民之箝食壺漿。與雲霓之
望不殊。至與歸市者。不止一段相較。則氣象大不侔矣。
各節俱重。下半段。○張彥陵曰。若字作已然事。不可認
作設詞。天下固畏齊之強也。此畏不是好畏。乃伺隙之
心也。此自平素言。不行仁政。在殺父兄等事。見出。○焦

漪園曰。不曰天下之兵動。而曰動天下之兵者。言兵在天下而動之者我也。○依雙峰則齊王當勝燕時。只當誅子噲子之。不當取其國。如此則不但不行仁政。不是連倍地。已不是了。依蒙引則使齊王若用上章之言。則燕或竟可取。是其不是處。只在不行仁政。不在倍地。存疑從雙峯而詆蒙引。愚謂蒙引是也。雖蒙引亦頗游移。然吾只從其可取之說而已。或謂湯之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則疑雙峰之說為長。曰。伐桀而有天下。豈亦不是滅其國乎。以此例燕事可也。上章固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矣。○又若依雙峰說。則上章取不取。當抑揚重勿取邊矣。不可從。淺說亦從蒙引。

王速出令節

徐敏弦曰。此正答何以待之。一句言父兄

之已殺者。不可復贖矣。猶幸有子弟之係累者可反也。宗廟之已毀者。不可復完矣。猶幸有重器之未遷者可止也。諸侯之謀我者。不可禁矣。猶幸有燕衆之可謀以立君也。此是失却第一著。猶有第二著也。○四書脉曰。速字最重。猶字與速字相應。見得稍緩。則無及矣。○張彥陵曰。通節以置君一句為主。

按伐燕事。斷從通鑑為宣王十九年事。但是年乃宣王末年。而燕人畔。又在其後二年。則疑伐於宣王之時。而畔於閔王之時。故蒙引取黃氏日抄之說。以孟子所稱齊王而不曰宣王者。盡屬閔王。甚是。○但蒙引又曰。按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先嘗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即孟子梁惠王篇

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此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作於宣王已沒之後，故以諡稱。齊閔王後又伐燕，燕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卽孟子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與者也。此又一事也。止稱齊王者，作孟子時，閔王尚在，未有諡之可稱也。此雖似有理，然玩齊人伐燕取之文法，似非指取十城事，也不可從。

鄒與魯闕章總旨 丁長孺曰：人君欲得民一時之死力，當恤民平日之生命。鄒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事。穆公不咎已而咎民，孟子却由有司推到君身上，真探本之論。

鄒與魯闕節 四書脉曰：書鄒與魯闕，見好戰在鄒，不惜民而輕殘之意。○疾視句，蒙引曰：若宥之而不誅，則後

日將習此澆風。麟七曰：言今日無以謝有司，看來當兼用。本文是主後日言謝有司，意在言外。○翼註曰：章中長上字皆指有司，惟上慢殘下兼君及有司。

凶年飢歲節 張彥陵曰：君之民三字要看。公只曉得有司是自家的，不知民也是君的。○張彥陵曰：兩節照看，卽見出爾反爾之意。穆公方說死者三十三人，孟子便說民死於飢荒者不知幾千人。穆公方說疾視長上而不救，孟子便說有司莫以告，正是出爾反爾處。○顧麟士曰：兩莫字正對，故曰出乎爾反乎爾。○上慢殘下，不必側重有司，此處君有司平說自妙。至末節則又側重君身耳。○翼註曰：出爾反爾，重怨邊不必兼德。○反有司，卽所以反乎君。有司者君之有司也，此意亦須認不

然只反得有司矣。

君行仁政節。張彥陵曰：仁政泛指厚下之政，說止以散財發粟說太狹。○又曰：斯字承接有力，長上二字蒙上文疾視長上來斷指有司。○又曰：親上死長，正與疾視長上句相應。○親上死長，斷依淺說翼註指有司言。蒙引謂親上兼君有司者，謬。親上斷依蒙引存疑。就平時言淺說謂親之死之俱在危難者，謬。○按可使制挺句，蒙引亦以親上屬危難，姑俟再定。

滕小國也節。徐倣弦曰：兼事不能不事，不可因其事以自結而脩好，則得免於事之者之伐。因其強以自庇而求援，則得免於不事者之伐。文公之謀專恃人也。故孟子教以自守之策。

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節。翼註曰：是謀非我所能及也，是說乃僥倖苟免之策，不足言耳。非自謙短於謀也。○四書脈曰：與民守之，是未有事時。君率其民共守此城池，至當變故。君先致死以守，民亦爲之死守而弗去。○張彥陵曰：效死要見是平日仁政所感。○徐岩泉曰：死守最難。平日須有固結之仁，聯絡已久，民心方不散。到臨難時，必須以忠義相激發，如張許率民慟哭，有背城一戰之決，纔有轉危爲安，移禍爲福之理。○李恕齋曰：是則可爲，只說箇理之所可爲者，在是非謂事之必濟，聖賢於事變之際，只論是非，不復論利害。

齊人將築薛兩節。四書脈曰：非擇而取之二句，意以人見岐山之下一傳而六州歸，再傳而大統集，以爲太王

有所擇而然不知當時只爲迫於狄人之難不得已在此圖存耳。

苟爲善節。張彥陵曰：君子創業以垂統，只求可繼。世固有爲善而不必王者，若取必於王，并爲善之心亦不純矣。○此章存疑淺說所解似妥，翼註騎牆之說恐未是。辛未閏七月初四衛副憲既齊云：此章爲善專主既遷之後言極是，但衛云遷國如紀侯大去之類，恐太說煞。或當時滕國另有別邑可遷，亦未可知。先要明白了如何樣遷，方可講如何樣爲善。○或如少康之一成一旅，則當學少康之事，或如衛文之楚丘，則當如衛文之事。○按註令後世可繼續而行，只就事上說。○附淺說曰：爲善只作脩德行政說，上章教以死守，亦兼愛民一意。

此章教以遷國，亦兼爲善一意。爲善卽所以愛民也。得民則守可也，遷亦可也，不得民則守不可也，遷亦不可也。故曰：民者邦之本。○又曰：今滕爲齊所逼，不得已而遷之可也。然國之所依者民，民之所歸者善，非得民何以遷國，非爲善何以得民。○應以淺說爲正。辛未閏月五日。

竭力以事大國章總旨。張彥陵曰：此章雖合遷國守死並說，意重在守死邊。孟子叙太王遷國有許多委曲，不忍棄之意，述或人效死之說，直慙斬絕，意自可見。○又曰：是時滕無棄地如岐者可遷，其勢不得不死守。孟子必兼言遷者，教人去死甚難，故令之自擇。○儒者多說滕無可遷處，然孟子既如此說，焉知當日無可遷處，或

城池有厚薄或形勢有便否雖區區蕞爾豈無別邑戊午五月

竭力以事大國節。顧宗孟岩叟曰。事之六句。正太王緩狄之策。預定遷國於胸中。而以空國委之。要從事狄處。想出攻守機權。纔抹倒南渡議。和諸臣不然。牽馬獻玉。便是宋朝歲幣獻納聲口。○張彥陵曰。屬耆老而告之。不是與民訣別之詞。是率民而去之也。○二三子何患乎無君。依南軒作與民訣別之言。則后非眾。罔與守邦。且以累世之赤子而委之狄人。非仁也。况公劉之遷。固帥民而去。太王乃欲棄其民而獨往耶。其說誠難安矣。依蒙存淺說。翼註則又似太王有強民之意。看來二說兼用。為是願從者從。願留者留。太王固不欲去之。亦不

欲強之。如此說方無病。○張彥陵曰。仁人以平日有德於民言。此是邠人相告勉。以急於從遷之詞。○翼註曰。仁人也。兼平日仁政。今日仁言二項。或曰世守也。兩節。翼註曰。註解世守云。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受字暗指天子。而以先人作主。魯平公將出章總旨。王鳳洲曰。此章與公伯寮愬子路章同意。聖賢於此。不但是以天命自諉。乃揭出天命所關之大。而小人無能為也。正是警制奸邪之意。魯平公將出節。顧宗孟曰。將出二字。便開倖人窺伺之門。輕身匹夫。自是閹主所愧。臧倉一言。便已合拍。○章素文曰。將見孟子四字中。有多少勉強周旋意思。在臧氏讒口。方敢乘間而入。○翼註曰。禮義淺看。只是裁制

人情品節人事使隆殺得宜

樂正子入見曰節。張彥陵曰：前以士四句，不是問辭，乃是折倒平公語三鼎五鼎。正填實士與大夫之禮，不平。○又曰：因貧富爲厚薄，正是順理之禮，制宜之義。○此因後喪踰前喪之說而言，何以不舉喪禮而舉三鼎五鼎之祭禮？曰：葬用死者之爵，孟子於後喪前喪，或未必有異也，故特舉祭禮以詰之。若以後代封贈之例推之，則只是舉祭見葬耳，亦可俟再定。

樂正子見孟子節。張彥陵曰：行止主道言兩或字，就人看，然二句不平，重止一邊。○李九我曰：不遇魯侯遇字，須重看，須是志同道合，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以心相遇之謂非止乘輿一見，便叫做遇也。○按九我說與伯

玉同。○當時魯侯卽見孟子，亦未必就行其道。於臧倉固可無憾也。卽使一見關係於行道，而爲倉所沮，亦有天焉。於倉亦無憾也。孟子只欲發明天命之意，故以行止言之，不可卽以一見爲行。陳伯玉謂遇字比見字較深得之矣。○按蒙引曰：孔孟之不得行其道者，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孔孟之不見害於人者，天之未喪斯文也。饒氏却以論語天之未喪之天字，對此天字說爲一則取必於天，一則取必於己，亦看得天字未透徹。故岐而二之矣。蒙引此條未是。若以饒氏將孔孟岐而二之爲不是，則可。若謂其將天字岐而二之，則未也。○大全辨芑山張氏曰：臧倉雖嫉賢，僅沮孟氏耳。後世如弘恭石顯之於蕭望之，竟傾詆令自裁死，天子痛悼，終莫之

罪尤甚者。唐玄宗時。四方奏請。委大闢高力士省閱。乃進小事專決。將相皆厚結力士以進。如此。則士大夫出入。夔人門下。進退之權。皆闖人操之。又不必如臧倉之設。巧辭以沮孟氏也。至穆宗而後。八世為宦者。擁立凡七君。上脅天子。下賊宰相。奴戮朝士。與方鎮相讐。而唐遂亡。嗟乎。若是者。豈獨漢唐哉。然則宦豎嬖倖之人。始於惑主。終於喪邦。士之賢且才者。不見用。義命自安耳。能不為天下國家痛哉。○或曰。有謗周濂溪於趙清獻者。趙甚威以臨之。濂溪處之超然。清獻後悟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茂叔也。伊川涪州之行人曰。是行也。公族子與那恕為之。伊川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按此皆深得孟氏家法。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之三

公孫丑上

夫子當路於齊章總旨 沈無回曰。通章以功德二字作眼目。圖伯計功。致王以德。究之王者之功。亦非伯者之所能比。○又曰。德是根本。時勢是其所乘。孟子之能使齊王者。是德。其反手處。是時勢。有德然後可以論時勢。不可以時勢德三平看。○翼註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斷上是斥伯功。以崇王道。下是明易王以時勢也。夫子當路於齊四節 翼註曰。前四節。勿露出伯字。方不碍管仲以其君伯句。○又曰。畏只是不敢。忽他非謂會子不及子路也。○張彥陵曰。兩孰賢。都論人品。不論事功。管仲得君三句。把專與久兩路相形。見得無解於功。

業之卑耳。重功業卑句專指伯業說。○楊龜山曰。自孟子後人不敢小管仲。只爲見他不破。近世儒者如荆公。雖知卑管仲。其實亦識他未盡。人若知王良羞與嬖奚乘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之意。則管仲自卑不足道。○按註以會西爲曾子之孫。悞。據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子子。子夏以詩傳申。左丘明作傳以授申。曾西之學。於是可考。又楚公子申。亦字子西。則曾西爲申無疑。○翼註曰。不可說會西不爲。况我又賢於會西者。只說我與會西同一淵源意。○又曰。言管仲以該晏子。

管仲以其君霸節

以齊王由反手兩節。張彥陵曰。德兼政教說。大行。卽上洽字意。○四書脉曰。大行就文德洽天下說。不重武周。

文王何可當也節。翼註曰。朝諸侯卽是有天下。非既失而復有之也。只是振起之耳。○史氏曰。孟子謂商家代有賢聖之君。已自難變。又加之武丁中興。故其德澤愈未易衰。况紂去武丁未遠。兼以諸賢夾輔。故雖暴虐亦未遽至於亡。所以文王興起之難耳。皆反復發明文王何可當也一句。○張彥陵曰。故家以勳舊言。遺俗以沿習言。澤之在下者。流風以脩齊教化言。善政以紀綱法度言。澤之在上者。○又曰。微子微仲比干箕子是貴戚之卿。膠鬲是異姓之卿。○時勢二字。雖在下節。然此節點出亦不妨。淺說講此節。明說以時言之。以勢言之。云云。○四書脉曰。文王猶方百里起。此百里亦是商家之地與民也。

謂作焉

齊人有言曰五節。張彥陵曰夫德者王天下之本也。作事之以智慧力田之以磁基。豈非本哉。而齊人乃有待時乘勢之說。何哉。蓋謂有智慧有磁基者言也。若無智慧無磁基。雖有時勢何益。故後面又把德之流行說出來。○四書脉曰德行原是速的。如文王之百年未洽。非德行之不速。德之成功不能速也。○顧麟士曰古人馬必駕車馬。通騎置之說。恐亦是漢以下事。殆不足據。麟士此疑雖是。然亦安知古人於驛不獨騎馬耶。

夫子加齊之卿相。章總旨。睿合註曰。養氣章時說並以知言養氣為主。却未是通章。還以不動心為主。心者功業之本。故大功業皆從心出。若平日所養不得力。則遇事時縱有旋乾轉坤大事。不免此心忙錯。要須整齊安。

排孟子不動心。全是平生學力已到。心體力量已沈。隨手應去。直做到底。更無退縮屈餒之時。全是以理內主。卽夫子一貫之妙也。○張彥陵曰通章以不動心為主。知言養氣爲目。願學孔子爲宗。○王觀濤曰在必從吾言。斷上是言己不動心之學。異於告子者在知言養氣二端。下是願學孔子而推尊之以見不動心之所自來。前段吾嘗聞大勇於夫子一語。便埋願學根脚。後段堯舜百王等語。亦與大任相應。○陸聚崗曰通章把一心字爲綱。知行二字爲目。而以理字爲主。○湖南講曰孟子學問還在存心養性上。養氣原不是上乘功夫。○大全辯看養氣章多祖陽明。而排朱註最謬。

夫子加齊之卿相節。當大任。只是平常應酬一般。方是

困勉錄卷之三
不動心。註恐懼。是埋養氣根脚。疑畏。是埋知言根脚。○
湛甘泉曰。天道常運而不息。人心常活而不滯。而云不
動心者。何也。常活而不滯者。人心之本體。動乎自然者
也。四十不動心者。不失其心之本體。而能不動乎勢利
者。也是故知常動之體。然後能不動乎勢利也。

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節。四書脉曰。是不難。謂不問
其所以不動者何如。而但曰不動。則不動亦不難。卽告
子亦先我不動心。○翼註曰。先我。是不待四十。○佐案
曰。提出告子。乃賓主相形法。北宮黜。孟施舍。賓中賓也。
曾子。主中賓也。先完賓中賓。主中賓。纔及正賓正主。且
先叙告子而後自叙。到後以未嘗知義結。最有次序。○
張彥陵曰。按不動心。便是勇。故下文以勇字發明不動

心之道

不動心有道乎節。張彥陵曰。有字虛說。○許白雲曰。有
主二字。兼下五人。北宮以必勝爲主。孟舍以無懼爲主。
曾子以理直爲主。孟子以知言養氣爲主。告子冥悍強
制爲主。皆可以不動。

北宮黜之養勇也節。翼註曰。北宮黜節。一步進一步看。
○按翼註與東陽許氏合。最明。麟士謂自不膚撓。至不
受於萬乘之君。是彼不可加於我之意。視刺萬乘。至反
之。是我必可加於彼之意。此不可從。蓋不受內。已有我
加於彼之意也。○賽合註曰。要模寫他必勝意。蓋膚撓
目逃。非勝也。不撓不逃。便是必勝處。受挫不刺。非勝也。
不受必刺。便是必勝處。惡聲不反。非勝也。必反。便是必

勝處。○按李九我曰其膚挺然而不撓目凝然而不逃。此說亦不是。只依麟士解方得。賽合註謂此說於必勝爲主意。不觀貼是也。○褐寬博只是一件。蒙引已明。然蒙引又云。褐寬博是兩般。不是褐衣寬大也。則自相背矣。只從其一件之說爲是。○講曰。視刺萬乘。若刺褐夫。亦非此時就刺了。只是意在必勝。視之若無難耳。須看一視字。此正眇視諸侯處。故遂接以無嚴諸侯云。○四書脉曰。視刺三句。正不受萬乘之事。刺萬乘。只是設言。無嚴諸侯。却是實說。○說叢曰。二谷云。秦舞陽殺人。人莫敢迕視。至秦庭則變色。猶知有秦王也。所以不能無動。○惡聲至必反之。大全蒙存翼註。脉俱兼褐寬博萬乘說。獨淺說單指萬乘言。不可從。○吳因之曰。黜二節。

不是實叙當時行事實述當時口語。是極其形容話頭。孟施舍之所養勇也節。張彥陵曰。視不勝。只是逆料的說話。此時猶未戰也。亦尚未嘗不勝。量敵慮勝。正與視不勝猶勝相反。末二句。又是自解其視不勝猶勝意。蓋心主無懼。便儘力向前。雖不勝亦無悔也。不可泥註。遂把猶勝作無懼說。○此註是倒釋體。須辨。○彥陵又曰。進是往與之戰。會則已進而戰。○吳因之曰。孟施舍節。是想像他無懼爲主。而代爲口說如此。

孟施舍似曾子節。翼註曰。似曾子似子夏。只在人已二字彷彿相視。非真可同日語也。○賽合註曰。似只似其氣象。斷當依註以人已相似言之。新說謂子夏出見紛華而悅。悅在外者也。黜務敵人敵在外者也。此所以相

似此說斷不可從。○四書脉曰：未知孰賢，直說二子之勇一般，未有一賢者。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節。翼註曰：自反不縮，不過設言以起下文耳。重在理直氣壯一邊，勿以善藏其勇，善用其勇，平對。○又曰：往而敵之，如以一是矯衆非，以一正抗衆邪之類。○睡菴謂：自反指平日所爲言，非臨時也。按此亦小誤，自反只指臨時，但本於平日所爲耳。○四書脉曰：曾子只要自反常直，不是臨敵時視縮不縮爲勇。怯若既自反不縮，安得爲大勇。○宋羽皇謂：往千萬人之勇易見，惴惴寬博之勇難知，此邪說斷不可從。○鄒德溥昔者曾子二節文曰：當其惴也，以理自裁。君子謂其能養勇，當其往也，以理自壯。君子謂其能用勇。○按

此卽宋羽皇之說，似亦可從。已酉四月。○大全辯維立

陳氏曰：惴往都是勇，不往處正是千萬人不敢撓的精神蘊蓄處。○丘月林曰：大勇只末二句見之，或以吾惴爲能怯，吾往爲能勇，總爲大勇，未是。○陳氏又曰：曾子孟子養氣大關頭，常恐有不縮處，不得於心處，不慊處，行不義殺不辜處，若云知言養氣，更無不得於心，不得於言之時，是欲擡高聖賢，失却聖賢側身改過大旨。○李毅侯曰：問此處專言養勇，與養氣相關，遺却知言意何也。曰：知言養氣是一串，蓋必明乎道義，而後能配乎道義，則知言自在養氣之先也。

孟施舍之守氣節。吳因之曰：說守約處，全要緊根反身循理意，蓋理者至當不易，隨他天翻地覆，古往今來，更

搖動不得。曾子一以是爲主。則是心中所見。與其所執。持已把握。那萬變不搖的物事了。疑惑何由起。恐懼何由生。雖當大任何由動心。豈不獨得其要。言外便見得。所謂不動心有道者。此正其道。而凡不動心者。當以此道爲準矣。○翼註曰。此不如是相去霄壤意。○附四書家訓曰。舍之守氣。亦是心上守。但所守者心之氣。而非心之理。終著力把持。終震撼得動。安得自如。何如以心順理。只顧自家理之是非。其中豈不凝然貞靜耶。○右條與予舊歲所見。有不同者。姑附於此。壬寅

敢問夫子之不動心節。李衷一曰。告子初間用工夫。猶見有不得便。猶心動。因此遂割絕。使一理俱不出不入。後來亦無復不得矣。到無不得時。便成箇告子的不動心。○湖南講曰。告子說義外。是將言與氣都看在外邊的。○吳因之曰。告子主意。大段與老莊虛無相似。一味都撇開。不令擾亂吾胸臆。○袁七澤曰。此心寂靜活潑。不求時動。不求時不動也。○告子之病。正在強認志氣合一。故孟子分別言之耳。蓋志氣合一。乃從容中道之候。告子陽明起手就要如此。所以成其告子陽明。○翼註曰。夫志氣之帥也。以下俱見得氣不偏輕之意。以正其勿求於氣之非。抑揚重氣邊看。○四書脈曰。故曰。乃孟子云然。非古語也。○翼註曰。持其志。兼靜存動。察工夫。暴字。暗與善養字。反置而不養。固暴也。養而不善。亦暴也。○按持志非守其心之謂。志可著力。而心則自然。不持志者。乃是空守其心。不知明理以定其志耳。○

湖南講曰。志可著力。而心則自然。告子恐動心。亦未必去持志。○四書家訓曰。持志非存心之謂也。心有所之。當敬謹操持。不可妄有向往。○右一條與予舊歲所見有不同者。姑附於此。○右據家訓謂持志非存心。然則竟將持志作知言看。似亦直捷。壬寅四月○翼註曰。理學諸公。都說志氣非兩物。持志之外。別無養氣底工夫。然玩白文口氣。不如是也。蓋人未有不持志而能言無暴氣者。亦未有暴其氣而能收持志之全功者。故對舉而互言。其義始備。○大抵持志養氣。合言之則是一件。分言之則是二件。亦如明新行之可分可合也。○朱子小註。講持志無暴其氣。俱以喜怒爲說。蓋喜怒哀樂有在志者。有在氣者。○徐倣弦曰。無暴其氣。只是不斷

喪他。使之盛大流行。如所云愛養精力。不殉欲忘生。亦無暴氣之一大端也。○薛敬軒曰。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足要重。立要端。以至作事有節。皆無暴其氣之事。怒至於過。喜至於流。皆是暴其氣也。○翼註曰。不可說告子能持志。但不免於暴氣。蓋勿求則氣暴矣。氣暴則虧持志之全功。○按翼註不說告子能持志。亦不說告子不持志。只說暴氣則虧持志之全功。最是。○吳因之曰。或問黜舍既是守氣。似非勿求於氣者。有合無暴之旨。否。曰。黜舍全靠血氣用事。不勝其剛猛暴戾之極。此正所謂暴氣。可見暴氣亦不同。如告子不理著他。固暴也。如黜舍把來壞了。亦暴也。黜舍告子。總是一箇圈子。○又曰。此氣與上施舍守氣之氣。本無兩樣。然此處作好

看。施舍作不好看。何也。蓋氣必與理對。施舍所守。全不顧義理。故作不好看。若論氣。則均是體之充。豈有不好者哉。

時說俱謂告子守其空虛無用之心。而不管外面之差。失。因目爲禪定之學者。非也。告子乃是欲守其心。以爲應事之本。蓋亦陽明之學也。然既不能知言養氣。則其所守之心。亦何能以應事。故猶自覺有不得處。然彼終欲固守其心也。始其久也。則亦不自覺有不得。而冥然悍然而已。以冥然悍然之心而應事。則亦爲介甫之執拗而已。故告子者。始乎陽明。終乎介甫者也。朱子以論性數章爲勿求於心之驗。此亦就其爲介甫之時言也。大抵陽明天資高。故但守其心而亦能應事。告子天資

不如陽明。則遂爲介甫之執拗矣。○然則學陽明而不成者。其弊必至於執拗乎。曰。又不然也。告子天資剛強。故成執拗。若天資柔弱。則又爲委靡矣。大抵學陽明之學者。強者則至於拗。弱者則至於靡。○陽明之徒。亦認告子爲老莊禪定之學。蓋謂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如種樹者。專守其本根。不求其枝葉。若孟子夫志以下。是說志氣合一。蓋志之所在。氣必從焉。則如養其本根。而枝葉自茂。與告子之勿求者異矣。故陽明曰。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著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噫。孰知陽明之所以言孟子者。乃正告子之所以爲告子也。與○黃氏洵饒謂告子勿求於心。與孟子持其志相反。非

也。勿求於心。自與知言相反。其所以勿求於心者。是欲固守其心也。正是其持志處。但究其實。則告子所持之志。乃冥然頑然之志。非真能持志也。不可專以勿求於心為不持志。○然則黜舍亦可謂能持志乎。曰。黜舍只知有氣耳。蓋黜舍者。任氣者也。告子者。任心而亦歸於任氣者也。任氣者。心為氣使者也。任心而卒歸於任氣者。欲以心制氣而不知心反為氣使也。故黜舍告子者。自以為其心不為天下所動。而不知己為其氣所動。既為其氣所動。則又烏能真不為天下所動也。以上五條出未條 既曰志至焉節。按志壹二句。唯蒙引存疑。淺說兼善惡說。大全說約俱無明文。因之及賽合註。亦與蒙存同。其稍改

餘講章。則謬看者多矣。

敢問夫子惡乎長節。徐懋齋曰。因善養纔見浩然。不然則只是體之充耳。甚至暴之。則充於四體者。且為血氣為客氣。為游氣。○按蒙引曰。以志對氣。則持志與無暴其氣。為二事。相交養。以知言對養氣。則養氣內自有敬以持志者。在。愚謂知言養氣內。皆有持志者在。不必專在養氣內。黃氏謂持志工夫簡而易明。故不復更言。極是。然亦須知是告子之所粗明。故畧之。此條與己酉所見不同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節。焦漪園曰。難言不是真無可言者。學者須工夫到頭。方此氣充滿。方識得此氣。方可與他言。稍不到頭。縱與他言。亦不省得。故難言二字。謂須是實體而自得也。○丑先問氣者。只依註承上文方論

志氣而言也。大全朱子有異說，不必從。至大至剛節。養合註曰：至大至剛是狀浩然之本體。要本源委說來，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之以有生，故其爲氣也至大至剛。至大至剛便有塞天地之氣象了。○四書脈曰：直養之後，不至消礫其剛大的本體，則吾與天地之氣合一無間，自覺得高乾廣坤之內，惟吾之所運量卷舒而無處可以限我，無處可以屈我，故曰塞乎天地之間，非把吾身之氣去充塞之也。塞天地只復得此原初剛大本體，勿說到彌綸參贊處，恐涉功用上去。此孟子就難言中指出浩然體段，直見得人身與天地一般，萬物皆備於我氣象，此等氣非實見得，孰信得，乃所以爲難言也。○翼註曰：直養無害，只一意非直養了，又

要無害。○按合言之則一意，分言之則是二事。集註乃是分言之。下文集襲及有事勿正，勿忘勿助，俱可分合看。○劉上玉曰：以剛大塞天地明浩然是本意，則以直養只現成帶說，如何用功以直養之自在。下集義有事方著實言之。○凡言體段者，固兼體用在內，與體用之體不同。然如此處以剛大之體段對下文配道義之功，用看則亦與體用之體不異矣。但輔氏舉體該用之說，則殊謬，宜爲蒙引所駁也。

配義與道節。翼註曰：體段功用意亦相承。配道義在直養無害之後。○又曰：配義與道在作事上看。○張彥陵曰：配訓合而有助，單重氣一邊。○養合註曰：此餒字就配道義處言，下餒字就初養時言，所指不同。○四書脈

曰配義節是言氣之作用處氣養到復了塞乎天地本體遇著當爲的事便配道義發出來使無是塞天地之氣則不能配道義而餒也豈得稱剛大須知配道義正是塞天地之實用處非塞天地之外又有配道義也○又曰平日直養無害未感時道義已渾然全於此瞻魄中到遇事時此道義奮迅激昂自然益加百倍非氣之助而何○按未感時一層當補在配字前不可以上節爲未感此節爲遇事也○四書家訓曰配義與道亦從直養得來但亦不重養成上只是見浩然中溢發之妙耳○吳因之曰配道義者氣足以輔志次足以輔至也無是餒者氣不足以輔志次不足以輔至也○按配道義不可專謂是輔志然輔志實在其中蓋有氣則知言

持志俱能見功也○盛符升配義與道論云未養之氣氣也分乎理者也既養之氣氣卽心也合乎理者也○又云設使吾心徒有是理而無氣以配之將必寂守之爲枯槁冥索之爲空虛是則告子之治心而已矣設使吾身徒有是氣而無理以配之又必至於馳騫爲大鹵莽爲剛是則北宮黝孟施舍之養勇而已矣○道字蒙引朱子以統體言存疑以在物爲理言存疑較長○壬寅七月讀割烹章存疑乃知所謂在物爲理者卽是和順於道德之道也然則朱子蒙引存疑本同一說所謂以統體言者卽指在物爲理者也○順治丁酉浙江配義與道王遇鑿使徒言其量而不知天地所以藉氣之由與氣所以見功於天地之實則浩然者終不可窺○

因勉錄卷之三上
氣非浩然。則義與道。雖留於天地。而莫爲之助。則道義亦止在天地。而不在吾身。惟直養者。一端之道義。卽有全體之氣。以應之。故自有氣。而道義遂見。功於天地。氣非浩然。則義與道。雖載於吾心。而莫爲之輔。則道義亦隱於吾心。而奚裨事業。直養而無害者。一息之道義。皆有生平之氣。以貞之。故自有氣。而道義克廣。效於吾心。○又顧嘉墨。氣與道義。共進而有功於志。氣與道義。共進而藏用於心。
是集義所生者節。王聖俞曰。論養成之後。氣固配乎義。論始養之時。氣實生於義。故又曰。是集義所生者。○朱子曰。首二句。根上來的。是字與非字對。集字與襲字對。取字與生字對。此段大全似勝之。○賽合註曰。集義猶

云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此解甚明。新說集義云。者是集在義上。猶言卽乎人心之安也。不訓積善。義不在事。此說詭異。斷不可從。○徐岩泉曰。氣本完具於吾心。不待生也。此生字對僞字說。非吾心本無而忽然生出也。○王聖俞曰。生字取字。亦自分曉。生如自根生。幹自幹生。枝取則是強拿他來的。○冉永光曰。義襲而取。註云。只行一事。偶合於義。諸書有謂卽在行此一事上。襲取。有謂在行一二事後。襲取。看來卽在行此一事上。爲捷也。○愚按。二說當兼用爲是。○宋羽皇曰。襲是義在彼。而掩而據之。爭以爲名。執以取勝。認假爲真。亦是可生可死。可以服人。而神明終不自得也。○按宋說。不是依此說。則是以襲爲假託矣。○甲寅七月。

呂晚村曰。行字屬氣。有不慊於心。卽是不得於心。卽所謂氣壹則動志也。不說不合於義。而以不慊於心代之者。又因以起下文告子之外義耳。然此處且未重在心。只重義上。○又此節自則餒矣以上。雖有義內意。然却是賓。故行有不慊於心句。重在不慊於心。要見不可不慊於心也。我故曰以下。則又以義內爲主。而義以生氣之意。却補在言外。故其承上行有不慊於心說來也。反重在行上。見行之得失。係於心之慊否。而要求慊於心者。必須行皆合義也。○又曰。則餒矣。下過至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蒙引用夫心之慊否。係於義之得失。則義之非外昭昭矣。此卽註然則義豈在外哉一句意也。單承行有不慊於心六字來。存疑謂其遺了氣之充餒一

截。固是。然玩註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活然之氣一句。則氣之充餒意。自補在以其外之也。下原是無漏也。總之此節自則餒矣以上。是言氣之生必由於義。自我故曰以下。則言告子既不知義。則自不能養氣矣。○又我故曰三句。是推究出告子不求氣病根。非辨義內外也。○告子既不知義內。則無論其不求於氣也。卽使知求於氣。亦爲黜舍之守氣耳。豈所語於浩然哉。○吳因之曰。告子未嘗知義。此不重斥告子之非。只重吾人當以告子爲鑒。決不可以義爲外。而自懈其集義之功。亦猶下節舉宋人。只重當戒宋人。而自防其助長之害。語意一樣。

必有事焉而勿正節。沈無回曰。必字是承上文之詞。言

必也如是而後爲集義耳。若有事焉。上著一必字。卽是正助之病。○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長俱。就。行。事。上。說。心。勿忘。句。心字亦不重。言其心勿忘。其所有事。正欲就。行。事。上。著。力。也。時文重拈心字者。非。雙峯謂忘。便是不能持其志者。亦非。○時說又謂離事求心。便非聖學。故曰必有事焉。此說雖合於理。然本文事字。却非行事之事。只是以此爲事之意。乃虛字也。○其曰勿正者。聽氣之自生而不欲以心期之也。曰心勿忘者。惟知從事於集義養氣。而不欲獨任其心也。蓋此是言集義養氣。而非言持志也。○李毅侯曰。正則必忘。忘則必助。是一箇病痛。如告子平日不知集義。是忘。到臨時。義襲暴氣。却又助。○賽合註曰。助根正來。故下文只言助長之害。而

舍正之意在其中。宋人閔苗。便是正。握之便是助。天下句。借苗言氣。謂夫天下之養氣者。義未集而先以期必。氣未完而先以助長。求其不以助苗長者。而助氣蓋寡矣。此其心得無以助之。有益而無害。又得無以助之。猶愈於舍其所事。不知以爲無益云云。○呂晚村謂有事與忘相因。正與助長相因。若正與忘。忘與助。未嘗有相因之說。愚意說句句相因。亦得。說句句不相因。亦得。○說叢顧仲恭曰。正忘助三項人。俱是求於氣而失之者。若告子則深恐求氣之動。志而勿求之矣。世人強把告子扯入助長內。有何相干。○按此雖駁得是。然余前說頗精。○吳因之曰。趨視而苗已槁。言不待久也。已在趨上見槁之速意。○翼註曰。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指

養氣言。○張彥陵曰：不耘苗是忘也。○析疑曰：不耘苗亦是做過工夫的人，非無苗也。但不耘耳。○告子始也任心而不求氣，是不耘苗者也。既也任心而卒歸於任氣，則是助之長者也。但此處只重在助長一邊。○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存疑說雖明實，然淺說尤周密。○張彥陵曰：此害字正與直養無害害字相應。只就當下見之，不必說到任事上。○吳因之曰：孟子助長之戒，深造以道之說，便是繫辭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一段議論，聖賢說道理，說為學前後只是一派。○又曰：須知至大至剛四節，或言浩然之體段，或言養成之功用，或詳善養之功夫，只完箇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一句。○按此則至大至剛四節俱宜就孟子自家身上

說。

何謂知言節。吳因之曰：連舉詖淫邪遁者，見憑他千般說話，皆不能逃吾之鑑。○四書脉曰：詖淫雖偏見，猶依傍名理，及其陷溺既久，純是一片邪說，畧無依稀近似矣。○張彥陵曰：四言皆談道之言，四病皆見道之病，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非止以空言惑世，實欲主持世教，然毫釐之辯，若不從根原處討個分曉，世必以為確不可易之論，而見之行事，其為害不小矣。知之便有以息之，距之放之，使邪說者不得作，直是孟子承三聖作用。故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言之病皆由於心之失，則所重在心矣。然須知此處孟子之意，不是欲人守其心，乃是欲人求其理於心耳。若守其心，則即是告子之

勿求於心矣

宰我子貢節。直解曰：在宰我子貢兼不得德行。在冉子
閔子顏淵兼不得說辭。惟孔子則言語德行都兼有之。
○附蒙引曰：問善言德行是亦兼言語德行而有之乎。
曰：丑之學識粗淺，蓋以為只是善言德行而已，不能善
說辭也。以此當孟子之善養氣，若以理言則實是兼言
語德行。然公孫丑之見不及此也。○按蒙引原有二說。
此說雖似優，然玩下文具體而微句，則丑非見不及此
者也。故不敢從。曰：然則冉閔已兼有說辭矣。又曰：孔子
兼之何故？曰：丑之意以為冉閔顏子雖兼有說辭，然終
是德行多，故只以當孟子之善養氣耳。○賽合註曰：辭
命命字，即為命之命，不必分文辭命令。○張彥陵曰：以

辭命人，故謂之辭命。○吳因之曰：夫子既聖之言，非如
下節子貢真見孔子為聖，而以是稱之，只是說夫子勇
於自任如此，豈不既聖矣乎？故我於辭命則不能句，正
照孟子勇於自任意，不可輕看。註中兩自謂，要重看。○
四書脉曰：此是推尊孟子，勿云過於自任。○按二說不
同。睡菴為長，但丑之推尊亦非如子貢之真見，只因孟
子自任而因以推尊之耳。

惡是何言也節。翼註曰：即學不厭，見聖心之明通，即教
不倦，見聖心之公溥，不是由不厭不倦而造於仁智，亦
不是由仁智而後不厭不倦。○按翼註說得固好，然依
愚中庸自成章解，即作出仁智而後不厭倦，亦似不妨。
姑俟再定。○睡菴謂養氣得孔子之仁，知言得孔子之

智者非也。此仁智既分，貼教學則與他處作知行看者自稍別。安得以知言養氣貼之。

昔者竊聞之節。論語喟然章註明謂顏子已到大底地位了。此節註又謂其未廣大何也。曰論顏冉之詣皆可謂大矣。但未至於化則其所謂大者猶有盡也。故白文謂之微。而註以未廣大貼之耳。不可竟謂其未大也。姑舍是節。翼註曰姑舍是。是立志貴高取法貴上意。不可貶了諸賢。

伯夷伊尹何如節。翼註曰不同道且虛。下面是清和與時不同道。乃所願則學孔子。要與不動心相關。蓋仕止久速一聽於時。此心常如太虛而已。無一毫芥蒂。便是不動心源頭。○湛甘泉曰孟子生平得力全在知言養

氣而本之願學孔子。願字要看。大凡戰者得地利則勇自信。眺者登高阜則望自遠。故持學孔子之志者氣乃得所養。而游孔氏之門者誠淫邪遁自難為言也。學者未發此大願而察察然求言之知求氣之養者吾弗之知矣。○賽合註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句要渾融不要說三子不及孔子。碍下班字只說孔子之道。乃吾之道所願學者在此。若夷尹則與我不同道矣。是亦在所不處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節。若是班乎。與然則有同與俱從。皆古聖人來。後敢問其所以異。是從願學孔子來。○張彥陵曰未有孔子不是說凡民中未有孔子。自天地生人以來聖人不知有了多少。皆未有如孔子。○賽合註曰

未。有。孔。子。舍。下。宰。我。曰。三。節。意。在。此。當。以。道。德。事。功。入。講。○按。賽。合。註。最。是。蓋。此。處。說。得。虛。所。以。又。有。敢。問。其。所。以。異。一。問。○附。淺。說。曰。蓋。自。古。聖。人。有。行。造。其。極。而。不。足。以。兼。全。乎。衆。理。有。德。極。其。全。而。事。功。僅。止。於。一。時。其。道。德。之。全。事。功。之。盛。則。孔。子。一。人。而。已。○按。淺。說。便。說。得。實。了。

然。則。有。同。與。節。賽。合。註。曰。然。則。有。同。節。輕。輕。看。重。在。後。面。異。上。○吳。因。之。曰。得。百。里。二。段。是。形。容。德。之。盛。心。之。正。非。正。指。其。德。與。心。也。○張。彥。陵。曰。上。二。句。論。力。量。下。二。句。論。心。術。相。承。說。是。一。事。然。行。不。義。殺。不。辜。却。是。推。原。其。心。如。此。蔡。虛。齋。以。假。使。二。字。作。轉。語。最。妙。○徐。自。溟。曰。於。有。爲。處。見。有。王。之。德。於。不。爲。處。見。無。伯。之。心。○

德。之。盛。德。字。卽。大。學。明。德。之。德。以。其。爲。事。業。之。本。故。曰。根。本。心。之。正。心。字。卽。大。學。正。心。之。心。以。其。爲。明。德。之。一。節。故。曰。節。目。

敢。問。其。所。以。異。節。直。解。曰。丑。又。問。夷。尹。之。與。孔。子。其。根。本。節。目。之。同。則。旣。聞。之。矣。敢。問。孔。子。之。所。以。異。於。夷。尹。者。何。如。○四。書。脉。曰。敢。問。其。所。以。異。句。是。從。生。民。未。有。句。生。來。○洪。覺。山。曰。孔。子。與。三。聖。異。處。直。是。難。言。故。止。引。三。子。極。稱。夫。子。之。語。使。人。大。著。眼。目。自。思。得。之。○翼。註。曰。只。重。智。足。以。知。聖。人。下。句。反。言。意。輕。

以。予。觀。於。夫。子。節。大。全。辭。卓。菴。張。氏。曰。三。子。之。語。前。畧。後。詳。雖。同。爲。尊。聖。初。無。淺。深。而。孟。子。位。置。諸。語。實。有。互。相。發。之。意。夫。以。成。敗。論。人。無。不。軒。堯。輕。孔。宰。子。獨。謂。孔。

賢於堯舜。此見既定方可與論聖。故先宰予。然言出宰予。又無事實。將不免阿私之疑。至子貢差等百王。則事有據。而言有徵。故次子貢。然又恐人視聖太高不可學而至。惟推本於民。然後知孔子非有異於人。人自異於孔子耳。故以有若終之。

見其禮而知其政節。見其禮二句。朱子謂是大槩說。蒙引存疑。遂皆含孔子在內。殊不是。麟士得之。○翼註曰。政德與其人俱往。禮樂則流傳於後世者。禮以飾政。故見禮有煩簡。則政中之質文可知。樂以彰德。故聞樂有美疵。則德中之性反可知。○存疑謂凡人見於身者。禮度可觀。則設施之當人心亦可知也。但此語本意是指王者言最明。然則蒙引謂但其發於辭氣之間。音吐洪

亮而氣調和平。則其所存斷然可知亦然也。○存疑謂德須兼功說。極是。蓋依上節事功例也。蒙引疑此說殊不是。○看來德兼功說。而其意反重在功也。或卽以此德字指功及物者說亦高。○賽合註曰。重德政。不重禮樂。○吳因之曰。生民未有不重百王。賴之以傳。謂夫子斟酌其禮。剛定其樂。有以垂法萬世。不但如前王之德政。僅行一時而已。

豈惟民哉節。張彥陵曰。豈惟民哉。喚起合同類意。然說個類正甚。言其不類。○王聖俞曰。類以有生之初言。萃以有生之後言。○四書脉曰。出類以並生言。拔萃以並處言。拔萃是形容出類意。不是兩平語。出類云者。同得理以爲性。而獨能盡性。同得氣以爲形。而獨能踐形也。

拔萃云者在一鄉則高乎一鄉在一國高乎一國在天
下高乎天下也。○未有盛於孔子只依淺說云是出類
拔萃之尤者不必云出乎羣聖之類。拔乎羣聖之萃然
兼說似亦可。○吳因之曰謂未有盛於孔子者蓋其立
言垂訓爲後來準則使萬世而下得所依據以各踐其
形各盡其性凡後之踐形盡性以稱聖於天下者皆夫
子之功之所貽非特如羣聖之出類拔萃只了得一身
一時之事而已故以爲獨盛子貢德政盛於百王意亦
如此。○又曰三子論聖俱不直就孔子說必把堯舜百
王來形容者蓋不如此不足以見其事功之獨盛耳然
所謂事功不重紹述往聖之功全重垂憲萬世之功三
言皆當以此意體會要之此意孟子所謂生民未有中

已該得了但丑不悟而復問故如此申說明白耳。○菽
龍峰曰三子所言意指各別孟子備引之無非見其異
於夷尹而表已願學意不必泥某說事功某說道德○
以力假仁者霸章總旨翼註曰舊說上節言王霸感人
有誠僞下節言人之應之亦有誠僞也近見一說云下
節卽足上節之意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云云能不待
大乎以德服人者中心說而誠服也云云又何待大哉
此見甚高○按翼註後說卽蒙引之說也四書脉賽合
註說叢皆主之其所謂舊說者則存疑淺說皆主之當
以蒙引爲正
以力假仁者霸章 惟適張氏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字連
上爲句不可於者字一讀此是從成伯後推其所爲皆

假仁耳。若謂以力假仁，可以霸，則是教孫誨盜矣。語意離合間，便有天淵之隔。讀者不可不慎。○大全辯中洲金氏曰：王霸二字，是定其人品之誠偽，非論其王天下與霸天下之功業也。○張彥陵曰：仁指及人之澤言，所該亦廣。養民亦是仁，教民亦是仁，伐罪弔民亦是仁。霸王字定其人品，不作事業看。○翼註曰：仁字主事功說，德字在心，以德行仁，卽是以天德行王道也。○說叢曰：譬與引詩，總是申王者以德服人之意，非兩層語。仁則榮章總旨。張彥陵曰：按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榮辱之機，自人心之仁不仁決之，人心之仁不仁，又自閒暇時決之。孟子提醒世王處，全在及是時三字上。仁則榮節。張彥陵曰：仁不仁，就行事上看，榮辱就國勢

上看。榮卽人畏，辱卽人侮，兩則字便各含自求意。如惡之節。張彥陵曰：如惡之三字，極有力，正借他這點羞惡之心，去竦動他，貴德尊士，一直說。尊士卽是貴德。賢能便是士，賢位能職便是尊。○翼註曰：莫如字，直貫至政。刑註正君善俗脩政立事，且勿露出，蓋此卽下明政刑事也。○賽合註曰：位輔弼之位，職庶司之職。○彥陵曰：國家之事，一日二日萬幾，至廣如何得閒暇，謂之閒暇者，蓋指無敵國外患而言。○大全辯或曰：戰國所謂閒暇時，捨攘暫息，無敵國外患耳。說特盈保泰者，誤明政刑必須反其平日所爲，宜切戰國時勢言。○須知及是時，不特閒暇時方有，卽貴德尊士內，亦何嘗無。迨天之未陰雨節。張彥陵曰：迨字，正與及字應。○翼註

曰知道是知治國之道。但意在下二句。且慢說。○又曰。能治其國家。要見未然之防意。方與詩應。

今國家閒暇節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兩節。張彥陵曰。以其防於未雨。所以得福。以其怠於閒暇。所以得禍。可以明自己求之說。○吳因之曰。講自己求。須切未雨閒暇意。乃是若泛泛說。個自己求。便非旨。○魏莊渠曰。人之禍福。定於有生之初。合下稟得福厚的。因為惡減了些分數。稟得福薄的。因為善增了些分數。皆不可知。又氣化有盛衰。彼小人有僥倖獲福而免禍者。此特一時之變。久之必復其常。古語云。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諺云。天有記性。無急性。其言皆是至理。○人莫不以顏子之貧。天而疑其福

之薄。然安知其非增至於此。莫不以盜跖之壽。終而疑其福之厚。然安知其非減至於此。

尊賢使能章總旨。張彥陵曰。五悅字與願字相照。願字生於悅字來。王道以得人心為本。曰悅曰願。皆是得其心也。

尊賢使能五節。正德庚午程文云。眾賢之中。有俊傑焉。乃德之異者也。眾能之中。有俊傑焉。乃才之異者也。○四書脉曰。悅與願。皆以心言。未便立其朝。○張彥陵曰。市是統言。塵是市中列肆。故曰市宅。官為之者。○沈無回曰。言塵而不征。則法在內。言法而不塵。則不征在內。○彥陵又曰。問市一耳。塵與法何以異。王荊公曰。制商賈者。惡其盛。盛則人去。本者眾。又惡其衰。衰則貨不通。

故制法以權之。稍盛則廛而不征。已衰則法而不廛。○此說與蒙引不同。似亦可兼用。○治市之術。有抑有勸。廛與法。抑之之術也。不征不廛。勸之之術也。首句是於其盛時而勸且抑也。次句是於其衰時而勸且抑也。合二句看。則是權其盛衰而爲勸且抑也。不可謂盛時專主抑。衰時專主勸。○王麟洲曰。大都只要說得聖人不得已立市廛關津之心事明曉。蓋先王節用愛人。自助法公田外。其餘不欲分毫擾於民。若得天下百姓務本力穡。諸法可盡廢。今不得已些須取而摧抑之。只念念在百姓身上。何曾攬入一分封殖自家意思。○丘月林曰。就市中交易言。故曰商。就市中居處言。故曰民。○論來廛而不征之廛。承上市字來。則專指後市之廛。廛無

夫里之布之廛。則兼指左右各三區及後市之廛。於義爲安。然集註於第五節。不別解廛義。亦槩指爲市宅。何也。看來集註於第五節廛字。亦欲作後市之廛看。不兼左右三區言。大抵左右三區之廛。不過是農夫在邑之里。與夫百工營作之所。及商賈居停積貯之處耳。戰國雖重斂。未必槩責以夫里之布。惟後市之廛。乃商賈交易之所。利之所在。故當時因而重斂之耳。集註定爲市宅。不爲無見。存疑得之。蒙引謂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所謂願受一廛而爲氓者。此是廛無夫里之廛。後市之廛。是廛而不征之廛。而疑朱註之無分別。乃回護之曰。雖均爲市宅。但彼是商之市宅。此是民之市宅。夫左右三區之廛。可以謂之市宅乎。亦附會矣。○附翼註曰。五

節塵字有兩說。一說依許行願受一塵而為氓例。作農夫之市宅。所謂二畝半在邑者也。一說依上文例。作商之市宅。似前說勝。○按依存疑。則是後說勝也。○附蒙引曰。夫里之征。先王設此。本以罰游惰之民。非常賦之制也。如市宅之民。已賦其塵。猶為常制。今既塵之。又令出夫里之布。不以為罰。乃以為賦。○又曰。所謂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是惟正之供者。常法也。此所謂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却是先王所設以警游惰之法。非常制也。後之暴君汙吏。乃承之以為常制之名色。遂使民不聊生。○按依存疑說。則雖戰國時。此法亦止行之於商。則仍以為罰而非常制也。○楊升菴曰。氓字從亡。從民。流亡之民也。○此

說自用脩始。集註並無此解。麟士以孫疏野人之解為非得之矣。而亦主用脩此說。則誤也。○沈無回曰。市塵等。在先王之世。不過常政。戰國行之。便是創觀。信能行此五者節。張彥陵曰。信能二字重看。謂實實落落能行。不從虛文粉飾。惟信可以動人。民字包士農商旅。仰之若父母。從上五願字生來。天吏專以征伐言。○張賓王曰。對民而言則曰父母。對天而言則曰吏。民之父母。天之吏也。○翼註曰。天吏依註兼廢興存亡說。而側重廢亡邊。如云其有所扶而興存之者。固所以奉天命德之意。其有所伐而廢亡之者。亦所以奉天討罪之意。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節。張彥陵曰。曰人。則無古今爾我。

曰皆則無彼此異同。曰有則非本無加益。○翼註曰：不徒曰不忍之心，而必加一人字者，同類尤相親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節。李衷一曰：看一個斯字，何等迅捷，何等快便，何煩思量，何有停待，就是下文之怵惕惻隱，其不期然而然，火始然，泉始達，其自然而不容不然，亦是此斯的氣勢。○又曰：以不忍人之心二句，只疊上文說下。○註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此推字與下文擴充意不同，此是以由心而達之政言，下文擴充是以一端而達之全體言。○註似缺擴充一邊者，蓋存焉者寡，即是不能擴充意。○運掌句，翼註四書脈賽合註，俱云不作效說，看來此句非效而何，但其所以說此效者，乃是言此皆有之心，卽所以運天下於掌上，而天下運掌

之治，不過滿吾皆有之心，非徒鋪張先王之效也。此節總不重在先王上。○蒙引謂註政事二字，眾人皆有，不是蓋此章既爲諸侯發，則不必如此說矣。○大全辯少原，余氏曰：治天下大作用，只就不忍一念運旋出來，運掌不重易治，正形容不忍之心，包天地民物，旁皇周浹，充足有餘，不可不擴充意。○按此節似與言必稱堯舜句一樣。戊午五月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節。張彥陵曰：今人乍見一句，字字有意，而尤妙在乍見二字，蓋惟卒然而感，正是本心發見處，若既見之後，稍涉安排商量，便非本心矣。曰：今人正見不忍之心，非先王所獨有。○萬曆丙午江西傅元範所以謂人至怵惕惻隱之心，墨曰：吾嘗驗

之且書之。牯反覆而不可執。以此觀心。且倍徒而無算者也。吾卽驗之。平日之復。又隱約而不自持。以此觀心。是剝復而難明者也。則何以謂皆有哉。其乍見孺子入井乎。○石竹林曰。石中有火。擊之乃見。今人乍見孺子入井。莫不有怵惕惻隱之心。孟子特於石火見處點之。欲人因所擊之火。悟火在石中。不擊亦有。○胡敬齋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則滿身都是心。如刺著便痛。非心而何。然知痛是人心。惻隱是道心。○季彭山曰。內交等本不是惡。但從軀殼上起念。則已雜人欲之私矣。由是觀之。節。焦漪園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不忍之別名。不是有四個心。○季彭山曰。天地之心。只有一個生物。此心恥未合宜。便能羞惡。懼有過分。便能辭讓。虛

靈不昧。自能分別是非。故因論惻隱而併及之。○翼註曰。非人也不是說名。雖爲人而實無異禽獸意。只是決言其必有與可離非道也。一例。○張彥陵曰。只重在情上。蓋原情爲性之所自出。非因情以著性之本體。而遂重性也。○須知與告子篇不同。

惻隱之心節。袁七澤曰。如何說惻隱等是仁義禮智之端乎。曰。見人影則知有人。見鳥影則知有鳥。見山中響則知有泉。見瓦縫烟則知有火。仁義禮智是性體。非知可知。非識可識。惟於發用處見得耳。故曰端。○湖南講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就是那仁義禮智的端。此不是把情來證性。端者端倪之謂。此心乍見時方有。豈不乍見時便無。言此乃是端倪。見端可以知委。定有個全體。

在內連下文擴充意已寓於此
人之有是四端也節 附說叢袁七澤曰四端就與四體
一般誰人不信自己有四體者誰人以有四體為奇特
事者奈何不信自己有四端奈何以有四端為奇特事哉
說到此尚恐人信不及又以賊身賊君惡名激他若不
信四端皆有便是這般人了可不懼哉○按依此則此
節全是結上文必有意了淺說賽合註似長○賽合註
曰首二句結上文必有意以起下文自賊賊君與下節
當擴充意自賊與賊君語意重在自賊邊謂其君二句
帶看

凡有四端於我者節 劉上玉纂語類曰誠使凡有此四
端於我者不甘自賊察識此心知道如乍見孺子而惻

隱只是一件事仁之端只是仁萌芽處如羞惡辭讓是
非只是義禮智之萌芽處要從此推廣充滿得自家本
然之量不特是孺子入井便恁地其他事皆要恁地如
羞惡辭讓是非不特於一件事上恁地要事事皆然則
此道漸漸生長便不能自己若火之始然便不可遏泉
之始達便涓涓流而不息此知擴而充之機勢也○末
節知字口氣連下是知去擴充存疑得之淺說將此知
字當察識着不是蓋察識者只是察識其端又在此知
字前劉上玉所纂語類頗明○按語類曰今有一種人
雖然知得又道是這個也無妨如知這事做得不是得
人憎面前也是皇恐識得可羞又却不能改如今人受
人之物既知是不當受便不受可也心裡又要却說是

我且受去莫管。這便是不能充。此條似知而不能行。然却說是不能充者。蓋就萬事上論。則一事然而他事不必然。是不能充。就一事上論。則初念然而繼念未必然。亦是不能充。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章總旨。賽合註曰。擇術莫如爲仁。爲仁決當由己。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節。翼註曰。首節是破降才爾。殊之說。蓋觀矢函巫匠。非人品有高下。而心之慈忍頓異。可見心非無定。惟以習移也。○又曰。術字承矢函巫匠而推廣之。凡人所肄習皆術也。不止曲藝。○又曰。不可不慎。言當就其全。吾仁者去其累。我仁者。○徐自溟曰。勿以習爲性。勿以術移心。孔孟吃緊爲人。只是一意。○

巢睫子曰。治術不慎。則其心便不顧殺天下學術不慎。則其心便不顧殺後世。○四書脉曰。慎於擇術。是要處仁。不使不仁間雜之也。下節乃明所以當擇仁而處之意。

里仁爲美節。吳因之曰。是不智。要見不智在不仁之前。與下文不仁不智在不仁之後者不同。然不智雖在不仁前。却非推原口氣。言由莫之禦而不仁。可知胸中是非之明昧。決擇之見淆。惟不知其爲尊爵。故舍焉而勿尊也。惟不知其爲安宅。故曠焉而勿居也。豈非不智之甚乎。此節只言仁道之大。而不可不爲。至下節方論到榮辱。然總之爲莫如爲仁。張本。○翼註曰。註云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先字猶云第一件也。非先後之先。○按

翼註最妥。了凡駁註云：天命之性一齊稟受，豈有先付以仁而萬善在後之理？蒙引則取小註有是心，斯有是形之說，而謂不是。得仁在義，禮智之先俱未妥。不仁不智節，吳因之曰：朱子曰：四端迭為賓主。○張彥陵曰：仁義禮智有則俱有，無則俱無。○倪伯昭曰：業已擇不處仁，以致為人所役，而又引以為恥，與恥為弓矢者何異？只甚言恥必無益。如恥之節，吳因之曰：莫如者兩相比較，而見其不若為仁。正孟子為人擇術處。仁者如射節，翼註曰：射者始而正己，既而求己，皆由己不由人之意。○又曰：由己與慎術亦相應，蓋術者己所自擇，人莫之禦。○註引由己不由人之言，乃是釋所以

正己反己之故，非正訓也。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章總旨。吳因之曰：聖賢樂善，無有窮盡，只管高向上去。此處雖不可太分別大小，然由由而進之，禹禹而進之，舜語意自是如此。若只平看，便不見得愈進愈無窮意。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三節。楊慈湖曰：人有過，旁人覺知者衆，然不敢言者，慮其意逆也。學者能使人無以意逆憚吾，則庶乎善矣。○直解曰：子路之喜，猶見不善之在己，未能忘己。禹之拜，猶見善之在人，未能忘人。○吳因之曰：大抵由禹樂善與舜樂善，亦無甚異，但由禹多了人已一層意見，大舜全抹倒這意見，此便是大小之別。看此三節，全將此意理會，乃是且如兩下人子俱餽食。

於父母其一則曰我的東西送與父母其一則曰與父母便了初不認作我的東西是我送的就此兩邊對較則不認作我的東西者真是父母一體之愛油然而容間渾然無二孝子之至也此舜之與善所以爲尤大○翼註曰過至大舜有大焉須先贊由禹樂善已不可及了乃大舜有大焉不可先貶由禹○朱子小註謂拜是容貌間未見得行不行若舜則真見於行事處此恐未然舜禹之別只在人已之見上不在行不行上○推舜善與人同之心其已未善也。只知有未善之當舍而善之當從而已。不知未善之在己與夫善之當有於己也。使其猶有己之見存焉則安能舍之如是也。其人有善也。只知有善之當取而已。不知善之在人也。使其猶有

人之見存焉則安能樂取如是也。不可但云不自滿假若但云不自滿假則與由禹何異哉。但其見己有未善則亦不自滿假之心而已。朱子小註及蒙引俱得之。但猶未甚明暢。予故因其說而暢之。○賽合註曰舍己二句正講善與人同。註解兩平而以爲同善之目。目條件也是把二句作二件看。然意亦交互。上句是以己從人下句是取人爲己。故下文只承取諸人爲善亦盡兩句之意。朱註亦自有見。新說病之亦欠體認。○姚承菴曰舍己樂取亦是旁人看聖人見其如此。若聖人與善爲一方忘乎其從也。安知其舍忘乎其舍也。又安知其取○樂取內。可想見舜之心至精至一至虛至實相遇以天相通以性。王申。○附湖南講曰舍己是無我相。從人

因勉錄卷之三十一
是無人相。然我相人相雖空，若不空事相，所取也不免有碍。舜則自耕稼陶漁，做工作，以至爲帝治天下，那一樣不是取於人的。此不是論窮通，要在事上看。○按此與舊說以境言者不同。

取諸人以爲善節。吳因之曰：與人爲善，不是天下有意爲善，以求取於舜，只是囿於懽忻鼓舞之內者。陶鎔漸染，不覺意氣踴躍耳。始而樂取諸人，舜忘人也。終而與人爲善，則人亦相忘於舜矣。人已兩忘，樂之至也。同之極也。故曰莫大。○如此說亦不妨。若說善與人同，卽兼與人爲善意，則不通矣。○因之又曰：凡樂不足以鼓舞人者，亦其樂之未至也。其曰與人爲善，只假此以深著其樂取，乃虛活形容之辭。○莫大雖與大舜有大焉相

應然。一是說取人之大，一是說與人之大，不可於第三節大字內，卽兼與人爲善意。○直解曰：天下有善的，以見取爲榮，自然益勵於善。天下有未善的，以不見取爲恥，也都勉而爲善，是乃助人之爲善者也。○按直解說助善意淺，因之說得深。然看來似可兼用。蓋聖化之及人，亦必有淺深也。○杜靜臺曰：兩個大字，一就裕於己說，一就及於人說，惟其裕於己者大，故其及於人者大。則下面大字實從上面大字生來。○翼註曰：君子作聖人看。

伯夷非其君不事章總旨。賽合註曰：此章見君子不爲一偏之學。○姚元素曰：夷以世不足與而明絕之，惠以世不足較而姑置之，皆持一點遺世之心。如世道何學

者須識孔孟濟時行道之心始得
伯夷非其君不事節。 賽合註曰。不受也者。二句。原其不受之故。亦結得上三段意思。蓋視之爲非君。目之爲惡人之朝等之爲塗炭之說也。○按不受也者。二句。只結得末段。但不屑二字。意則上三段內俱有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節。 陶石菴曰。凡人情事。汙君爲小官。不滿其所願。却便不肯展發。已能若下惠。則惟知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而已。此在別處是介。若此章只見得是和。○項仲昭曰。惠蓋謂世俗昏蒙。而直道不足以投其好。無怪其遺且阨。故遺阨於唐虞三代之朝。則可恥。遺阨於春秋之季。則宜也。不必怨。不必憫也。○徐玄扈曰。爾爲爾。我爲我。如許分別。故見得人不能挽。所以能和。

若只漫無分別。放身自隨。是箇同流合汙之人。安得謂聖。○張彥陵曰。由由與偕。數句。雖槩自處衆言。然當時之所以不羞不卑不怨不憫。正是此意。○麟士謂此條總形容其和不形容其介。諸家說頗謬。愚謂進不隱賢。至不憫。非說介而何。所謂不自失者。亦介也。爾焉能挽我哉。內亦含介意。但其意則重在和不重在介。口氣若謂惠之意以爲我之和。固無妨於我之介也。何勿和也。
伯夷隘節。 翼註曰。不恭難體認。蓋他外雖偕。其心則謂世爲昏濁。不可責以禮法。分明有玩弄一世意思。○隘不恭。不但以迹論其心。固如此。○有謂夷惠之隘不恭。隨其所遇之時而不得已也。夫苟不得已。則何不如孔子乎。此皆欲回護二子。不知正不必回護也。○青岩逸

叟曰君子借夷以激世可借惠以渾世可寓意夷惠之中以爲世用可游神夷惠之外以爲世轉亦可總之他用他法我用我法此正發明願學意○陳伯玉曰君子暗照孔子君子不由與孔子自異逸民同意此章大旨非論夷惠所以發願學之意○蒙引由其清不由其隘之說存疑非之極是蓋謂由其清不由其隘則清和乃君子所由矣何以又云願學孔子也若改云由其清之得處不由其清之隘處便不妨○然由其清之得處亦是百世之師章意非此章正意也此章只重願學孔子之意玩註自見○大全朱子謂孟子恐人以隘爲清以不恭爲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亦似有蒙引之病○大全辯嘉善陳氏曰時中之聖惡惡未嘗不嚴顧

其惡也乃矜憫之伯夷則直惡之而已若將浼焉惻怛微而潔已勝也不磷不緇明示入羣不亂之意亦與焉能浼我相似顧其入也乃欲從而變化之柳下則夷猶玩忽之而已不必孳孳於成物蓋皆於萬物一體有未至處是故清和二聖殊病同根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之四

公孫丑下

天時不如地利章總旨 張彥陵曰全章總欲人君固結
民心。意特借用兵之事以明之。

天時不如地利節 翼註曰天時地利總不如人和。疊下
重人和上。○又曰兩不如。但在用兵時較量。天時以攻
者驗之。地利以守者驗之。亦偶舉一邊而言。○賽合註
曰不如。要含蓄講。若說得實。則不消下二段說話。○註
孤虛二字。大全蔡氏及仁山金氏俱就支干上看出。雙
峰饒氏則就五行上看出。看來似可兼用。○仁山謂如
甲子旬則戌亥為孤。午未為虛。午未二字疑是辰巳之
誤。觀蔡氏一條可見。○符堅伐晉羣臣曰歲鎮在吳。伐

之必有天殃符堅果亡然堅伐燕亦犯歲而克者蓋堅
協衆情而伐燕違衆議而伐晉也。卽曰堅雖滅燕而燕
慕容垂復興可見歲星之果不可犯也。然漢高入關之
年歲在東井井秦分也。而秦見滅何哉。蓋秦爲無道歲
星不能爲福而反爲禍也。然則越得歲而吳伐之卒爲
所滅者亦非獨天時之不利也。越無罪吳無德故耳。信
乎天時之不如地利也矣。右輯
蒙引

三里之城節

城非不高也節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節。愚按故曰域民節。是言人
和。以天下之所順節。是言天時地利之不如人和。○徐
儆茲曰。此條極言人和之當得。不是推人和在於得道。

蓋章旨說要人和處已含得道意。人豈無道而能和者。
觀故曰二字。是承接之詞。不是推原之詞也。○翼註曰。
域民三句。非申地利。只以引起人和之不易得耳。○淺
說以存心以仁。制事以義。貼得道。○翼註曰。多助之至
不過就其多助而極言之耳。非又出多助外也。○張彥
陵曰。天下順之。卽是多助之至。只見得人心悅服。若作
民歸說。便碍下文。

以天下之所順節。張彥陵曰。以天下之所順。不是率天
下所順之民。乃指自家言。以我爲天下之所順。攻彼爲
親戚所畔的。則戰自必勝矣。

孟子將朝王章總旨。張彥陵曰。此章大旨。欲以道德佐
其君。先以道德自重。而警齊王召己之非。通章重在不

可召上。湯霍林曰：孟子此章辭若激烈，然其自重處，都是敬君。蓋人君富貴已極，人臣更無可尊崇他處，直須把我仁義輔他，做個堯舜的君，方謂敬之極。以富貴對仁義，以爵對齒德，非是抵當他的話頭，正見得爵在王亦須要我仁義之士輔世長民，纔能做到堯舜。如何反來慢我？要知孟子是敬王之意，不是傲王。○吳因之曰：通章是托疾以辭，而又欲自表其辭召之意。其立言根子，只在以賓師自處上來。朱註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數句要看。

孟子將朝王兩節。吳因之曰：孟仲子之對，孟子所極惡他的。在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二句，若趨造於朝及請

必無歸而造於朝等語，孟子只是不理他便了。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節。翼註曰：不得已，非逼於所。要蓋要字，只是迎而告之，非強而迫之也。蓋辭疾而出，弔本欲王知其非疾，今為仲子權辭所晦，縱不朝徑歸。齊王亦不知其疾，而無由警悟之矣。之景丑氏宿亦主悟王說。○張彥陵曰：內則二句，須重君臣邊，方是景子本意。○四書脉曰：君臣主敬，又重臣敬君邊。○賽合註曰：父子非無敬也，而所主在恩；君臣非無恩也，而所主在做。○吳因之曰：未見所以敬王，景丑原指不應召，孟子亦曉得他之所指，但彼尚未明露出，故佯為不知也。者而姑以非堯舜之道不陳應之，此猶非通章喫緊要處。○張彥陵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作句是齊人心上。

如此鄙薄其君也。云爾二字讀斷。如云這等說起來。則不敬莫大乎是。○徐敞弦曰。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是下之人不敢。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是上之人不敢。上不敢召。下不敢陳。此正是君臣主敬。○註敬之大敬之小。輔氏以心與貌分貼大小。看來大小二字內。似俱兼得心貌。姑俟再定。○總註恭敬。亦似不必如陳氏分內外。只似互言。否非此之謂也。節。張彥陵曰。引禮重不俟駕句。正明未見敬王意。豈謂是與節。四書脉曰。晉楚之富富字。該爵在內。○翼註曰。仁義富爵。還主仁不啻富義。不啻爵說。不但僅僅相當而已。○張彥陵曰。是或一道。不是疑詞。實作自申。

之道看。○吳因之曰。天下有達尊三一段。雖是推曾子之意。却就是說自家了。不消更端起話。故下就接以惡得云云。○朝廷三句。只推明各成其尊。無隨在致隆之意。若曰各不相值。始成其尊。則非達尊矣。○輔世長民。在事功說。輔世輔翼世道。長民長育生民。○附賽合註曰。惡得有其一二句。朱註解云。今齊王但有其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此解何等明白。奈何學者全不體認。都說天下三達尊。齒德二者皆在我。齊王但有其爵耳。烏得以其一而慢我之二哉。非孟子語意。孟子語意。只據三達尊論道理。而齊王之不可召。已自見於言表耳。○按此與蒙存淺說稍異。此似繙藉。姑俟再定。○吳因之曰。景丑責孟子不應召。孟子不說已不當應召。只

因勉錄卷之四下
四
詳明齊王不可召己而我之不當應召無待言矣。此處正好得賓師意出。若非賓師縱有齒德敢與爵抗乎。縱不為管仲何獨不可召乎。

故將大有為之君節。吳因之曰。不直曰不召之臣。而曰有所不召之臣者。見大有為之君。其馭臣下。雖不是泛然不召。若有所不可召者。則必不敢召致之。此正孟子用字斟酌處。○張彥陵曰。尊則崇奉欽承。事事遵依。不敢攙以己見也。樂則欣慕愛樂。念念殷勤。不厭煩。不苦難也。○胡致堂曰。士之不待君之求。而登門自獻。豈所以養其君尊德樂道之心。而望之以大有為之功。可見士必欲君之就見者。正欲成就其君處。○吳因之曰。其尊德樂道二句。雖是說賢士自重。語意仍歸重在賢君。

身上言尊德樂道不如此。賢士猶以君為不足有為而不肯來輔了。為君者豈得少自驕慢。焉得有謀而不就乎。

故湯之於伊尹兩節。張彥陵曰。學而後臣。非是截然先後。只是所重在學。把他做第一件。而以委任繼之也。學字正與教字對看。

湯之於伊尹節。翼註曰。管仲且猶不可召。主桓公不召管仲。上○又曰。此章重君不可召臣。故不召伊管俱重君言。此是正脉。○徐岩泉曰。孟子既引了成湯與桓公。伊尹與管仲恐落了自己地步。至此却又別出王伯之佐。見已非管仲之比。又以終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之意。而管仲不失為齊人矣。嚴哉。○管登之曰。古者

天子不召師。孟子游事齊宣。蓋以師道自處。視孔子之歷聘諸侯。載贄以求見者。則進一格矣。蓋戰國時。德固衰於春秋。而不召師之氣。似復振。何也。曰。此非匹夫之師道尊。乃萬乘之偽節昭也。七雄之中。以折節下士。致萬乘者四。其餘亦畏游說之口。慕下士之風。而效尤之智者。睹未萌。便知秦後。尊君卑臣。有君無師之漸。從此起矣。而孟子正當其世。欲存古者師臣之餼羊。以振洙泗一脉。夫處臣道者。必以事君盡禮為恭。而翼飛龍之統。處師道者。或以重道忘勢示節。而冒亢龍之嫌。此非孔子之不幸。乃孟子之不幸也。登之又謂諸侯而至於畏士。則坑士。嫚士者。必相繼而至矣。與此條一意。前日於齊章。按此章主全為齊發者偏。○張彥陵曰。故

為兵餽。非薛君語。是孟子叙事之辭。○說叢曰。按未有處。全重自家說。不重他人。蓋小人儘有貨利來交。假托名義者。若只靠他有辭。便墮小人之計矣。此不可不知。孟子之平陸章總旨。張彥陵曰。此章與士師不能治士章。一個機軸。提醒他使臣不諉其罪於君。君不諉其罪於臣。然後其言可入也。

孟子之平陸節。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三節。張彥陵曰。前一節諷距心處。見責不容辭。非諷之去。後一節諷齊王處。直欲其行興發之大政。以濟溝壑流離之民。非徒博罪己之一言而已。惜乎無改悔之實。孟子望齊之意。孤矣。○說叢曰。此亦驅迫人良心。使不得不動處。所謂性善宗旨也。

孟子於人不動者。則挑之使動。如見牛王之臣。及此章之類。不一而足。但其人能動而不能知。以擴充之。故卒至於不足。以事父母耳。○徐倣茲曰。當時宋神宗行新法。何等嚴切。鮮于侁上。不書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人以為難。邵雍亦謂賢者所當盡力之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以此觀之。為政不可拘於法。而一諉之。不得為也。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若一切諉之於不得為。則君亦何賴於爾。民亦何賴於爾哉。子之辭靈而請士師似也。章。賽合註曰。上二節。蜚蜚感孟子之誠。因可以去而去。下二節。孟子因或人之譏。明可以久而久。見守官守道之不同。守官去就。聽命於官。守道進退。聽命於道。○又曰。辭靈丘。非辭尊居卑。○翼

註曰。進退二字活看。不退便進也。

孟子為卿於齊節。南軒謂齊王不欲以使事煩孟子。而使驩治之。若即以。大註有司指驩。固不是矣。即依蒙引。謂其各自為說。非以有司解驩。然此說亦非也。蓋凡出使者。有正使。必有副使。此是常例。非齊王為孟子創設也。○張彥陵曰。反字中兼往字意。○翼註曰。與之同使。不惡也。不與之言。嚴也。○成玉絃曰。言亦何不可。但小人窺君子。未不自言始者。故孟子慎之。

齊卿之位節。輔氏謂若事有不治。則亦須與驩言。此亦孔子與陽貨言之意也。蓋孔子之與貨言也。是與塗人言也。非與貨言也。孟子之與驩言也。是與輔行者言也。非與驩言也。○程竹山曰。弔公行之不言。不私言也。故

謂不當言而斷於理。弔滕之不言，不公言也。故謂不必言而斷於事，總來都是托辭。○王陽明曰：聖賢待人，亦有時而委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已為君子，而使人為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孔孟於羣小，渾然不露圭角者，正是不使他為小人耳。此所以為仁聖哉。

孟子自齊葬於魯章總旨。○張彥陵曰：當時墨氏教興，世風趨薄，葬親之禮，或多不循其制，木若以美然，疑其過厚而徒為觀美，隱然有惜物儉親之意。不知人子無窮的念頭，特借此以少伸其萬一耳。須知此心原無盡時然後二字，極有意味。說到盡於人心處，則凡可以用情者，宜無不為之矣。古者四節段段破他太美之疑，意都重在盡心上。

孟子自齊葬於魯節。翼註曰：止於嬴，勿作觀望說。只是回顧丘墓，餘哀未忘，不能遽前意。○註以董治解敦字，麟士引詩王事敦我來証。按詩註敦猶投擲也。如此則與上文使字有碍，愚意此句是使虞分派匠事之意。如此則與註董治及詩註俱合矣。

古者棺槨無度節。翼註曰：人心是人子之心，非他人之心。不得不可以為悅節。四書脉曰：何為為字，要分曉。言為無財耶，抑為不得耶。

且比化者兩節。張彥陵曰：人皆欲自盡此心，而吾獨不以此為悽乎對人而言之曰獨，與吾何不然相應。沈同以其私問曰章總旨。張彥陵曰：此章當以天字為

主燕之私授受是不奉天命齊之擅征伐是不奉天討。非堯舜而揖遜故召齊之師非湯武而征誅故致燕之畔。孟子說燕罪可伐又說齊非伐燕之人未嘗輕貸燕亦未嘗輕與齊此處要識得聖賢大公之心。

沈同以其私問曰兩節。上節註只以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爲說張說雖非註意然自不相妨蓋以下節天吏照看也翼註四書脉皆從之。○伐燕考見前齊人伐燕章燕人畔章總旨。張彥陵曰齊之伐燕所謂乘人之危不仁致人之畔不智王之慚於孟子此正愧心之萌陳賈乃逢其惡舉周公來比不知公與叔係兄弟至親便有不。容逆料其畔的心腸若齊王之與燕人則不可同年而語矣。隱隱照見公之過是宜有的齊王之過是不宜

有的。又安得援周公爲解。○下文賈之所解只在不智以王之所慚在不智也。何以知王之所慚在不智以其慚於既叛之後而知之也。

燕人畔兩節。賽合註曰賈之言雖並提仁智其意重不智一邊蓋緣當時議王併燕爲不智賈以齊當取燕之時豈知今日燕人之畔亦如周公使管叔之時豈知後來以殷畔乎。○吳因之曰孰仁且智且字與養氣章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且字不同既聖處且字是仁智並說此處仁且智則倒重智上下面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亦只要形起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句周公知其將叛而使之與亦只相形引出不知也。句陳賈主意全認定不知一邊蓋欲以周公不知而使管叔解釋齊王不知而

取燕耳。○又曰。仁智周公未之盡。句。要以不智為主。說况於王乎。句。亦須重不智一邊。乃是論齊事本旨。見而解之。言請見孟子。而以周公事為王解之也。
見孟子問曰節。四書脉曰。不知也。勿云誤使之。只云事變叵測。雖周公亦不知其將畔也。有過指不智。且字見公。且然下於公者可知。○賽合註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便有他人之過則不宜意。○蒙引謂不智是過。若不仁則不止於過也。此說亦甚拘。○此章論周公事。專以使管叔說。不必牽誅管叔說。大全有論誅管叔一段。當刪。
且古之君子節。翼註曰。古之君子。泛說。不指周公。末段人皆見之。固不肯為之辭。更也。人皆仰之。又不必為之

辭。如此云與下面有情。

孟子致為臣而歸章總旨。翼註曰。首二節婉答齊王。見行道之心也。下面深拒時子。見守道之義也。○張彥陵曰。全旨重市利二字看。齊王留之之詞。與處之之法。全無好賢實用。只以利留孟子。而時子陳子俱不悟其非。君臣師弟之間。有市心矣。故孟子詳以利之一字曉之。而道之行不行。俱置不論。○說叢曰。孟子之久於齊。為行道也。道不合而去。王果欲留之。當盡改前日之非。而盡尊德樂道之誠。孟子未必不止也。繼見之言。詞氣緩懈。卽中國矜式。亦全是顧恤自家體面。賢者豈為是區區之祿。羈縻不去。持祿位以籠絡天下士。是戰國時君之陋習。故孟子不把義之精處與他說。只粗粗說個不

欲富。使其志不削。此其所以不可留之故。却不說出。孟子致為臣而歸兩節。四書昧曰。不敢請者。恐有干進之嫌。見無枉道之意。固所願者。出於愛君之誠。見有行道之心。兩句俱承繼見來。

他日王謂時子曰節。按存疑謂他日王謂時子見孟子欲去時。齊王不曾留。一時去未成。到他日齊王見其未去而為此留也。其留之不誠亦可見矣。不能行其道而欲留之為矜式。義既無謂。况又不誠乎。此說非也。前此不留。他日留之。安知其非自悔自艾。而謂其不誠乎。但觀其詞。絕無悔過不安之意。則可知其不誠耳。不必在他日字上穿鑿也。○吳因之曰。齊王中國而授孟子室。如此等類。皆非出自本心。正所謂恭敬而無實。故孟子

拒而不受。程註實非欲尊孟子。實字當重。○按因之謂開口便說繼此得見。是顯然聽其去。至其託時子之留。亦見他遷延不去。故又謬為此說。亦不必如此深文。程子既謂其未為不可矣。蓋齊王所以不具者。謂其以利留孟子也。若如此種議論。則仍在利上較量了。問不以利者如之何。曰。只依中國數語而加之誠心。即非利矣。苟無誠心。雖加諸上位。猶然利之也。利與非利。在毫末之際耳。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節。按或云。時子知王留賢之意不誠。欲傳命不可。欲不傳命不可。故姑因陳子達之。以塞責。則看得時子是奸滑之人。徐中楫云。欲其言之易入而早圖之也。則看得時子只是一個庸碌之人。皆

從所以因陳子處看出。然庸碌之說。平正可從。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節。賽合註曰。我雖欲富。亦不爲也。而况本非欲富者耶。如之何其可復留也。不可留而留。是不得於十萬。而又求得於萬鍾。此輩斷之爲季孫之。所以譏子叔疑也。○按淺說謂註中又有難顯言者一句。不粘著義。不可以復留一句意。故下一個又字。若是道不行而義不可留。則顯言之亦何妨。此條甚拘。異哉子叔疑節。按蒙引謂二使字不同。上使字是如使之使。下使字是子叔疑使之也。已指子叔疑。此條非也。蓋叔疑事乃實事。豈可用如使口氣。愚意上使字乃國君使也。不然則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此句乃是泛論。叔疑事當補在言外。則又不得謂已指叔疑也。俟再

定。

古之爲市者節。翼註曰。子叔疑是客。賤丈夫是客之客。○孟子之於梁也。始見卽黜其言利之非。於齊也將去。必自表其無欲利之志。其於利之一字。嚴哉。有欲爲王留行者章總旨。張彥陵曰。通章重在無王命上。孟子去齊宿於晝兩節。翼註曰。客欲留行。當先言於王。而得其悔悟。因奉王命來留。孟子方可留也。客不悅曰節。李衷一曰。兩無人之人。正暗斥留行者言。這一人留子思。却承繆公之命來。道達誠意。故子思爲之留。這一人留泄柳申詳。雖無繆公之命。然不向泄柳申詳自叙已留意。却從繆公稱道調護。故泄柳申詳爲

之留。今既不承王命來留。又不去調護王側。徒走在吾
面前空把己意代王說殷勤耳。何益之有。據孟子責備
他意思。還在無王命上。○張彥陵曰。看泄柳申詳三句。
要看得好。非謂二子之賢倚君側之人也。二子當時亦
只見魯君信用他。故樂爲之留。初不知中間維持調護
之故。而究竟魯君親用之故。則以有人耳。○丘月林曰。
一則君使人留賢。一則人勉右留賢。皆非無君命而私
留者。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節。賽合註曰。長者句。須承上
云。古人之留賢。皆出於君意之殷勤。未嘗以己意而自
留也。○繆公本自能尊子思。齊王不能如繆公。如何責

留行者之不及子思。曰。繆公自能尊子思。則不待維持
調護也。齊王不如繆公。則必待維持調護之。而後可。故
爲客計者。當以留泄柳申詳之法。而責王以尊禮子思
之事。上文所以必帶說泄柳申詳者。蓋爲此也。其意實
重在子思邊耳。

尹士語人曰。章總旨。翼註曰。尹士譏孟子。與孟子自明。
俱重在濡滯一邊。

尹士語人曰。節。賽合註曰。尹士之譏。爲其三宿而譏。雖
或言不明。或言干澤。不過印前日來齊之失。以形今日
濡滯之失。

夫尹士惡知予哉。節。張彥陵曰。看千里見王是予所欲。
卽迹涉干澤。予皆不計。至於不遇故去。予不得已。則心

誠不忍速去敢以濡滯爲嫌

予三宿而出晝兩節 張彥陵曰孟子主意在安天下上王由足用爲善實思所以用齊王耳故三宿出晝尹士謂其濡滯孟子則猶以爲速尹士謂濡滯在三宿而後出晝孟子則謂既出晝之後此心猶不舍王王如改諸句是述予心猶以爲速之意王由足用爲善是述豈舍王哉之意○翼註曰王如用予至舉安非自負語正見王之足用爲善也○沈無回曰用是孟子之王道則改是改功利之習若說有甚失禮處而欲其改此便看得小了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節 李衷一曰此小丈夫不要看他低了亦是要君好的但主意只爲自家一身所以傷

於過激君子之心全爲天下連自家濡滯之迹都不計較以此對看所以爲小

士誠小人也節 翼註曰小人卽小丈夫但上以量言此以識言畧異○湖南講曰不特貪戀富貴的是個小人卽愛名節的亦是小人○又曰問謂愛名節的亦是小人雖爲貼士誠小人句然恐太輕了名節曰名節須有辨世間沒有空空的名節原從救世起世道救不來輕則辭爵祿而去重則爲子死孝爲臣死忠只得成了名節則名節爲可重若救得世來更須委曲以韓旋方是大聖大賢作用乃不顧世道顛危只求完自己名節聖賢心腸斷不忍出此然爲魯男子易爲柳下惠難則又在人之度德量力如尹士者亦未可盡非也

充虞路問曰章總旨。張彥陵曰。明良遇合。自有常期。數已符其期而遇不我值。有心濟世者。其遇愈窮。其念愈切矣。其不豫也。固宜。要之。此念從畏天。悲人而發。則其所為不豫者。此是餘意正其所為不怨不尤者也。若泄泄然坐視其亂而諉之於數曰。此天也。此人也。則雖托名不怨不尤。其怨尤實深耳。豈天生聖賢之意哉。

充虞路問曰節。芑山張氏曰。充虞誤認不豫為怨尤。彼一時節。張彥陵曰。時分彼此。只以充虞問見時言。○濮貞菴曰。彼一時此一時。非謂前日是平居論道之時。今日是不得行道之時。謂前日所論之時。正論君子脩身者言之。凡有不得於天。不合於人者。只反求諸己而已。今日所遭之時。則天命人窮於此而決非止一身之

事。吾得不為吾道悲乎。然亦此憂時之感。原非有所怨尤也。○賽合註曰。天固不可怨。而天命實足悲矣。人固不可尤。而人窮實足憫矣。○或問孟子彼一時此一時。不知此時何以又合有怨尤。能不動心否。湛甘泉曰。不怨不尤。聖人之心學也。心學何分彼此。稍涉怨尤。便是動心。安得為心學。孟子蓋指豫與不豫而言。不豫公而怨尤。私不豫大而怨尤小。其迹相似。而其情則不同。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節。張彥陵曰。五百年節重王者上。蓋有聖人出。則名世必因之而顯。孟子自是名世者。惜無王者興以為之輔佐。不豫意本此未說出也。下文方見。

由周而來節。按時數。只平說自妙。不必串。○註云亂極

思治如禮樂久衰則必振。民生久困則必復。詐力久用則必絀。戰征久用則必息。就戰國時勢著想方合。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節。註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並行而不悖者有二說。一說彼一時當樂天則不怨不尤。此一時當憂世則有不豫色。所以為並行不悖。一說樂天即在憂世之時。二說可兼用。前說是以彼一時兩句與五百年兩節對看出也。後說是以五百年兩節與末節對看出也。○吳因之曰。孟子班爵一章便是封建的梗槩。為國一章便是井田的梗槩。啟口容聲皆唐虞三代之畧。故曰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按彥陵謂通章見孟子憂世之心。樂天意不必攙入。為此說者於末節吾何為不豫哉。下補一轉語云。唯其不然。故不免

於不豫耳。此節正是解所以不豫之故。賽合註翼註俱從之。然殊牽強不合註。

仕而不受祿章總旨。賽合註曰。據總註云。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則通章俱只重不受祿。看為是不可。以末節為不去之由。與不受祿並重。總見得去齊我志。而久于齊非我志。此其所以不受祿也。○按翼註脈。俱如此看。

仕而不受祿節。翼註曰。仕而不受祿。指定孟子非泛問。於崇吾得見王節。

繼而有師命節。翼註曰。過至第五節。止用但因二字。不必云乃所以不去齊。又何故哉。○張彥陵曰。志不欲留。齊而復受其祿。便是苟祿。所以不受。非但是恐受祿。便

爲他羈縻也。○或問一見思去。又何出晝之遲遲。沈無
回曰。聖賢之救亂世。如慈母之伏死子。有一分未絕。亦
不肯丟手。此便是孔子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之家法。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之五

滕文公上

滕文公爲世子節。賽合註四書脉。俱謂楚宋本不同路。
乃是迂道。以見孟子。麟士則謂不必如常解作迂道來。
見麟士爲長。但麟士欲以過宋二字連上讀。而見孟子
四字另讀。則亦不必也。

孟子道性善節。張彥陵曰。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正相
表裏。言這性充得去時。便是堯舜。蓋堯舜與人同是一
性。卽做到唐虞事業。不會於本體上加得分毫。可見人
人此性。人人此善。卽人人堯舜矣。語意只要世子以堯
舜自期。不重堯舜能盡性上。○道性善三節。通是要世
子知堯舜可爲。然堯舜可爲意。却在言外。白文只是說

性善其稱堯舜者所以實性善也其言道一者即稱堯舜之意也其引成颺三人之言者所以明道一也玩大註可見大全雖有互相發明之說然須在言外見得也淺說體貼得好○大全辨芑山張氏謂具於心者謂之性成於形者謂之質流行於形質之際謂之氣性自是性氣質自是氣質性則至善氣質則有昏明強弱之不同而以程朱言氣質之性為非又引朱子晚年定論為證可謂不知而妄言彼蓋未識心之屬氣質而晚年定論為陽明矯誣之書也戊午

世子自楚反節 陳潛室曰當時聖學不明人但知功利之可求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文公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

疑是可與進道之萌芽也○鄒嶧山曰道字分明是指

性說但不可直說作性此條本存疑愚意可字改作必字似尤妙蓋道是活

絡總統字隨處說得而各有所指此道正指性而說道

便是說性也常說於本文內或云道出於性此誤本性

一故道一或云性即道也淺說如此或云這箇性的道理俱

欠渾融此與淺說解俱似不妨

成颺謂齊景公曰節 四書脉曰颺之言為景公發勿認

我吾字是自道丈夫只當人看○翼註曰畏字是不敢

擔當意○張彥陵曰舜何人予何人兩何字要善看言

舜是何等人而遂不可企及我又是何等人而至不能

及舜全在想像模擬上著力有敢作敢為的氣象若下

孟舜人也我亦人也語氣乃自忖自憂的光景○賽合

註曰我師謂我可師而至之非為我之師也○翼註曰周公豈欺我哉兼周公固能師文王吾人亦能師文王意○沈無回曰或言三段是教他勇猛下手工夫是矣然是前人得手語畢竟如何下手曰孟子言之矣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湖南講曰問引成鬮等語舊解俱釋道一今講釋稱堯舜何故曰因下文曰舜曰文曰周公皆是以人實之明與堯舜相映照然前文稱堯舜原為證性善則此釋堯舜亦即是證道一不必疑有異同

今滕絕長補短節 李衷一曰孟子直怕世子以國小難為自諉故把猶可以為善國激他其實為堯舜只在自家心上討與絕長補短何關○翼註曰猶可以為善國

且據理閒閒說而勉世子奮發有為之意却寓引書內○姚承菴曰性統天下之同本非我所獨有善其身善天下總是我性分內吾由道以盡性堯舜達善事業亦只在此故說猶可以為善國此善字正應前性善二字○沈無回曰孟子言性善而即歸到可以為善國便是性命事功一以貫之不似後儒分作兩截下文喪禮井田學校正性善作用處○依此二條則上面三節似已兼事業在內淺說亦似如此據蒙引存疑則上面只說脩身至末節方兼事業說蒙引似不是姑附於下○附蒙引曰安於卑近本自其持身言不謂安於國勢之卑近也○附存疑曰能自克而為善去惡與為善國何干預蓋為善去惡則知脩身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治國

家矣。○據愚見。則註安於卑近等本。兼持身治國言。不必如蒙存於言外。補說治國也。○說叢曰。孟子引若藥二句。早已慮到了。觀下二章可見。欲行喪禮。便有父兄百官來沮他。欲行井田。便有許行來壞他。非勇往不顧。安能行得。所以一則曰。是在世子。再則曰。子力行之。皆是此章末二句之意。

滕定公薨章總旨。張彥陵曰。通章大旨。只在親喪固所自盡一句。後不可他求。是在世子。是誠在我。句句相應。○翼註。賽合註。四書脉皆同。○彥陵又曰。按世子志行喪禮。根原全在於心。終不忘處得來。此正真情所發。見可見人性本善處。惟性本善。故孟子說到懇惻處。足以動世子。世子行到懇惻處。足以動當世之人心。可見人

性之無不善。而堯舜真可為矣。

滕定公薨節。吳因之曰。於心終不忘。便隱然有盡性希聖之想。故欲問孟子而行事。問之者。意謂喪禮當何如。乃為順人之情。而合聖人之道耳。孟子告以自盡其心。而行三年之喪。見此乃所以順人情。而合聖道也。大抵世子志於喪禮。全本性善堯舜之說來。孟子告之。亦仍不出性善堯舜之旨。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節。翼註曰。固所自盡。泛就人子自然之心說。不可加一當字。玩註宜乎可見。○又曰。論語自致自字。是自然。此自字。是自己。觀註非自外至可見。而自然盡心。乃在固字上。○朱子曰。孟子答文公喪禮。不說到細碎上。只說箇大本大原。自盡其心。喪禮之大

困勉錄卷之五
本也。三年齊疏餗粥喪禮之大經也。孟子生戰國。不得見先王之全經。然學識其大者。故其考論制度。雖若疏闊。而於大本大經之際。酌人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矣。○翼註曰。三年之喪句。是主齊疏餗粥。皆在三年內。○吳因之曰。講吾嘗聞之句。要本通行意發之。○又曰。孟子正告文公處。全在三年之喪五句。但親喪自盡。尤是喪禮大本大原。故用以開端。此句是於稱許之中。而寓感觸之意。蓋以發其不忍之良也。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節。志言先祖是指立法者。說父兄百官所認之先祖指壞法者。說吾有所受之也是父兄百官解志之意。卽體先祖的口氣。謂先祖教人從

其禮者。其意謂吾上世有所傳受。此其意未嘗不是。但誤處在錯認壞法之祖爲立法之祖耳。○翼註曰。吾字指先祖。先祖有所受。則後人不可違。註上世卽先祖也。謂然友曰節。張彥陵曰。父兄百官不欲。皆緣世子真心未徹。故又以不可他求打動他。○賽合註曰。恐是世子自恐其格於衆議。而不能盡心於喪禮也。子爲我問孟子。求所以息衆議。而使己得盡心行禮意。或說云。欲不行則無以盡我之心。欲行則又沮於衆人之議。如此則是不欲行矣。此語未妥。○吳因之曰。孔子曰。君薨。半節。要卽親喪自盡意。而闡發之。再申前意。非更立說。亦猶前夫道一而已矣。以下惟堅世子篤信之志。而不復爲他說同一機軸。前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餗粥之食。重一

禮字君薨聽於冢宰云云重一哀字故然友及命而定
為三年復古禮也五月居廬云云未葬而致其哀也顏
色之戚云云既葬而致其哀也終行喪禮以致人心悅
服世子真無負於性善堯舜之說矣○按因之最認得
真蓋孔子曰半節雖是言上行下效然與他處上行下
效不同他處上行下效是泛說此處只就心上說蓋百
官之沮喪禮也只因其良心汨沒世子自盡其心之哀
而彼之心動矣彼之心動則自不來沮我之喪禮矣玩
註亦是主哀上說但哀亦即行於禮之中非哀自哀禮
自禮也○大全辨芑山張氏曰漢文變古始為易月之
制蓋為吏民設耳景帝冒用其文晏然短喪後世譏之
若宋孝宗者推明晉武魏文之意斷然行三年之喪而
不疑其亦文公之流亞歟

然友及命世子曰然節 張彥陵曰五月以下一是未葬
時能自盡而感近人一是方葬時能自盡而感遠人正
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處○董思白曰百官族人可
謂曰知與前皆不欲相關蓋自世子一求諸己而始焉
違之者今忽稱之信當自盡而不可他求矣○輔氏謂
可當作皆不是皆字意在可字之上○四書脈曰觀是
四方來觀者弔是鄰國來弔者勿混看○然須知此亦
是互文○悅是人心自盡之暢機心之盡處人人快滿
此政孩提親愛之初心無不具足者也如止云喪禮久
廢復行人皆悅服者猶粗此意亦包在內

滕文公問為國章總旨 張彥陵曰按通章以不緩民事

困勉錄卷之五
六
為綱而行助則不緩民事之實用處。正經界則行助之
實用處。○徐倣弦曰：通章大義只歸重急民事而行助
以養其民上。前段論制產說到明倫，後段論正經界說
到百姓親睦。總見助法之善。若以養與教對說，則失本
枝之辨。若以給野人養君子對說，則失賓主之辨。若以
助對貢說，則又失立言輕重之辨。○徐岩泉曰：為國一
篇規模宏大，條理精密，仁以為主義以行之，皆是從性
善處認出箇民物一體之仁，所以作用至精至備。夫子
於老安少懷，孟子於老老幼幼，不出乎此。
滕文公問為國兩節。姚承菴曰：國依民，民依稼穡，民事
即國事。只緣人君視為二事，緩不為計，所以民失其所
而國非其國。民事不可緩，是教文公不緩民事，非謂民

事緩不得。○四書脈曰：民事暗指制產行助說。講內全
要舍經國區處以應下面等意，勿泛講。○蘇紫溪曰：七
月之詩，周公欲成王知稼穡之艱難而作也。即其詞而
玩之，則知有周盛時，臣所以咨嗟而告戒者，惟此民事。
君所咏歎而圖維者，惟此民事。古人急之而今可緩耶？
全是要文公以此為法，民自急其事，意却輕。○此新說
之勝於舊說者也。

民之為道也節。徐倣弦曰：焉有仁人在位，先發出不忍
人之心，以為行政之地。孟子說話必有一箇根本著實
處。若無恭儉一節，便是徒法不能以自行。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節。張彥陵曰：是故二字承上仁
人不可罔民說來，恭而禮下，帶說禮下，即所謂不侮人

有制。卽所謂不奪人。○焦漪園曰。本重取民有制。却兼禮下者。設官正所以爲民也。且禮下有定額。而不至於多取。亦同歸於厚民矣。○恭儉節。蒙引有二說。一是自治而後及人也。一是有仁心而後有仁政也。看來兼用亦得。○蒙引旣謂制祿卽禮下之事。又疑世祿以養之。非以禮接下也。以禮下爲起下文云云者。未必然也。此疑不是。○吳因之曰。此節是論賢君不緩民事。不專重禮下句。必先說恭儉者。不過提出禮下取民有制的原頭。以起下文耳。如俗說云。惟有實德。故有善政。不知何謂。○按因之說。與前徐做弦說。非相悖也。因之但欲人識得輕重耳。○大全趙氏謂禮下所以開世祿及學校之事也。殊謬。此處無學校意在內。麟士收之。誤也。蒙引

得之。○順治辛丑。陳秉謙文人主履滿。知謙斷無盛德。獨悔之事。而特慮懷。可以恭。可以無恭之心。而民事於此乎。怠。是故賢君必恭。人主處豐思約。斷無太康自侈之虞。而第恐存可以儉。可以不儉之意。而民事於此乎。荒。是故賢君必儉。○大全辨芑山張氏曰。唐文宗御便殿。舉衫袖示羣臣曰。此衣已三澣矣。中書舍人柳公權對曰。陛下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僅末節耳。愚按人主儉德。不可少。當先務其大者。文宗可謂儉矣。然誤用李訓鄭註之策。自甘露變起。天下事皆決於北司。至自慚不逮周赧。漢獻。雖儉何益哉。後世明主。聞公權之言。益信徒儉無補於民事。而亂天下者。又不獨秦皇漢武奢侈之足

爲戒也。

陽虎曰節。張彥陵曰。按此總結上文兩節。以起下文。重在爲富不仁上。

夏后氏五十而貢。節。吳因之曰。制民恆產。就落在取民有制之內。言取民有制。而制民恆產在其中矣。故此節只重取之之制。註把制民恆產與取之之制兩項並言者。特兼承民之爲道。節。及賢君恭儉節兩邊說來。故判氣如此耳。切不可。以五十七百畝爲制。產。以而貢而助。而徹爲賦法。如此。是上文制民恆產與取之之制。口作兩開看矣。要辨。○附蒙引曰。夏后氏五十。殷人七十。周人百畝。制常產也。而貢而助而徹。則其取之制也。還要分析方明。若單言貢助徹。則該制常產之義矣。○季

彭山曰。貢助徹本無二田。於民所受田中而納其稅。則謂之貢。就其中留出公田一分。藉民之力以耕。而官收其租。則謂之助。徹者二句。是申言助徹之義相通。所以更不解貢。公劉殷之諸侯也。而其詩曰。徹田爲糧。則當時亦謂助爲徹矣。孟子專意欲行助法。故以貢形助。以見周亦用助之意。○存疑。夏后氏一井十八家之說。本金仁山。而比仁山尤爲精密。此雖俱與註不合。然集註所言。朱子亦自疑之。則固可以通融也。若袁氏明善說。則又與存疑不同。此則不可用也。見大全方里而井節。○蒙引謂夏當洪水後。難行井田。與存疑夏后氏一井十八家之說。似難並用。然意夏后之世。不井之田固多。而成井之田亦必有。二說固可並行也。○按井田始於

黃帝而註云商人始制說者疑之吳日生夏后氏五節文云井田之略自黃帝興中更洪水耗矣夏后抑而未行至殷周特詳極明○鄉遂用貢諸家皆以十爲數馬氏謂不必拘蒙引從馬氏而存疑不取看來蒙引爲是○鄉遂之溝洫載於遂人者詳都鄙之溝洫載於匠人者略蓋匠人職只言井閒有溝成閒有洫云云耳不言其幾洫幾溝也小註趙氏謂每丘縱橫各三溝存疑謂丘當有十六溝未知孰是姑存以俟考○匠人之畝書蔡傳以爲通水渠而禮書以爲播種之地未詳孰是○禮書引周禮鄭註云以南畝圖之遂縱溝橫云云南畝當是東畝之誤若以南畝言之遂橫溝縱矣然見刻本鄭註亦作南畝不知何也○馬氏通考又謂鄉遂迫近

王城凶豐易察故可行貢法都鄙僻在遐方情僞難知故止行助法亦似有理然卒不見得鄉遂所以行不得井田之意○存疑鄭氏邦國用助之說此不是蓋鄭氏所云邦國止是畿內之邦國耳但鄭氏說亦不曾見得鄉遂所以行不得井田之意○吳因之曰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非徒什其義而已正欲深著取民有制以見其爲良法耳○翼註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何等公溥但藉其力以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何等簡便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節翼註曰龍子曰三節總見得助法當行○張彥陵曰自古隨時立法無非變通以宜民未有不善者而後世泥其制以定賦則貢不若助之

善故引龍子之言而斷其必當行助也要知貢法不善乃當時行貢法之弊非禹貢之舊如夏賦之錯出者不在常數又視其豐凶而補助不足可見○吳因之曰龍子節是把貢法苛刻形出助法取民有制言貢法之流弊一至於此助則公田為君子所得私田為野人所受豐歉各自當之安有此流弊耶故見助之為善而當行也○賽合註曰狼貪猛之獸聚物不整故多而棄捐者為狼籍○張彥陵曰樂歲非寡取也拘於常數也凶年非加賦也必欲滿其常數也○翼註曰為民父母至節末俱跟取盈來○合註又曰為民父母以下單就凶年說不得以養其父母承取盈來轉乎溝壑承稱貸來盼盼然連著不得養父母說非因終歲勤動而盼盼也

大世祿滕固行之矣節 張彥陵曰此不重世祿上只舉世祿之既行以見助法之當行也○吳因之曰滕行世祿實當不得制祿不可便謂厚君子蓋必公田所養乃為制祿乃為厚君子若滕行世祿特取民無制以給之者耳

詩云雨我公田節 禮書曰先王之時上以仁撫下下以義事上以仁撫下故先民而後公則駿發爾私是也以義事上故先公而後己則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也○張彥陵曰所謂周用助者當時助法之廢已久孟子特因詩中兩語而想像出來講中須得此意雖字亦字要味言法之不善未有久而不變者自殷至周時已久矣而助法尚未之變則法之善可知且以文武君而周公

相豈不能創制立法而助却仍殷之舊則法之善又可知。總明助法之善所當行意。○此二意當與直解一條並用。○直解曰助法未行得無以商人之法非我周之故典乎。不知我周初時也用此法。○大全辨或曰夏小正云農服於公田由此觀之雖夏亦助也。○雖周亦助予不能無疑蓋徹法雖都鄙用助然是通力合作計畝均收與殷助法之同養公田者自不同何謂雖周亦助講家概謂二法名異實同竊所未安愚意周雖立徹法而仍不廢公田之名想是並存二法使後世因時之所宜而行之大抵助之弊也。姦民匿力而惰於公徹之弊也。桀吏行私而濫於民故二法並存使後世權而行之助弊則救之以徹徹弊則復救之以助此周先王之微

意也。周之衰也徹弊矣不救之以助而救之以貢此民所以病也。故孟子獨教之行助若泛說二法名異實同則大註所謂通力合作計畝均收者無著落矣。○按周雖定徹法大抵亦隨地所宜有行徹之處亦有行助之處。故詩有公田之名予前因時之說未盡。辛亥五月十八識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節。張彥陵曰此節見行助之後便可設學校以教民。總見助之當行意教養不可平。○養也三句釋其意而三代異名亦自有故。夏當禪受天下禮讓成風直是教人六德六行興仁興讓而已。校字有倫次等第激發造就意。殷當革命後欲消天下干戈之習故借習射觀德陶之禮讓中也。周道尊尊而親親又當播棄黎老之後則養老為先。○庠序校三代雖有

異名。然周之鄉學，亦有序校之名。想周鄉學之總名，則謂之庠耳。○大抵草野之耳目，易於積玩，開創之初，必有以振舉而更新之。○附許氏通考曰：凡鄉立庠，凡州立序，凡黨立校。○此三句說得明，但凡黨立校，句不知其何所出耳。○孫若士論學，則三代句曰：題意有不必旁借求深者。如此題，不過重首善為立教之原而已。作者偏搜旁義，財賦兵刑國勢，符曆無所不及，果有當與。○蘇紫溪曰：人倫一明，小民自相維繫，而不可解。此視無恆產而放辟邪侈者，何如而要之本於恆產之立。此民事所以不可緩也。○翼註曰：人倫明於上，只是明之以教人，非主躬行言也。○吳因之曰：上庠者養也，三句內便隱隱是明倫意了，非徒空空發明其義而已。○又

曰：上只是敘三代建學之制耳。所以明人倫三句，方見學校關民風，而人君不可不設意。

有王者起節 吳因之曰：此新國字，與為國字正相應。

使畢戰問井地節 四書脈曰：仁政指井地。○又曰：一反

一正。總明必自經界始意。○張彥陵曰：按經界不正，四語舊解以不正句為主，而以不均不平分貼分田制祿兩項。○翼註曰：下半段以經界二字為重，如九一什一五十畝二十五畝之類，非有經界如何分曉。須逐段點入經界字妙。○又曰：暴君汙吏，自便其私而不恤民，彼正所謂貪暴之多取，而於豪強之兼併，非所暇問者，故必慢其經界。

夫滕壤地福小節 四書家訓曰：此節承上言君子小人。

不能相無。則分田制祿不可偏廢。此經界所以當正也。請野九一而助節。四書家訓曰：九一以田之區數言。什一以田之畝數言。此處都有經界。在正就在這裏。正。四書脉曰：九與什是分田。一是制祿。○附蒙引曰：野郊外都鄙之地也。平原曠野可畫為萬夫之井。故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外之門。鄉遂之地也。包山林陵麓。在內難用井田齊整分畫。只絕長補短計之。約田百畝。則授一夫。使自貢其什分之一於上也。○按大全陰氏及文獻通考。俱云鄉遂空曠。而都鄙有山林陵麓之阻。獨蒙引之說。與之相反。今講家都從蒙引。看來或鄉遂空曠。或都鄙空曠。本無一定。鄉遂所以不用助。都鄙所以用助。本不在於空曠與不空曠也。存疑得之矣。蒙引

與陰氏通考俱偏也。

卿以下必有圭田兩節。賽合註曰：圭田餘夫之田皆有經界所當正之。○說叢董日鑄曰：圭田意如天子諸侯之籍田。必躬耕之。非如常祿之但享其入而已。○蒙引謂圭田以井田之未有所屬者充之。不若朱子謂只是助法之公田也。然愚意亦不止是助法之公田。即鄉遂之什一亦可充圭田也。○直解謂卿以下其祿漸薄。不有以優之。將祭享不備。此謬也。圭田所以發其孝思。非為其祿薄也。蓋卿亦在內。豈是祿薄者。○附大全辨或曰：圭田是卿大夫既沒。而使其子孫奉祭祀之田也。若當其身。則三鼎五鼎不同。不得一概施之。且其田祿足以供祭。何必更與圭田。但其子孫之受圭田者。世次當

必有差無永世僭據之理

死徙無出鄉節。翼註曰：死徙節，卽承上言井地之法。既行，則不但有以善民生，而又有以善其俗。如此立意，爲得常說多云：貢助罔兼行，而助法尤爲善，作歸重助法說，殊不知上文原重助法，不待此節也。○此節鄉字不必拘，不可作鄉遂之鄉看，猶言一方耳。禮書以鄉田同井，句證鄉遂之亦爲井，非也。○張彥陵曰：鄉田同井，此句是一節之樞紐。○則百姓句，未嘗不是效，但其效不止此耳。且其所以說此效者，亦不重在效，其意歸於言井田之有以善民俗耳。故蒙引謂亦不必云著其效，非謂其不是效也。須善會。○蒙引云：不是效，極是。方里而井節。張彥陵曰：此正是經界處，所以別野人也。

句極妙。此便見野人之分，宜養君子。卽此一句，已先破許行並耕之說矣。○方里二句，是經界之大綱，其中爲公田三句，是經界之細目。公事畢以下，則因上言井田形體，而又帶言其中寓有別野人之意也。○董思白曰：方里而井四句，卽前請野九一而助裏面事，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三句，見得上下之辨，民志之定，都在於此。畝畝之中，而亦有朝廷之法，安養之際，而不失禮教之風，其助法之善，一至於此乎。○方里而井二句，以里計之，則一里以畝計之，則九百畝，總是一意。○同養公田四句，見得官不侵民，民不侵官，故亦屬在井田形體之內。○劉上玉曰：書有次第，此章至此，方說出中公外私井田形制，則前七十而助野九一而助，皆宜渾淪若先

說明。則此節贅矣。○袁氏明善夏后氏九家同井之說。與存疑十八家同井之說。俱爲悖註。而存疑似稍近理。袁氏所謂菜田者。殊無據。周禮止有菜田。未見有菜田也。

此其大略也。節。四書家訓曰。此字。通承夫仁政以下說。○賽合註四書脉俱同。○講大略句。當云古法之不合乎人情者有矣。而大略則其不合者尤多矣。古法之不宜乎土俗者有矣。而大略則其不宜者尤多矣。○大略。依註對詳細說。不對潤澤說。講潤澤句。當云蓋使古制。詳明亦不可不潤澤也。况其大略。尤不可不潤澤也。淺說以大略對潤澤說。不是附後。○附淺說曰。吾所言者。形體之規模。公私之畝數。以爲經畫井田之準則而已。

古今異時。彼此異地。宜於古而不宜於今。宜於此而不宜於彼。或利之者衆。而病之者寡。或效見於今。而弊生於後。如此之類。吾皆不得而詳言之也。○賽合註曰。前七段。皆是敘治法末節。歸重治人。未有無治人而可以行治法者也。與孔子答哀公人存政舉同意。○大全辨芑山張氏曰。宋高宗建炎三年。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每十六夫爲一井。其後朱子甚愛其書。愚按本政書考驗雖詳。然所云倣古井田。必一夫占田五十畝。終是拘泥形制。非通變宜民之道。苟一處窒礙不行。則良法自此壞矣。善乎方正學孝儒之言曰。流俗謂井田不可行於今者。以吳越言之。山溪險

因覽錄卷之五上
絕而人民稠也。夫山溪之地，雖成周亦當用貢法。豈強欲墾卑夷，高以畫井哉？但使人各有田，田各有公田，通力趨事，相救相恤，不失先王之意，則可矣。而江漢以北，平壤千里，畫而井之，甚易為力也。審如方氏之說，則師其意，不必泥其迹，深得孟子潤澤之義，尤補本政書所未及。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章總旨。張彥陵曰：通章分三大段落，自並耕而食，直至亦不用於耕耳，是闢許行之並耕，自用夏變夷，至亦為不善變矣。是責陳相之倍師，末因陳相節外生情，為許行辨，故又併闢許行之治市。然三段落中，復逐段分鎖，首段至通義也，截是就許行身上所不能兼者，而明治之不能耕與不必耕，已折倒並

耕之說。次段至而暇耕乎哉，是言堯舜憂民之切，而不暇耕。三段至不用於耕耳，截是言堯舜所憂之大，而不必耕。然二段相承，皆足上文之意。至若責陳相之倍師，亦從並耕生來，而末段同價之說，特因其所遁而闢之，不得平重。○又曰：全章俱平敘語，而大要以仁義二字作眼目。如勞心治人以代勞力者之食人，是通天下之義也。如用心得人，以代吾之治人，是為天下之仁也。○但須知前段亦有仁字在內，後段亦有義字在內耳。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節。蘇紫溪曰：許行是一箇大言欺世之徒，彼見儒者言三代之說，故自倡一說，不曰三代亦不曰堯舜，而直曰神農為神農之道，在二帝三王之上，而已之所學，在儒者之上，欲以是而竦動人主，竦

動天下耳。曰衣褐。便見不用尊貴章服意。曰捆織爲食。便見自食其力意。此其並耕意。已隱然寓於衣食之間。○神農之言。非謂是神農所言。但其所言者。乃神農之道耳。爲字亦非是不好字。如孟子亦可云是爲孔子之言者。但既曰爲。則也有爲得是者。也有爲得不是者。故蒙引謂著一爲字。便見其本非神農之言。非卽以爲字當假造看也。淺說謂有稱述神農之言者。甚明。○許行起初爲神農之言。未必是要陰壞孟子。自是他一種學術如此。及其自楚之滕。則遂欲壞孟子矣。○湖南講曰。神農以耒耜教天下。那時百姓都不曉得耕。須要自己去教。且洪荒事簡。君有餘閒。而農事最重。或亦與民並耕。神農又日中爲市。那時風氣未開。凡物制一定質樸。

沒有精巧。價亦可齊得。神農曾爲此事。許行爲其說。亦非孟浪。定是是古非今。不通世務之腐儒。如封建井田在三代之世。何嘗不好。到後來兼併者。已成混一之勢。阡陌者。各有執業之家。決是做不通底。後儒尚欲做而遵其制。殆與許行同一慕古者。而何獨深責許行耶。○彼既耕以爲食矣。何又以捆屨織席爲食耶。想是羈旅之際。未曾受田。故暫以此爲業耶。然亦可見其雖羈旅之時。亦必欲自食其力矣。

陳良之徒陳相節。張彥陵曰。敘陳相與弟辛。而必提出陳良之徒來。伏後罪他兄弟。倍師一段公案。此亦春秋書法。○徐倣弦曰。或曰人怕先有根子在身裏。邪說便乘之而入。陳相負耒耜之滕。與衣褐食力之人。已有相

入之機矣。故見許行而大悅。○陳良之徒不負詩書而負耒耜，便是異端種子。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節，並耕二句串看，以並耕作主。食字牽連饗殮作過接，而又兼治民事作尾。○四書脈曰：並耕與民各自耕，非耦耕之說。許行見厚斂病民，便把倉廩府庫爲厲階，惡得賢與賢者，俱指合神農之道言。與上賢君賢字不同。

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節，翼註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此作一頭。孟子非不知許子種粟，但此開辨問之端耳。下文衣冠作一脚，釜甑鐵作一脚，皆種粟之身所不能兼者，愚意自織之與當總承衣褐冠素來，今人不知。○又曰：冠素只是無文飾，不限白色。○蒙引存疑。

說約因之俱以種粟節作一頭兩脚看，而以粟易械器節則總承上節說來，另作一段。依翼註劉上玉則種粟節當連下節作一頭兩脚俱有理，但作上節文則必當主蒙存之說，故姑從之。翼註說附後節。○吳因之曰：凡辨難攻詰，須拏定一件做眼目，則其理勝而辭達。雖戰國之士詭辭以要人主，其中必有所執。况孟子之闢邪崇正者乎。且如此章闢許行並耕之說，已拏自身且不能兼這一著爲辨難發端，故首詰以種粟後食一節看，他何等閒架何等次第。此等處不可草草忽過。以粟易械器者節，張彥陵曰：要知以粟易械器，正許子事，其不爲厲陶冶，不消說了。歸重在陶冶之不耕而食非厲農。○吳因之曰：以粟易械器四句，全從害於耕意。

來言自織自爲有害於耕而不免相易則是以粟易械
器者云云厲農夫哉。且先用此四句了却厲民自養之
說。然後再生詰難。引他不可耕且爲之句出。而因以獨
可耕且爲句。闢倒並耕之非。要之闢並耕。亦以見滕君
之非厲民自養。前後總一意。○大抵依蒙存之說。則許
子必種粟三節。當分爲兩段。在豈爲厲農夫哉。截而下
截之意。不出乎上一截之意。上下截內。俱有不能兼。不
必兼二意。○翼註曰。不可耕且爲。非言工不能兼農。乃
言農不能兼工。以粟易四句。見農末實相濟。且許子六
句。見農末難相兼。然則治天下至路也。見君民難相兼。
故曰。或勞心至義也。言君民實相濟。○又曰。此節只承
上釜甑鐵一邊說。與上節俱是詰問之辭。俱未斷定也。

說者多於豈爲厲農夫哉之下。卽補出滕君豈爲厲民
似太早。○若依蒙存。以上節自爲一頭兩脚。則此節首
四句是實語。不是詰詞。且雖補出滕君。亦不妨矣。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節。四書家訓曰。有大人之
事。至路也。言勢不得兼。故曰以下。言理不必兼。或勞心
二句。只重不必兼上說。相濟意就在其中。○又曰。義者
宜也。大人宜勞心而治人。小人宜勞力而食人。曰義古
今凡爲大人小人者皆然。故曰通義。○有大人二句。言
外自有不相兼之意。淺說卽補在此二句下。而存疑則
欲補在率天下而路也下。此似俱通。姑俟再定。○翼註
曰。且一人之身至路也。言小人不能兼。小人况大人能
兼。小人乎。百工之所爲備。是件件不可缺意。○又曰。勞

心應大人之事。勞力應小人之事。○吳因之曰：言天下原有一樣勞心的，非必皆勞力也。或勞心二句，口氣須如此體貼。○按因之曰：許行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孟子闢並耕，仍分別箇君子野人，故此處勞心勞力之說，正所以分別之也。時說多以古語四句作相濟看者，非愚謂因之誤也。蓋君子小人相濟而不必相兼，正所謂分別者也。作相濟看何妨。○因之又曰：勞心者治人二句，不可將治於人者食人對說。孟子本旨，只重食人邊。若治人意，則食人食於人之根由也。○四書脉曰：或勞心六句，只做四句讀。或勞心二句，見勢無心力俱勞之理。下四句，每二句相連。勞心者，非無所濟於人。立綱陳紀而治人，彼勞力者，不過奉令守法，見治於

人而已。此一句，重在君子治小人。上治於人者，非無所濟於人。輸貢供賦而食人，彼治人者，不過坐享玉食，食於人而已。此一句，重在小人養君子。上末句是斷語。

當堯之時節。張彥陵曰：許行是把神農做並耕的佐證。孟子是把堯舜做箇不並耕的佐證。○卽當垂裳鼓瑟之時，人見聖人之逸，而不知其所以防微杜漸，持盈保泰者，無一日而弛其憂也。况當天下之未平乎。○彥陵又曰：堯獨憂之二句，堯勞心而擇相，舜使益以下，舜勞心而擇羣有司。○九河濟潔，是北條水。汝漢淮泗，是南條水。○按禹貢淮泗之水，本入海，不入江。孟子云注之江者，蓋戰國時江淮已通，雖非禹通之，而推其所自，亦可歸之禹也。猶之懲荆舒者，僖公而可歸之周公也。○

翼註曰。可得而食。是有田可耕。尚未耕也。○又曰。八年三過。不重在禹之仁上。重不暇意。○吳因之曰。八年於外。二句不重。盡忠爲國。只要見不暇意。作此題者。多雜引幹蠱忠君等意。只是好聽話耳。非題旨也。○又曰。三過不入者。芻之不得入也。雖聖人之心。亦自不欲入。却

不欲入意。不重。作者多不解此。后稷教民稼穡節。翼註曰。人之有道。謂人皆有秉彝之性也。下父子有親等五有字。正應此一有字。皆因其固有而利導之。○袁了凡曰。不必非禮非義。始近於禽獸。只飽食煖衣。而不知性中有此五者。是與禽獸偏塞而無知者同矣。○賽合註曰。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兄弟。卽人字。親義序別信。卽道。○又曰。父子五句。正教以人倫

之實。父子教以有親。君臣教以有義也。但重教上。親義序別信。皆曰有。謂性中原有之道也。教之特從而發明之耳。然其教之之方。則何如哉。放勳所命。乃施教之方。○張彥陵曰。有字最重。教以人倫。特從氣拘物蔽中。爲之一開明。不是取之於外。而益其所無也。曰自得。曰振德。不過還其所固有而已。勞來以勸其善。匡直以懲其惡。○按賽合註曰。輔以立之。以志言。翼以行之。以事言。看來似亦不必如此分。○彥陵又曰。振德字。據註加惠二字。屬在上者說。卽教民之德意也。非謂民性之德。振之云者。只是無倦意思。非勞來等外。更有別法。○附顧麟士曰。聖人有憂之。聖人之憂民。兩聖人。惟大全小註專指堯。而存疑淺說。達說俱兼堯舜。蒙引則騎牆言之。

麟士謂意兼堯舜而語則以聖人字渾說還他似亦無不可也。○按語中卽明點出堯舜亦不妨。○吳省菴曰：洪水方平又憂五穀五穀方熟又憂人倫今日命益命禹明日命稷命契那有工夫去與民並耕。堯以不得舜爲己憂節。焦漪園曰：憂字最好思索。正是天地萬物一體之心每處著箇憂字。孟子把堯舜心事說盡矣。夫人惟到自己身體上有疾痛便憂骨肉至親有疾痛便憂聖人視天下之民若稍與己不相屬何憂之有。己字便見得天地萬物一體之意明白。不以天下爲天下而以天下爲己不得舜禹臯陶是爲天下憂也。而却以爲己憂以天下爲己天地萬物一體之仁見矣。○說得爲己憂三字痛快然此處却不重此意只重在

得上翼註謂兩爲己憂卽合下節爲天下三字之意亦與焦說同然總之不重也。

分人以財謂之惠節。賽合註曰：分人以財教人以善亦是治天下者之憂。但憂得小故止於惠止於忠。○按四書脉亦如此說。觀此則知重看爲天下三字者不是矣。然脉及賽合註亦仍要重看爲天下三字殊不可曉也。○時說多云爲天下三字極重不知分人教人獨非爲天下乎。此處只重得人。不重爲天下。○翼註曰：爲天下而得人非一官一方之寄則其人必大賢大聖不易識拔者。故又曰：爲天下得人難以天下與人作禪讓說。一云作天位與共說謂既得而恭己以聽之則猶易惟始得爲難耳。○按只作禪讓說爲是。蓋此處是要舉一件。

至難者以形容得人之尤難耳。○為天下得人者句。虛說不專指堯舜。註特舉堯舜以見例耳。玩一若字可見。淺說只將此句貼堯舜講。最謬。蓋誤看註耳。○為天下得人難。亦是虛說。不專指堯舜。但此句下須繳到堯舜。蒙引惟憂故難一條最明。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節。引孔子之言。只是極贊其功業之盛。以起下堯舜之治天下三句意。見得堯舜之巍巍蕩蕩如此。然其治天下亦只用心於得人。而未嘗並耕。則為君者。洵不在並耕矣。孔子之言內。並無用心意。翼註殊謬。附後。○附翼註曰。則天見法天意。不與見憂勤意。與論語不同。如此看。方起得下用心字。○按依蒙引存疑淺說。則孔子之言。只是贊其功業之盛。○則天

則字。註雖訓作法字。然仍是論語準則之意。蓋法字亦可作準。則意講也。不是效法之法。翼註不是。○四書家訓曰。用心。就指上堯以不得舜為已憂二句說。講用心全要根憂字意發揮。○賽合註曰。堯舜之治不並耕。何以云賢者與民並耕而治。許行所稱之妄可知矣。陳相何以盡棄所學而學之哉。

吾聞用夏變夷者節。翼註曰。用夏變夷。照下文陳良事。則當主自變說。或云還主變化他說。不必拘拘與下合也。○賽合註曰。夏以禮義之教言。夷以風俗言。○用夏變夷。原為陳相不善變張本。非即指陳良也。○陳良亦是用夏變夷。此則旁意耳。○徐徹茲曰。此處說周公仲尼之道。後昔者節。是與仲尼相應。魯頌節。是與周公相

應。○翼註曰未能或先只是齊等。非反不及良也。○張
彥陵曰孟子責陳相之倍師。正闢許行之不可學。並耕
之說之不可從也。前後只一意。○吳因之曰陳良楚產
六句。不重揄揚陳良之爲人。只見陳良不可倍。而倍之
者重得罪於名教耳。

昔者孔子沒節。蒙引做三段看。一言衆人不倍師。一言
子貢不倍師。一言曾子不倍師。存疑又作四段看。言三
子亦不倍師。○敖英曰古者師死。心喪三年。子貢乃有
廬墓之舉。所謂賢者過之也。故龜山之於伊川。勉齋之
於晦菴。皆不聞有此。○徐岩泉曰門人尊有若。自言行
氣象上說。曾子直指心體說。濯以江漢。無一毫濁汙也。
暴以秋陽。無一毫障翳也。總是一疵不存。萬理明淨。故

曰皜皜而不可尚。此是承上結語。○翼註曰濯之潔。無
一毫汙染。暴之乾。無一點溼氣也。兩喻總是一意。俱見
得聖心一疵不存。天然潔白處。不必分潔屬江漢。白屬
秋陽。作文但據字義影切爲分別。而大意無別。斯得之
矣。蓋潔字屬江漢可也。而白字難屬秋陽。若光輝字屬
秋陽。亦略差。况可以明著屬江漢乎。○又曰本文原不
以江漢喻聖德。而以江漢所濯言聖德。原不以秋陽喻
聖德。而以秋陽所暴言聖德。○江漢二句。畢竟是喻皜
皜二字。則是假借形容。淺說明。○江漢二句。翼註謂是
喻聖人之心體。此偏也。註中明謂是言夫子之道德。道
德則自兼內外矣。
今也南蠻馱舌之人節

吾聞出於幽谷節。翼註曰：幽谷節有以上二句，純就鳥說。下二句就人說者，折衷云：且就白文一滾提過。下以正意發之。陳良中國之學，猶喬木也。許行南蠻之教，猶幽谷也。倍良學行，是下喬木而入幽谷。去高明而就卑暗。吾所未聞而聞之子矣。○據折衷之說，蓋欲以白文專就鳥說，而正意則補在言外。此說是也。直解亦如此。魯頌曰：節。張侗初曰：戎有塞外之戎，儉狃是也。有中國之戎，淮夷徐戎是也。○張彥陵曰：大抵此五節，只是說他變得不好了。一句括盡大意，故末以亦為不善變一句結局。

從許子之道節。佐案曰：此便是割斗折衡而民不爭之說。○吳因之曰：說箇市價不貳，國中無偽，見君雖並耕而得以自暇，雖與百工交易而不必於憚煩也。孟子闢之云云，已不暇治國家，况暇並耕乎？如此立意亦好。○按因之說，比淺說較勝。淺說附後。○附淺說曰：陳相又曰：許子之道，如並耕之說，雖不可從，然豈無一二之義而可從者乎？從許子之道，則云云。○張彥陵曰：按日中為市，始於神農，故許行倡齊價之說，正欲舉世只為其粗，不為其精。相安太樸，巧偽不生，與並耕之說，只是一意。無非欲混君子野人於無別耳。○又曰：通節以市價不貳句為主，無偽不欺，俱根不貳來。此不獨為許行置辨，且見己所以從學之故，似有可原。○沈無回曰：精粗同價，亦自有說。彼正謂使舉世但為其粗，不為其精，相安太樸，巧偽不生焉耳。不知三代以下之天下，不可以

結繩垂裳之治治之也。

夫物之不齊節。徐傲弦曰。許行始託神農並耕之說。欲齊人也。而不知人有大小之等。不可以相兼。繼託神農市價不貳之說。欲齊物也。而不知物有精粗之殊。不能以同價。○張彥陵曰。物之不齊。由造化所生。有參差人力所成。有工拙。○賽合註曰。亂非禍亂。卽下相率爲僞是也。○彥陵又曰。相率而僞。正反國中無僞之說。惡能治國家。只就相率爲僞上見得。○又曰。屨大小同。則買相若。是許子猶知有大小也。巨屨與小屨同買。則假借言之。以明精粗之難混耳。獨言屨者。緣許行是箇捆屨的人。故就其明者通之。○吳因之曰。荀子解蔽篇。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謂墨子欲使上下勤力。股無胝。脛無

毛。而不知貴賤等級之文飾也。卽此推之。則許行並耕之論。亦是祖述墨子。但行者姦僞之尤。又逃墨而遠託神農。以求伸其說於天下耳。孟子闢許行。正是闢楊墨。只一箇圈子。

墨者夷之章總旨。張彥陵曰。一本二字。通章骨子。仁孝二字。通章關鍵。○沈無回曰。人以本生。愛因本立。本一則愛自不能不差等。此人心自然不容已處。故孟子以親其兄之子五句。解書詞。非愛無差等之說。又以天之生物三句。破墨者愛無差等之非。下節又以上世埋葬之禮言者。正就人心之不容已者。挑動之。使知本之至一而無二也。○夷之受病。在愛無差等一句。愛無差等。則施由親始。亦只施得此無差等之愛耳。所以爲二本。

若只說施由親始。便與吾儒立愛自親始無異。

墨者夷之節。

他日又求見孟子節。張彥陵曰。不直二句。乃一正一反。

之詞。盡言以相正。固是闢異端之言。然且莫切。儒墨上說。下文方云夷子墨者。○翼註曰。我且直之且。對未遽見說。○又曰。夷子葬其親厚。是他一點良知。不泯滅處。孟子却以所貴所賤。顛倒詰他。正欲發其良心。而動以一本之恩。使知兼愛之非耳。○然而夷子葬其親厚二句。與百姓皆以王為愛也同一法。

徐子以告夷子節。吳因之曰。若保赤子句。便要露愛無差等意。在下段始歸重在施由親始句。○又曰。施由親始字。雖似有先後。亦不可便謂厚其親。如何便宜厚。

葬其言亦自相矛盾。但此亦還是他好處。故孟子不攻其說之矛盾。而獨攻其病痛之所在。○夷之自相矛盾處。蒙引謂其施由親始。則又略有親疏之辨。與所謂兼愛者矛盾也。存疑謂其施由親始。如何便宜從厚。則又與厚葬者矛盾也。二說宜兼用。○附賽合註曰。雖有援儒入墨。推墨附儒兩項。然上儒者之道三句。又是喚起之則二句。之則二句。自以己意解書。以自釋也。中閒語脉相連。不可截作兩平對看。援儒入墨。推墨附儒。意須總補在後。方見圓融。○以之則二句。為釋書詞者。此謬本於蒙引。而淺說翼註俱從之。斷不可用。存疑說約皆說得甚明。○朱子曰。天之生物。有血氣者。本於父母。無血氣者。本於根莖。皆出於一。而無二者也。惟其本出於

一故其愛亦主於一。蓋一體而分。眷戀之情。自不容已。自是之外。則因其分之親疏遠近。而愛有差焉。此儒者之道。所以親親仁民。以至愛物。而無不各得其所也。今夷之謂愛無差等。則不知此身所從出。而視其父母無異路人。雖其施之先後。稍不悖於正理。然於親而謂之施。則亦不知愛之所由立矣。非二本而何哉。且何止二本。蓋千萬本也。○賽合註曰。且天之生物。且字根上來。謂書之所言。吾固不暇詳辨。且以天之生物言之。本者物之所從出也。待其親如路人。則親是一本。路人又一本。故曰二本。惟其二本。故忍以薄爲道。而不顧耳。如達一本之說。則其用愛必有分矣。○四書脈曰。天之生物三句。是從生人之始說起。以天理明一本之義。蓋上世

節是從葬親之始說起。以人情明一本之義。道得天理人情。沉痛悲切。宜夷子之聞言而悟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節。吳因之曰。深明一本。只到反藁裡而掩之住。掩之誠是三句。則又因上文而推廣之。然亦須根一本意來。見上古掩親者。情動於一本如此。則仁人孝子。獨切一本之愛。必以厚爲道矣。旣明一本之意。又復及仁孝云云者。正欲見厚葬乃仁孝之所爲。而以此進夷子耳。○莊忠甫曰。墨氏以禮者忠信之薄。而聖人之僞。故孟子舉上世禮教未起之時。人心本然之仁。孝以覺之。見禮之非強作也。○李九我曰。上世事大都是渺茫憶度。兩蓋字俱想當如此之詞。○四書脈曰。上世之委親於壑。非忍棄之也。禮制未起。不曉如

何殞殞沒奈何姑置諸此他日過之非偶然經過分明
既委後不忍忘復往過低回卽此便見天性之切○賽
合註曰非爲人泚此一本之情誠發於中下歸掩之者
一本之事速盡於外使非一本則乍見之初胡爲有是
泚既見之後胡爲有是掩耶○又曰註中兩箇他人勿
混一樣看非爲他人之他人對已而言在他人之他人
對親而言○四書脉曰蓋歸字有急急之義掩之誠是
句是起下語○四書家訓曰掩之誠是是字謂當然也
就上世言則孝子仁人句推開就後世言○掩之誠是
也此句口氣猶治安策云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管子
而少知事體若竟作實說則無味矣○沈無回曰上世
人之掩與夷子之厚葬其親皆是發於一本處掩之誠

是則厚葬的誰說他不是知厚葬之爲是則愛無差等
之說不攻自破矣○賽合註於末節補說曰今夷子知
厚葬其親似有合於仁人孝子所爲而不昧於一本之
理者乃謂愛無差等而惑於墨氏二本之教謂之何哉
極爲得體

徐子以告夷子節 沈無回曰憮然爲閒四字有昏暈初
醒稍定始能言之意○吳因之曰命之矣須要模寫恍
然悔悟而深以孟子之言爲然意但直說教我云云便
不得憮然境界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之六

滕文公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章總旨 陳代亦知孟子非急功名。但欲其急於救世耳。然孟子為其以利言者。蓋急於功名。固是以一己之利言。急於救世。亦只就天下之利害上說。壞天下之名節。救天下之生靈。亦君子所不為也。况既壞名節。則亦必不能救生靈乎。○君子亦有時似小屈而大伸者。實亦義之所在。非屈也。○圈外註言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此亦是就淺一層說。

陳代曰不見諸侯節 四書脈曰。宜若可為。是陳代解志意。○附麟士謂周制十寸八寸皆為尺。以十寸之尺起

度則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爲尋。倍尋爲常。是故十尺曰丈。而又有八尺曰尋之說。今小尺當官尺八寸者。亦舊制相沿。非妄起矣。說見禮書。昔者齊景公田節。此節言義不當如是。且夫枉尺以下。則言代言利之非。不可以齊景公節爲應。首節不見諸侯五句。且夫枉尺以下。爲應枉尺直尋之言。蓋不見諸侯五句內。已有枉尺直尋之意。註須善看。○張彥陵曰。不忘二字。是活句。是揀了死。不顧利害。不是說定要死。且夫枉尺而直尋者。節。梁無知曰。此節提出一利字。○陳新安謂見諸侯本非小節。極是。然孟子此處。亦姑未辨此意。只是言義之不可少。屈利之不可或徇。至且子過矣以下。方兼此意。○大全朱子援天下一條。當屬白。

文且子過矣之下。○翼註曰。枉尋直尺。如大壞名節。而小就功名之意。亦可爲與。還是不義而不可爲。非不利而不可爲也。戊戌墨卷多是就得不償失。并違其計利之初心說。惟程文得之。

昔者趙簡子節。張彥陵曰。前引虞人。明不可往。見之義。後引王良。明不可枉尺直尋之意。總是一意。反覆語氣。直到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住。○葛屺瞻曰。強而後可。不過欲以自見其微才爾。要之執藝之徒。未聞大道。露才揚己。則亦無足怪矣。在良則可在。士君子則不可。○說叢曰。不失其馳。御之道也。良之可重。正在於此。請復彊可。權譎以伸道也。引意不重此。○翼註曰。小人二字。只在不善射上見。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節。四書脉曰：比而得二句，是推其羞與爲比之心。若丘陵，暗指枉尺直尋。○賽合註曰：大則以王，小則以伯。丘陵禽獸耳，又焉用之。○翼註曰：彼指諸侯。○徐傲弦曰：枉己未有能直人，言非但枉尺直尋，亦非但枉尋直尺，其勢必至徒枉而無所直，蓋枉者原無直之理也。夫枉己卽能直人，於義理尚且不可，况枉己必不能直人，其不當言益明矣。○翼註曰：直尋之直，伸也；直人之直，正也。二字不同意，實相因。直人應王伯說，如伊尹伐夏救民，以正天下，如管仲亦云：一匡天下，皆是直人處。人字兼得君民，然渾然爲得。○不見諸侯，非小節，此不但在利害上方有此意，但上文孟子未暇及此意，至且子過矣以下，方兼此意耳。

景春曰：章總旨。四書家訓曰：儀衍所恃在權勢，孟子所恃在道德，主持自我。○俯仰從人，卽所謂以順爲正也。景春曰節。新安陳氏謂二人皆破六國之從，以爲衡者。然按史記，犀首常佩五國之相印，爲從長，又按趙註，張儀亦合從者也，則固不必專主連衡說也。○張彥陵曰：一怒二句，正是景春以二子爲大丈夫處。○四書脉曰：一觸其怒，則以稱兵說進，而他國諸侯懼，一有安居之心，則以罷兵說進，而天下戰爭禍息，以一人係天下之安危，春稱二子爲大丈夫，正爲此也。是焉得爲大丈夫乎節。附蒙引：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引禮全在女子之嫁云云，夾帶此一句。○按此說固似是，然孟子說丈夫一段，正見丈夫且不爲何論大丈夫也。

困勉錄卷之六
非全不重也。○只言父命之而不及命之之詞者。以下有女子一段可反照也。○四書脉曰。戒之。又在命之外。○翼註曰。以順爲正二句。但就女子說。下補儀衍。○附蒙引曰。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看本文及書註。此二句似乎是孟子之言。然問諸讀禮者。則謂此二句皆是禮言。○按蒙引太拘。禮文雖或有之。然此二句。只作孟子自言爲安。存疑得之。淺說從蒙引。不是。○賽合註曰。禮在無違夫子止。末二句。還是孟子言。

居天下之廣居節。管登之曰。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不得志則獨行之。道德也。得志與民由之。功名也。不淫不移不屈。氣節也。三者不備。不得謂之大丈夫。功名氣節二者。從道德中出。便是真丈夫。不從道德中來。便是僞。

丈夫。○論來仁禮義。俱是本於心而達於事。然分言之。則三者自有存心持身處事之別。○玩大令朱子。則居廣居是三句之主。然口氣只是三平。朱子是論道理如此。○四書脉曰。此性萬善包羅四端。咸備胞與民物。覆載入荒。何廣也。○按脉是兼心之德。愛之理。講廣居存疑。只主愛之理言。未知孰是。姑俟再定。○翼註曰。大道道字。是路字。下獨行其道。道字。是道理。兼三者言。○又曰。居天下之廣居。不可提起廣居。後講居字。須云人孰無居。而所居乃天下之廣居。方見得大丈夫之大處。下二句亦然。重在廣正大字。及天下字。不重居立行三字。○廣居三句。猶云尊德樂義。與儀衍之情。權勢相反。得志五句。猶云則可以囂囂矣。與儀衍之俯仰。從人相反。

○志有得有不得之時。道無行不行之日。故我自有道。我可獨行。原不藉之人以行。亦安往而不得志哉。○四書脈曰：與民由之。難說是必與斯民共居。廣居共立。正位共行。大道只推其所居。以涵育天下。推其所立。以範圍天下。推其所行。以化裁天下。卽是與民由之之意。○四書家訓曰：得志二句。見他受用此三者處。富貴三句。見他受用此三者之雄壯。不可磨滅處。○得志不得志內。揭出三箇大關頭來說。○附大全辨。芑山張氏。苦苦說廣居正位大道。不可分配仁義禮。敢於背朱子可笑。周霄問曰：章總旨。沈無回曰：周霄全在進取上論。孟子拈出一道字。便見汲汲皇皇。無非爲道。與答陳代同意。周霄問曰：節。四書家訓曰：古之君子仕乎。霄豈不知蓋

將欲以難仕諷孟子。故先以仕詰之耳。○徐徹弦曰：皇皇如也。連出疆必載質。讀是以未仕者言。三月無君則弔。以已仕而失位者言。○賽合註：四書脈。四書家訓。皆云：無君俱就。先有位而後失位者說。○翼註曰：俱屬孔子。○合註曰：出疆就是失位之初。不可認做三月後事。惟其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所以出疆必載質。庶不至於三月無君矣。無君俱指先有位而後失位言。見已仕失位。尚且皇皇而弔。則未仕者。豈不爲見用圖也。○翼註曰：弔作自家憂戚之意。亦便。○兼他人之弔說。亦可。三月無君則弔兩節。張彥陵曰：諸侯耕助四句。是禮文。出記祭義。下四句。是孟子解禮。惟士無田二句。是禮文。出記王制。下又是孟子解禮。○又曰：無田不祭。亦仕中

之一義。非謂君子之急於仕專為祭也。孟子特引禮文證失祭之足弔耳。而道不行之弔又可知也。亦不足弔乎。亦字最可味。○註黍稷曰黍。而周禮鄭氏註以稷為黍。未詳孰是。○惟士無田。趙岐註作圭田。解麟士取之殊拘。○大全辨芑山張氏曰。失位不祭。須想他孝不能殫。卽忠不能伸處。不能以身任仕。使我親生我之身。無補於世。所以不能宴然。若硬說失祭。則未仕以前。豈無所以致孝於祭。况必欲得位而後致祭。不得位則弔。則終身不仕。如顏閔諸人。將遂不得為孝子。有是理哉。王制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何必專患無田。出疆必載質兩節。四書家訓曰。霄問纔出疆便載質。亦是急於仕了。與前問同意。○上節急仕之意已明了。出

疆載質一問。亦儘不必。但霄意欲盡發孟子急仕之意。以為下文辨難之地。故不卽折之。而又有此問。此處文勢與許子必種粟節一般。

晉國亦仕國也節。賽合註曰。未聞仕如此其急。如此二字。兼則弔載質言。君子暗指孟子難仕。暗指不見諸侯。○湖南講曰。難仕又豈為一身名節。枉己者未有能正人。亦總為拯濟天下。正以成就其皇皇之念耳。○四書脈曰。古之人。孟子自寓。

後車數十乘章總旨。吳因之曰。彭更以為泰。暗指無功說。至無事而食云云。則意已盡露矣。孟子以為非泰。暗指有功說。至入孝出弟云云。則意已盡露矣。然彭更復以為論其功。雖不容掩。論其志。本不在食。要亦不必食。

也。總是不欲食士意。孟子則以爲但宜論其功，不宜論其志。安得以志而掩功也。總是不可不食意，須知末二節卽申士無事兩節意。非判然兩層。要之通章大旨，只是士有大功而不可不食之，以報其功。一言以蔽之矣。後車數十乘節。賽合註曰：後車三句，雖泛言之，其實暗指孟子。非其道四句，當抑揚看重舜一邊。○傳食如驛。傳之傳，泰字猶云過分。○大全辨少墟馮氏曰：從者是弟子。如從者見之之類。蓋孟子爲賓師，講學列國，有數百人從之。非馳驛以行，儀從如此其盛也。傳食如齊餽兼金，居鄒季任以幣交。○陸儲子以幣交之類。非乘傳以行，廩給有一定之數也。後車卽是弟子之車。非孟子的輜重。

士無事而食兩節。賽合註曰：子如通之下，宜補云：如通功易事，則寧獨男得衣，女得食已哉。舉凡梓匠輪輿，有功於器用者，皆得食於子矣。○張彥陵曰：於此有人焉，一句極重。蓋吾道值大明之時，卽繩趨尺步，不見所繫之重。今異端蜂起，邪說橫流，此乾坤何等時節。乃有人焉，起而擔當世教，其功之大何如。○又曰：守如固守之守，有防閑之意。在當時邪說橫行，幾把先王的道理，決裂殆盡，故欲守之以等待後之君子。煞有關邪衛正工夫。孟子實皆自任。○守正所以爲待，無兩意。○沈無回曰：守字待字，俱要理會。楊墨沸騰，仁義充塞，有攻而後有守也。天下不歸楊則歸墨，當世之學者不足恃，而後待後之學者，此便是繼往開來。○先王之道不外仁義。

守與待。卽在入孝出弟上見。○四書麻曰：孟子非爲食辨，恐天下不知君子之功，便忽其道而不尊。要看本文尊字輕字，並不曾言及食字，只見君子之功當尊而不當輕也。

梓匠輪輿節 翼註曰：子何以其志爲哉三句，指定君子說。勿泛。○四書麻曰：且子二句，又就平日泛論以詰問他。

有人於此節 吳因之曰：且子食志乎至曰否，主意只要引到子非食志食功二句耳。然非食志食功二句，又只是申明子何以其志爲哉二句意見。平日本是論功不論志，安得待士乃論志不論功耶。○又曰：孟子凡遇辨難攻擊處，必窮極其詞，得他口中語，而因用反詰之，故

理勝詞雄。人不得不屈。○陸實甫曰：食爲報功而設，只以功論，不以志論。士亦非以功計食者，但守道在身，必要人崇嚮往，然後不湮沒。若謂其浼己而望望去之，將使人疑而生畏，何以爲守道哉。孟子特借功以折更耳。○管登之曰：士之後車數十，從者數百，其端實起於戰國之說客。故彭更泰之病其無事而食，此言良是。○然孟子所以安之者，以其功足以當之耳。卽孔子今也純儉，吾從衆之意。○有孟子之道，則可無孟子之道，則不可。○登之全文備錄。○湖南講管東溟曰：士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其端實起於戰國之說客。旣乖孔聖之矩，亦非淳古之風。故彭更泰之以無事而食爲不可，此言良是。然孟子當是時，亦有大不得已之苦心在。何

者七雄爭強之日。君以畏士之心。下士以要君之迹。傾君。此時欲盡反遊士之習。如孔子之羣十哲。駕一車以栖栖乎絕糧伐木之迹。必至矣。則何如避世不出之為高。如不能恣然於世。欲乘事半功倍之會。拯民塗炭乎。則遊士已作先茅。未有能盡去其資。而以徒步委身萬乘之主者也。故為斯道斯民計。莫若乘時君一點下士之虛意。而亟實之。又借策士一時傳食之餘。從而徐反之。萬一有遇。猶可以湯武之仁政。小試於天下。此車從之所以不可盡屏。餽金之所不能盡卻也。後世盜名盜利之徒。皆以傳食為口實。而巢穴於其中。初但竄迹於習詩文之山人中。後兼濫迹於講理學之士夫中矣。其觴皆自戰國橫議之處。士濫來也。天下之傳食者多。

而亂臣賊子必起矣。不然亦釀黨錮濁流之禍。吾不得不為世運憂之。

宋小國也。章總旨。吳因之曰。同一興師動眾也。用之除殘去暴。則為王。藉此以凌壓列國。爭衡天下。則為伯。宋原只欲伯。本非行王政。孟子欲分別王伯之辨。故通章口氣。雖只言王政無敵。而言外本旨。實重在宋未嘗行王政。末節不行王政云爾一語。甚不可忽。○翼註曰。湯武對看。歸重末節。○四書脈曰。此章主意。只在不行王政云爾一句。勿以末節為望。宋行仁。○雖說宋不行王政。亦是所以望之。然口氣內則無此意。○看來此章與取燕章。俱要見不畏人意。

宋小國也。節。四書脈曰。此行王政。就征伐上言。○翼註

曰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似是奮發有為。欲削平亂略。混一區宇之意。故曰將行王政。只淺淺在用兵上說。湯居亳節。四書脉曰。問其不祀先祖。而遺牛羊往耕。非重湯之事。葛也。所以正葛之罪。而見湯之征葛。非無名之師。葛伯率其民半節。全要發童子無罪。而葛伯故行暴虐。以殺之之意。方見湯師為伐暴救民之師。有童子以黍肉餉。重在體君之心說。○呂東萊曰。王者恐天下之有亂。伯者恐天下之無亂。如狄以閔之元年伐邢。其後二年。而齊始遷邢於夷儀。狄以閔之二年滅衛。其後二年。而齊始封衛於楚丘。齊滅之恤二國。必在於二年之後者。所以養其亂也。觀此。則湯之憫葛伯。何等用心。真天地不棄一物之念。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節。匹夫匹婦。大全蒙引存疑淺說。俱無明文。而說約直解。賽合註。則俱主童子之父母說。

湯始征節。賽合註曰。湯始征二句。本其始而言。意已在上節了。此宜重十一征句。無敵於天下。且虛東面以下。正是無敵處。○又曰。為匹夫匹婦復讎。曰不止不變。曰誅君弔民。皆湯王政處。故四海之內。望以為君。而大國無有惡而伐之也。

有攸不為臣節。四書脉曰。有攸不為臣。不必指為周臣。其助紂為虐。便不是為人臣的道理。○按註是明指為周臣。似與睡菴說不同。然實相發明。○張彥陵曰。有攸不為臣。指助紂為虐。而不為周臣者。著其荼毒士女之

罪見我武興師之由。○又曰：紹我周王，係士女之言。我親之之詞。大邑周尊之之詞。○翼註曰：其君子是商之臣，以迎其君子；是周之將帥，其小人是商之民，以迎其小人。是周之率徒，所以然者，以武王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已。此是以推原文法，倒解書詞。○近日汪摺九說云：而已矣三字，全是透醒民情悅服，除能行王政外，更無他故，非謂周王於救民取殘之外，無多事也。此說殊謬。玩註則而已矣三字，明是在周王身上說。○賽合註曰：曰救民水火，曰取其殘，皆是武王行王政處，故四海之內，皆望武之為君，而大國無有惡而伐之也。

太誓曰節

張彥陵曰：引太誓只重則取於殘一句，所以

證取其殘之說也。○賽合註曰：于湯有光，蔡傳所謂武王弔民伐罪，于湯之心，為益明白于天下也。舊說謂與湯同有休光，亦說得不妙。

不行王政云爾節。張彥陵曰：不行王政云爾，是直斥之詞。齊楚雖大句，正是抹煞他那小字。○賽合註曰：此節正是辨其不得為王政，乃歸重處。全無勉宋意。四海對齊楚，看望字對惡字看，為君對上伐字看，言宋特不行王政。如湯時雨之師，如武水火之救，則四海之內，翹首企踵，如夏民無罰之望，如殷民見休之想，願奉為共主，齊楚雖大，又何足畏哉。惜宋不能然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章總旨

張彥陵曰：君心向善，在賢人

衆多處得力。然亦須當路者有知人之明。有用人之量。不勝知進賢以傳其君矣。而未知廣求賢才以成正君之功。此處不病於明。必病於量。故孟子從而廣之。孟子謂戴不勝曰節。張彥陵曰。設喻以起下文。專與久。兩意並重。○下文一薛居州且不能專矣。何論久也。子謂薛居州節。四書家訓曰。在王所兩段。還是論理。且圓活。遊過。到一薛居州二句。方著實歸責。不勝身上。○翼註曰。長指老成。幼指新進。○陸實府曰。太甲改德。一伊尹。高宗中興。一傅說。○須知當日只是伊尹傅說爲主耳。其實非一人也。○莊忠甫曰。欲輔王於善者。必先使王無爲不善。欲使王無爲不善者。必使王無與爲不善。故將明揚側陋者。先宜肅清君側。若用姑息調停之

說。而使忠佞同朝。賢姦共柄。其究也。小人日親。君子日疎。疎不勝親。則善不勝惡。而君卒爲蠱惑而已。此一傅衆咻之說也。卽不勝之身。且未知所以自立。如薛居州何哉。○此意固是。然亦不可偏用。若說欲使王無爲不善者。必先進王於善。亦無不可也。

不見諸侯何義章總旨。賽合註曰。通章是箇不見諸侯之義。段干木節言過。陽貨節言中。曾子節言不及。當依註三平看。然其實上下文勢相承。大旨謂孔子禮義之中正也。段干木泄柳。執不爲臣。不見之義。而過者也。脅肩諂笑。未同而言。昧不爲臣。不見之義。而不及者也。總註解儘停當。新說不依總註。謂首節因問而言。不見諸侯之義。是綱。以下詳明其義之所在。是目。不可以中正

過不及言。子謂此說有何意味。須依朱子總註爲是。○附翼註曰：不爲臣不見，主自重說。此句一章之大旨。下二節勿以太過不及中正立意。總是明不見諸侯之義。若謂段干木泄柳皆守不臣不見之義者，但已甚耳。孔子不爲已甚，然亦必先而後見，不先則不可見也。○按翼註此條，卽賽合註所謂有何意味者。皆註不可從。○蒙引謂不可泥總註界然分爲三意，此非以分爲三意爲不是也。蓋欲以三意相承說耳。蓋總註是撮大意講，不見諸侯何義節。賽合註曰：丑之問，暗指孟子見者，乃往見之。○張彥陵曰：緣古以爲例。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節

陽貨欲見孔子節。賽合註曰：大夫有賜於士三句，是陽

貨見得禮之所言如此。○又曰：當是時三句，是孟子斷其可見。○劉上玉曰：尊重孔子，固是孟子家法。然亦在引證中耳。非正主人。若又因下曾子子路，是孔子之徒，遂事紐串，生出支節，益不必也。○附蒙引曰：一說當時陽貨若不瞰其亡，而先加禮焉，孔子豈有瞰亡往拜而不見之也耶。言一定見之也。○按賽合註謂此說牽強極是。蓋饋孔子蒸豚，便是先來加禮了。此不是假設之詞。

脅肩諂笑節。吳因之曰：脅肩節，講二子之言處。先要說得鄭重，須含深惡痛絕之意。躍然言表，則下文由是觀之云云，方有情。蓋下文語意，全在上文種根。此等處全要理會。○姚承菴曰：脅肩諂笑，欲得權豪之心，費多少。

精神打點。故曰病于夏畦。未同而言者。不能無愧於神明。獨覺處。自赧赧然。其見於詞色。當時叩見王侯者。大抵皆是此狀。○翼註曰。脅肩諂笑。未同而言。不必指定見諸侯。大抵是趨權勢者。○又曰。赧赧是良心難昧處。然卽此明知可恥。而明自蹈。有不可曉解者。故曰非由之所知。○吳因之曰。由是二字。最有意義。當初枉尺直尋之人。只爲看得區區名義。不甚緊要。卽如色笑假人。未同而言。都是應世小節。何害通融。乃二賢或比之夏畦。或病其赧赧。則是吾身有不可毀之廉隅。世俗有必不可由之徑竇。故曰君子所養。可知已矣。然不曰所守。而曰所養。知非以氣節爲高者也。○因之爲此說者。蓋欲以曾子子路與段干木泄柳對看也。不知段干木泄

柳亦可謂有所養。但其所養有不同耳。况此節只重在不淪於汙賤。正不必如此說。大全蒙引存疑淺說。亦俱無此說。○賽合註曰。一說由是觀之二句。當推開本文。原是君子之所養。不是二子之所養。當與君子亦仁而已矣。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之君子一例。暗作自負說。此說雖通。然與註背。只從註爲當。○四書脉曰。所養就持身正大。立心光明。言不肯往。見意補在後。戴盈之曰。章總旨。張彥陵曰。通章以非義二字作斷案。而知字速字意俱重。蓋因其明而激之以勇也。戴盈之曰。節。翼註曰。何如二字。自謂更張有漸意。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節。如知其非義。節。劉上玉曰。不必說到來年。未必已得成。

等話。卽來年果已。其如眼前非義何。

外人皆稱夫子好辨。章總旨。張彥陵曰。君父二字。是通章大綱領。仁義二字。是通章大關鍵。不得已三字。是通章大樞紐。○不必說一代難於一代。但孔孟窮而在下。其勢又難於禹周耳。○附四書脉曰。此章不得已意。在懼字。看出開首說做子。便是千聖身任世道。挽回治亂機軸。故孔子懼。孟子懼。以至亂臣賊子懼。天理常存。止此人心不死耳。○按此亦不差。但前說做子意不如此爾。

外人皆稱夫子好辨。節。賽合註曰。何也之間。爲何故好辨也。○張彥陵曰。公都子說孟子好辨。病在一好字。孟子說箇不得已。便見得不是好。天下之生二句。是不得

已之故。○翼註曰。天下之生久矣。如云自有生民以來。非一日矣。兩一字。見循環意。惟治亂循環。則撥亂而反治者。責在聖賢。所以予不得已也。○張侗初曰。聖賢若不擔當天下之生機絕矣。○註反覆相尋。雲峰胡氏則謂是氣化人事之反覆相尋。徽庵程氏則謂是氣化之盛衰反覆相尋。人事之得失反覆相尋。二說不同。當兼用。○存疑謂氣化人事。原不相離。覺不妥。蓋氣化人事。有相離者。有不相離者。治亂所因。或自氣化之盛衰。而不關人事。或自人事之得失。而不關氣化。亦或二者俱有。蒙引及慶源輔氏之說是也。但輔氏謂洪水之災。盡由氣化。亂賊之懼。盡由人事。則亦未見得。○又蒙引所謂二者俱有者。又有二項。有二者適相值而俱有者。亦

有相因而俱有者。或氣化先盛而人事之得因之。或人事先得而氣化之盛因之。玩雲峰胡氏說可見。○又玩章末東陽許氏說。則孟子此章重在人事。蓋氣化之盛衰而不關人事者。固不必論矣。若夫氣化先盛。則須人事以承當之。氣化方盛。則須人事以符合之。氣化未盛。則須人事以挽回之。即使氣化無可承當。無可符合。亦未可挽回。而亦必賴人事以爲之底柱。○又按氣化亦未嘗不重。如人事未得。則氣化有以開之。人事方得。則氣化有以合之。人事既得。則氣化有以應之。但孟子此章之旨。則不如此。○禹周孔孟之治亂。俱不可指實。曰此是氣化。此是人事。此是氣化人事相兼。蓋可見者人事。而不可見者氣化。故此皆不可以懸斷也。○附存疑

曰。小註輔氏說。堯之亂。純是氣化。孔孟之治。純是人事。其餘氣化人事相兼。愚謂氣化人事原不相離。堯之洪水。雖是氣化。亦由前此人事未修。是未嘗無人事。孔子之作春秋。孟子之息邪說。雖是人事。亦由天生大聖大賢。以開萬世之治。氣化決未嘗無。○按存疑之意。蓋謂但生得聖賢出來。撥亂爲治。即使是氣運之隆也。此固未嘗無理。但生聖賢之氣化。與治亂之氣化。似又不同。集註所指。似在此不在彼。

當堯之時節。吳因之曰。當堯之時入節。是敘事體。昔者禹抑洪水四節。是議論體。敘事處。即便隱隱是箇不得已之意了。但未明露出。至議論處。始明白闡發之。通章緊把不得已三字體貼。乃得口氣。○張彥陵曰。爲巢爲

窟正是民無所定。泔水者洪水也。不徒訓字。蓋云此所謂警余者。卽此。則其爲害之大可知。○警余二字。雖不可謂不重。然只要見洪水之爲害大。不重聖人之懼災。上此誤本雲峰胡氏。○大抵因當時人只知堯時有洪水。而不知泔水之名。故又著泔水者洪水也。一句不然。則只引泔水警余一句足矣。

使禹治之節。此節斷宜依瞿昆湖墨掘地二句是用功。水由地中行以下。是成功。水由二句本掘地句來。險阻二句。本驅蛇龍句來。險阻句。只是過接語。不重。然後句。總承上兩段。但當以治水爲主。而蛇龍帶言。勿平看耳。存疑淺說。殊說得牽強。存疑附下。○附存疑曰。上曰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注下只曰水由地中行。不

復及蛇龍者。蛇龍之害。本緣洪水。故特歸重在水。上水由地中行。承上謂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然後水由地中行。不復汎濫。卽今江淮河漢是其處也。○四書家訓曰。惟掘地而注水於海。蛇龍自放之菹。若驅之然。非真驅之也。○王觀濤曰。江漢南條之水。河淮北條之水。味是也。二字。是指今日安流者。以見當時禹功。當以治水爲主。蛇龍鳥獸俱帶說。○賽合註曰。鳥獸卽蛇龍之類。

堯舜旣沒節。四書脉曰。聖人卽堯舜道。卽仁民育物之道。衰是不明不行。宮室卽民居。暴君至又作是人害禽獸。是物害。○賽合註曰。壞宮室棄田。卽暴君害民之事。○李貞庵曰。邪說暴行相關。蓋欲行暴行者。必有邪說。

糊塗了箇理義。然後暴行始作。此指在下者言。又字方有著落。○邪說暴行。蒙引推開看。極是存疑。雙峰俱云。卽指上文壞宮室棄田宅。不妥存疑。附下。○附存疑曰。邪說暴行。只是上面壞宮室棄田。故下只曰園囿汗池。沛澤多而禽獸至。曰又作。是對前一治說。言至此又一亂也。○邪說暴行。蒙引謂通上下而言。翼註四書脈直解。賽合註。則俱云指在下者。似尤直捷。今姑從蒙引。翼註附下。○附翼註曰。邪說暴行。當指在下者言。亦由暴君無道揆也。○賽合註曰。此邪說暴行。當時不由禮義中國而夷狄者。故後面說周公兼夷狄。○翼註曰。沛卽園囿。澤卽汗池。○合註又曰。有園囿則沛多有汗池。則澤多而禽獸至。顧亂猶未大也。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人害益熾。而夷狄且亂華矣。物害愈熾。而禽獸且傷人矣。○徐倣弦曰。孟子欲說楊墨之道。率獸食人。故當堯之時。段下蛇龍居之句。此禽獸是蟠據而害人者。堯舜既沒。段下沛澤多而禽獸至句。此禽獸是招致而害人者。○太尖巧。

周公相武王節。翼註曰。誅紂至五十。是除人害。下句是除物害。誅紂一頭。奄是紂之助。飛廉是紂之幸。五十國是紂之黨。三平看。○張彥陵曰。驅虎豹一句。以紂豢養言。○張南軒曰。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放蛇龍於菹。不是將來俱滅絕了。防之母令民害而已。此並生之意。○賽合註曰。天下大悅。悅其無人物之害。○陳伯玉曰。書意文武並重。引來側重武王些。而本旨則歸功周公相武

耳。顯承佑啓皆是道之不微處。○翼註曰：文謨之顯，武烈能承之，而佑啓後人者，皆周公之力也。○盧未人曰：上文所言是兼驅之功，引書又是制作之功。○附蒙引曰：引書以明一治之功，如此其勝也，不可依近時說天下大悅是治功，大慰於當時。書曰：云云，是治法垂於後世，作兩意看，非也。○附存疑曰：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云云，只是說上文戡亂之功。○按蒙引存疑與淺說不同，似亦有理，姑存之以俟再定。

世衰道微節。賽合註曰：世衰道微，不平道微，世便衰矣。○說叢曰：曰微，則聖道所存無幾，不止於衰。○四書脉曰：邪說俱從上不正來。○張彥陵曰：邪說暴行有作，卽是道微，邪正不兩立也。有作承上文一治來，與又作不

同弑父弑君，正是暴行，然必造出一種行權通變的說話，此便是邪說。○竊意暴行不止是亂賊，但亂賊其尤者耳。若如後荆川謂春秋無一句不爲亂賊而作，將亂賊推開看，則謂暴行專指亂賊亦可也。

孔子懼節。四書家訓曰：孔子懼，懼上篡弑之禍，不可長也。此皆由天子之事不明，以至於此，故作春秋以明天子之事。○附四書脉曰：玩懼字，直是警余一脉，傳之孔子而倍惕。○按此亦不差，但前說警余，意本不如此耳。○翼註謂新說天子之事，不作託南面之權說，只是還大權於天子意，最妥卽高中玄之意，然所謂還大權，所謂尊周室者，如何還之，如何尊之，亦仍是託南面之權矣。○夫子之託南面，與伊周之放攝，同一例也，且又只

明其事而已未嘗行其事也。雖託何傷。○大全朱子謂春秋只是直書其事。恐亦是其未定之論。○賽合註曰。此節重春秋天子之事。句正見其寓王法以誅亂賊而爲治處。孟子引知我罪我之辭。只以明春秋天子之事。而誅亂賊意已包在天子之事內矣。○四書脈曰。知者罪者雖不同。而要皆有警於人心矣。重在都所有所警上。不重在罪我而未盡知也。人心有警。便不敢爲亂。非一治而何。○說叢唐荆川曰。吾意當時篡弑之人。必有自見己之爲是。而見君父之不是處。又必有邪說以階之。如所謂邪說作而弑君弑父之禍起者。春秋特與辨別題目。正其爲弑。如州吁弑完一句。卽曲直便是了然。曲直了然。卽是非便自分曉。亂臣賊子其初爲氣所使。昧了

是非。遂迷却本來君父秉彝之心。是以其時惡力甚勁。於此之時。刑戮且不顧。又何暇怕見書。但有人一與指點是非。中其骨髓。則不覺回心。一回心後。手脚都軟。使自動不得。蓋其真心如此。所謂懼也。懼與不懼之閒。是忠臣孝子亂臣賊子之大機括。反覆如翻掌。大易之所辨。而春秋之所以震無咎也。如善醫者下鍼。中其竅穴。則麻痺之人。卽時便知痛癢。春秋一言中。却亂臣賊子痛癢處。卽亂臣賊子便自回心。是以能懼。春秋如化工言。隨機提醒人也。舊說以爲亂臣賊子懼。以見書而知懼。則所懼者。是有所爲而非真心。且其所懼能及於好名之人。而不及於勃然不顧名義之人。以爲春秋書其名。脅恃恐動人。而使之懼。此又只說得董狐南史之作

用而非所語於聖人撥轉人心之妙用且如其說其弊將使亂臣賊子彌縫益密以逃名而避迹爲害不小善觀春秋者無如孟子亂臣賊子懼與春秋天子之事此數語真得聖人微旨當知春秋一部書無一句不爲亂臣賊子而作非特書弑君三十六條也

聖王不作節 張彥陵曰是禽獸也截上斥楊墨立教之非下著楊墨爲害之大通節以處士橫議一句爲綱以爲我兼愛四字爲案以無父無君四字爲斷以禽獸二句爲結局○又曰聖王不作二句相遍說下原橫議之由以主持道統者無其人耳○又曰不息則不著正見得彼此勝負閒不容髮處邪說誣民二句卽是申解上二句意玩是字自明○賽合註曰由孔子來至於今聖

王不作故無以肅王綱而諸侯放恣惟諸侯放恣故無以維世教而處士橫議○又曰橫議與盈天下且就楊墨倡議說歸楊墨方是天下之人靡然從之○無父無君猶未至於弑父與君至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則弑父與君亦有之矣○註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此二句只貼得一獸字而大亂將起一句則總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二句玩達說自明淺說以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二句貼率獸食人而大亂將起一句貼人將相食殊謬○自楊墨之道不息四句只承上無父無君說以起下食人此四句未便是食人○翼註曰孔子之道卽作春秋以正君父之倫者故因楊墨而不著○節末兩食字一例作相戕相賊意看在實事上說與上文

誣民不同。此是由誣民而推其害也。○說叢顧涇陽曰：墨氏言仁，豈能有加於聖人之仁？楊氏言義，豈能有加於聖人之義？乃被其充塞，何也？曰：二氏倒邊做，做得奇，恰有一段精神能動人。吾聖人隨時順應，做得平，也無可喜也，無可驚人見之，只如常，所以收他不住，相率去而之。彼曰：試舉看。曰：墨氏之仁，至於摩頂放踵，利天下亦爲之，是甚麼樣慈悲？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反若多所分別。然楊氏之義，至於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是，是怎麼樣清淨？聖人立必欲俱立，達必欲俱達，反若多所兜攬。然故曰：惡紫之奪朱，惡鄭之奪雅，豈惟亂之，又能奪之？何者？朱不如紫之艷，雅不如鄭之濃也。爲我兼愛之能奪吾仁義，亦若是耳。○管登之曰：春秋亂臣

賊子之踵肩，皆起於無父無君之一念，而人心之有是念，非根於爲我，則根於兼愛。從古及今，學脈孰有逃於爲我兼愛之兩端？楊墨特其中之斐然成章，而爲民表者耳。

吾爲此懼節。賽合註曰：先聖指孔子道，卽君臣父子之道。○翼註曰：楊墨指其人淫辭，指其言害事者，無父無君之一端。害政者無父無君之大端也。害則俱害，不分先後。○又曰：閑距放三字相映，譬如賊自外侵，須防守家當。此是閑，因但敵驅逐此賊，此是距放。距放正所以閑也。欲閑故距放，距放故不得作。○徐自溟曰：邪說自古有之，自堯舜旣沒，夏商閒，邪說暴行作。春秋時，邪說暴行作。孟子時，邪說又大作，而爲誑行矣。暴行在事上。

顯肆其邪。而該行則在心上。陰溺於邪。生心而政事之行處皆害。正其行之該也。暴行之邪說顯。故孔子以權書陰維之。該衍之邪說隱。故孟子以昌言顯攻之。孔子在事上誅心。孟子在心上證事。孔子不辭罪我。孟子不辭好辨。皆是除邪衛正。○賽合註曰。作於上。須云。設使不爲之。距與放。而使二子之說行。則人心惑於爲我兼愛之說。而作於其心矣。作心字爲主。害事害政。皆本於心來。○又曰。三箇作字不同。一指天下言。一是心溺於爲我兼愛之說。一是事偏於爲我兼愛之行。○程子闢佛氏出世之說。尚未甚精。○雙峰以無父無君貼事。以率獸食人貼政。看來未是。蓋其始有無父無君之事。亦有無父無君之政。其終也有食人相食之政。亦有食人

相食之政。不分應爲是。○養氣章蒙引謂有位無位皆有政。麟士非之。亦是看來此章。則當如蒙引前說也。○四書脉曰。味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語意。見得聖人必不以今日之言爲無益之辨。不指生心四句。○鄉原章只在乎反經。而此章說閑先聖之道。專在乎距放。蓋此章爲好辨發也。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節。兼夷狄。蒙引只主真夷狄言。看來卽兼中國而夷狄者言。亦似不妨。

戎狄是膺節。張彥陵曰。戎狄無父無君。楊墨也。無父無君。引詩不重周公上。只申言楊墨之當膺而已之辨。不容已耳。

我亦欲正人心節。張彥陵曰。孔子以前的禍亂。都在人

身上孔子以後的禍亂都在人心上。故孟子曰：作於其心，曰欲正人心，要從他根本處拔除得盡。○吳因之曰：自我亦欲正人心，至承三聖一氣相連，勿斷以承三聖。謂已拯人心之陷溺，亦猶三聖拯天下之陷溺一般。蓋把三聖形出自己維世的意思，非謂繼往承先如予私淑諸人語意也。○亦欲二字，從三聖來，四句以正人心為主，而正人心又以息邪說為綱。人心不正，所以邪說得閒而入。邪說既入，行亦隨而詖矣。詖行既行，於是互相倡和。又有一段淫詞，成一篇說話。○因之又曰：據蒙引云：正人心以息邪說，蓋以正人心作息邪說之本也。然據本文口氣，當把正人心另提起，言因為正人心，故欲於邪說息之。於詖行距之。於淫詞放之。蓋上文仁義

充塞，率獸食人，所謂人心不正也。惟人心不正，故欲距楊墨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惟意在正人心，故欲息邪距詖放淫。此正前後相應處。觀此，則息邪距詖放淫為正人心而設，彰彰明矣。○按蒙引與大全，是論道理如此。若孟子此章，本為好辨而發，其意自歸重在息距放也。因之發得極透。淺說謂正人心四者，當平說下，亦因大全蒙引而失之也。不知大全蒙引，只是論理之詞耳。○徐倣茲曰：禹周公皆身任其責，故不得不汲汲。若亂賊楊墨，何與孔孟，而孔孟為之懼，所謂畏天命，悲人窮。古來聖賢，每每以一人之身，擔當世界，誠為此也。能言距楊墨者，節方孟旋曰：孟子非懼己之力孤，又望人之口舌以闢之，只是引天下之人，共為聖人之徒。見

三聖之道。人人可承。無非正人心意也。○說叢曰。能言節。註最好。言當此之時。能言距楊墨三字的人。卽是此心有主張。卽此是其心之正。是卽聖人之徒。此是惓惓屬望於處士橫議之日。正不必看得太深。○按四書脉亦如此說。○附存疑曰。能言距楊墨。謂其能立言距楊墨也。故曰。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附翼註曰。能言距楊墨者。是以言而距楊墨。非但言此距楊墨三字也。○又曰。註中發公其責於人之意。最好。又一說。不重公其責於人。只以徒字應上節承字。而足其意耳。○按贊合註。謂此節亦是足上意。蓋能言而距楊墨。吾於人且有厚望。况身任其責而忍自諉。亦明己之不容不辨也。此卽翼註。復一說之意也。看來還只是公其責於人之意。

○程子師商一條。非謂楊墨之真出於師商也。以師商之亦可至於楊墨也。

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章總旨。張彥陵曰。按此章原不責仲子以中正之廉。亦不責他廢母兄之倫。止就仲子一偏之操。而推極言之。以見其決非人之可爲耳。○圈外註及大全責仲子廢人倫諸條。俱屬此章賓意。○翼註曰。前三節言仲子不能充其操。不是揭出仲子之操。而斷其難充。前段律以食槁壤飲黃泉。匡章見爲太刻。後段揭出以母則不食。以兄之室則弗居。此二句正是仲子之操。執此以例其餘。信無可居可食者矣。故匡章不得復疑也。○又曰。細玩孟子此章。俱是反詞。與許子之不憚煩同一機。括本欲明相兼之不可反責以交易。

之為煩。本欲明母兄食室之當安。反責以槁壤黃泉之為潔。此文字最巧最深處。

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節四書脉曰：居於陵，是廉其居。三日以下，是廉其食。將取也。○張彥陵曰：糟食句，不惟與世無競，亦且與物無爭。○又曰：仲子本世家子，而苦節若此，匡章所以取其廉。○此意在首節，亦不宜露。○說叢曰：匡章是懷彭更之見，借仲子以諷孟子耳。○按不必果然，然或有之，亦未可知也。但聖賢亦只就正理答之耳。

於齊國之士節。首二句欲抑先揚。○仲子惡能廉，及註仲子未得為廉。此二廉字，東陽許氏亦謂是廉之正，殊誤。○張南軒曰：要充其操，除是蚓而後可。縱然如得蚓

來，亦於世何補，而况必不能也。此孟子嗤之之意。

夫蚓上食槁壤，節四書家訓曰：蚓字借來見無求。夷跖借來見義不義，俱不可著。○翼註曰：伯夷之所築樹，不拘伯夷，只是所從來者義。盜跖亦然。若律聖賢中正之廉，亦不必問所從來，但就仲子刻苦立意，故責之如此。○張彥陵曰：此正明其不能如蚓處。伯夷盜跖字不可混。但合義的便是伯夷，不合義的便是盜跖。是未可知。重在跖一邊。

是何傷哉。節以易之也。據四書脉直解，皆兼指居食。仲子齊之世家也。節翼註曰：世家節只敘事，勿斷制。下節方斷之。○張彥陵曰：仲子以世祿鄙其兄，故甘心避去。若離母未必其本心，但欲去其兄，不得不併去其母。

耳。只看他他日歸。或者思母之念動矣。或亦有思兄之說。宜偏。是駢駢之肉也。不全是譏他。見汝可以食。即我不可。以受。亦有感悟他的意思。○此說亦妙。但與蒙引不同。以母則不食節。徐倣弦曰。孟子非欲其如蚓也。見人必不同於蚓。而甚言其不可行也。○溫公謂仲子是狷者。朱子則謂仲子亦不可謂狷者。溫公看狷者闊。朱子看狷者嚴故也。其意亦可相通。但朱子是正論耳。○大全辨少原。余氏曰。仲子事不必遠引。只以魯叔盼事斷之。則其罪定矣。春秋魯宣十七年。書叔盼卒。胡氏曰。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盼。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為通恩也。

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於春秋。以視仲子何如哉。兄無悖逆作亂之大故。而仲子去之。惟恐不遠。愚故曰其罪定矣。○卓庵張氏曰。孟子不取仲子。與春秋責季札同意。故曰不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善美困頓雜卷六

是說說之肉也不全是誠他見汝可以食即我

節 徐儻曰孟子非欲其如蠅也見人心

首惡之身

仲子與齊景公責季孫曰何意姑曰不知者怪之也



